民國叢書



第三編

·13·

社會科學總論類

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　　高達觀編著

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　　楊筠如著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潘光旦著

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　　潘光旦著

上海書店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潘光旦著

自序

我近年來於教讀之餘，有兩個比較最感興趣的研究題目：一是家譜，二是人才。關於前者，我不揣固陋，七八年來，已經說過不少的話，目的是要湊成一部『家譜新論』的稿子。關於後者，五六年來，我也曾再三的謬有論列。明代以前畫家的分布與移殖（上海鴻英圖書館人文月刊）和近代伶人的血緣的研究（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館）是專以一種人才的流品做對象而不限於地域的。近代蘇州的人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季刊）是專以一地方的人才做對象而不限於流品的。至於打通家譜與人才兩個題目的研究，我還沒有嘗試過。剛纔所引的幾種稿件固然也曾運用過一些家譜的資料，但究屬有限，用以解釋一部分人才的現象，固無不可；至於打通這兩個題目，還談不到。

嘉興是人才的一個淵藪，其地位正和它在地理上的位置相似，即介乎蘇杭兩地之間，這原是我們早就聽說的。這個人才淵藪之中，更有一些出人特盛的清門碩望，例如平湖之陸、嘉興之錢、秀水之朱等等，我們也早就有些認識。但嘉興之所以為人才淵藪與此等氏族之所以為清門碩望，其間究有多少聯繫，即人才淵藪是否就等於許多清門碩望累積後的一個和數，或會通後的一個得數，卻非待有更親切的探討之後，無法斷定。本稿的嘗試，主要

的目的，就是想斷定這一點。

但我不是嘉興人，除認識幾位嘉興朋友和轉了許多彎的嘉興親戚之外，與嘉興毫無關係。四五年前，因爲秀州中學邀我演講，曾經走訪過一次，但來去匆匆，連南湖都沒有來得及逛；至今我想像中的這一潭水還未脫梅村鴛湖曲裏所暗示的一些光景。以這樣一個淵源淺薄的人來討論嘉興的望族，勉強完卷，我自己已經覺得是萬分僥倖，罅漏與錯誤雖多，暫時也祇好聽之的了。不過這還是一個初稿，祇要有更多更可靠的資料發見，我是準備着隨時加以補充或改正的。我很懇切的請求熟悉嘉興掌故的人，嘉興本貫的人，尤其是各個望族的後人，一面能原諒我的大膽，一面更肯指正我的闕失。

二十六年二月，潘光旦。

目錄

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

一　以前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

以前我們所能見聞到的關於地方氏族或望族的作品大率不出四類：一是中國家譜學極盛時代的所謂郡譜；二是元明以來單行的地方氏族譜；三是明代以來方志中的氏族表或族望表；四是合傳體的地方人物志和方志中合傳體的人物列傳。

從晉到唐是中國譜學極盛的時代，其極盛的一個表示是譜學內部的分化。鄭氏通志說當時譜有六類：帝系、皇族、戚里、總譜、韻譜、郡譜、家譜。隋書經籍志列冀州姓族譜二卷、洪州諸姓譜九卷、袁州諸姓譜八卷：都是郡譜的好例子。晉賈弼有十八州百一十六郡譜，齊王儉有新集諸州譜，梁王僧孺亦有十八州譜，則因爲包括州郡太多，名目雖爲郡譜，實際等於總譜。無論如何，在這時期裏，郡譜和其它種類的譜學作品是很多的；我已前曾經就通志藝文略所開列的加以統計，把魏晉以前和五代以後的除去不算，共得一百五十五部，二千三百六十五卷，其中郡譜佔十二部，二百零五卷。這類作品雖多，似乎一本都沒有留到現在，大約都變做五代喪亂的刼灰了。

五代譜學中絕以後，家譜的輯錄既尙有待於歐蘇一類作家的提倡，郡譜當然更無人嘗試。宋元以來，可舉的例子實在是寥寥無幾。就我個人所藏的言之，嚴格的郡譜或地方氏族譜祇有下列的四五種。一是元成都費著的成都氏族譜，是張氏適園叢書的一部分。二是明末曹嗣軒的休寧名族志四卷，存二卷半。北平圖書館藏有新安名族志一種，相傳爲元休寧陳櫟所著，明嘉萬間，歙縣鄭佐、程尙寬、婺源洪垣、休寧曹誥、戴廷明、祁門葉本靜、黟縣吳讓夫等屢有增補；實際上就是這部書的前身，不過舊本的範圍是新安六邑，內容簡略，本書的範圍是休寧一邑，內容要詳細得多。三是鄞縣全祖望的甬上族望表。四是近人吳縣王謇的吳中氏族志考補。明洪武間，盧熊輯蘇州府志，列有氏族一門，王氏所考補的就是這一門。五是最近纔殺青的許同莘氏的河朔氏族譜略。

方志中關於氏族的專門紀載也不多見。上文所提的洪武蘇州府志氏族門，算是比較早的一例，後來王鏊於正德間修的姑蘇志，和乾隆間修的吳縣志，也都照舊列入，但沒有甚麼增補。明末王志堅重修府志，便根本把它刪去，所以目前通行的蘇州府志便沒有這一門。天啓間程楷重修平湖縣志，十門之一，也是氏族。淸代章學誠於譜學頗多創見，其最著的一端便是方志應特闢氏族一門，在他所手輯的方志裏，也確乎都有這一門。和州志有氏族表，永淸縣志有士族表，湖北通志稿有族望表。略後阮元輯揚州府志，亦擬列氏族一表，但因故未成事實，阮氏自己說，『入都後當事者有所礙而未之纂。』吳汝綸輯深州風土記，列有所謂『人譜』一門，其數量佔全書五分之一。七八年前，柳詒徵先生等開始重修江蘇通志，其採訪條目中，於『社會志』下，也列有氏族一門，我當時曾因袁觀瀾

先生的介紹，向柳先生建議把它擴充爲望族志，與人物志相爲表裏；後來因經費關係，通志暫停修輯，這問題也就擱起了。

司馬氏史記有世家的體例。李延壽南史北史採用『世家』的精神，又創爲同族合傳的新例。如今地方人物的記載也偶爾有用合傳體的。明末江寧路鴻休著明代帝里人文略一書，就把一族的人，無論一人一傳，或多人一傳，全都歸併在一處，而統稱爲一『宗』。那『宗』字起得很有趣，很可以和族望的『望』字互訓。其次很著名的一例便是和我們的題目有直接關係的盛楓（丹山）的嘉禾徵獻錄。盛氏也採用合傳體。他在凡例中說：『僅分氏族，頗嫌於隘，因爲爵位中寓氏族；位尊者前之，而子孫繫其後。』僅分氏族，是不是一定失諸偏隘，也要看作者如何敍述；但尊者在前，子孫繫後，是很道地的合傳體裁，爲一般地方徵獻的作品所未能見到與做到的。最近的一例是陳作霖輯的金陵通傳。陳氏在凡例中也說，『金陵大郡，六朝世裔往往而有；至明代勳衛譜牒，蒐訪尚多可考；類而敍之，亦故家喬木之思也。』

至於方志中合傳的纂輯，則章學誠的湖北志稿便是一例。今見於章氏遺書中的，有武昌劉氏、黃岡朱氏、天門程氏譚氏、黃安王氏秦氏盧氏等各傳；一氏少的八九人，多的二十餘人，不等。

二　此種作品的評論

一種地方氏族的紀載，不論其爲單行的或附屬於方志之內的，我以爲一定得敍述四種事實，纔算圓滿。一是氏族的由來，例如遷徙、改姓、兩姓相合而成複姓等。二是世代的蟬聯，卽祖孫父子的血緣關係，最好是用系圖來表示；單是敍述是不很淸楚的。三是每個人物的簡單事蹟。四是族與族之間的婚姻關係。上文所引的各種作品，所敍自各有繁簡，但大率第一種事實是一定有的，不一定每族都有，因爲不一定每族都知道，但凡屬知道的總有記載，很少遺漏。始遷和得姓的事實，我們是一向很注意的，祠堂的組織、家譜的編纂、戶籍的確定，都很看重這一點；如今族望記載當然更不是例外。關於世系的紀載，各作品便不一定都有，例如盧氏的吳中氏族志和後來王氏的考補在這方面便異常簡略，名爲氏族志，實則有氏無族，成爲一種姓氏志或姓纂。其它有記載的，也往往是很零星片段，無法繪成系圖，作者也根本沒有想用系圖來表示。第三種關於個人的事蹟，各作品也不全有，但有的居多；合傳方式的記載所敍當然是最較詳細。把這三種事實的記載合併了看，大約最較詳盡的要推吳氏深州風土記中的人譜。他對於深州氏族的由來、世系、事蹟，都能相當的注意，世系的記載中對於系圖的方法也能充分的利用。

至於第四種事實，卽氏族之間的婚姻關係，似乎任何一種作品都沒有理會。望族之形成，除了種種環境的條

件而外，自亦有其遺傳的因緣，遺傳的因緣又可以分兩部分說，一是血緣，二是姻緣，姻緣與血緣雖不能完全劃分，但先得有姻緣，然後可以有血緣。如今以往的種種地方氏族的作品，幾於全部只注意到了血緣，並且祇不過是父系一面的血緣；一若此種血緣的形成和母系全無干係。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挂漏。

章氏於方志中創爲氏族表，認爲有十個方便，方便既如是之多，宜若姻緣關係的記載也被列舉在內了。其實不然。十便中之一（第七便）固然也提到婚姻，但章氏的目的是在『婚姻有辨，』使後人不要於不知不覺之中，選上了一個本來是同姓的配偶。這還是未脫『同姓不婚』的觀念，和我們上文所說的見地完全無關。

此種挂漏原是中國譜學的一個一般的缺點。我以前草過一篇通譜新解的稿子，認爲通有二義，一是遺傳之通，即上文所說的血緣，二是婚姻之通，即上文所說的姻緣。就婚姻之通言之，以前修輯家譜的人就很不了解。重男輕女的結果，一方面既忽略本族的女子，有完全不提的，即間或提到她的婚姻的去路，也祇說嫁某姓，於壻氏的名字也若不屑道及；一方面於娶入之婦也是一樣的簡陋，十之八九只說娶某氏；若婦家特別貴顯，纔略略著明她的血緣關係，如某官某職某的孫女、女、或胞姊胞妹之類，其它也就無從深究。婦的操行比較特殊的，有所謂內傳的記載；嫁出的女子也同樣的有所謂外傳的記載，都列作譜的一部分；但此種記載是很難遇見的，十譜中不得一，而一譜的資料中所佔的地位也是十不得一，要作爲研究之用，是很不夠的。

家譜對於婚姻的關係既如是其不注意，地方族望的資料根本顧慮不到這一層，也就不足爲怪了。

三 本篇的資料由來與作法

本篇資料的來源，最重要的一個是嘉興府志，其次要推盛楓的嘉禾徵獻錄。最初本想單單以嘉興府志一書爲限，因爲同時想知道一種普通的方志，對於這一類的研究，可以有多大的幫助。把合用的資料鉤取以後，我不妨說，假若單單做一個地方人才的研究，方志之書也許勉強彀用，因爲書中關於人物的資料，如同列傳和其它分門的傳記，總數量確還不少；但若要做我目前想做的題目，即把譜學與人才之學打通，那就很不適用了。所以不適用的理由有二，那就是我們在上文已經提過的。一是血緣的記載不明。血緣的記載並不少，但此種記載往往不能教你明白兩個出自一家的人物彼此究有多麽密切的血緣關係。例如說甲是乙的從弟，那個從字並不告訴你『從』到甚麽程度，是所謂嫡堂呢，再從呢，或三從呢？又是說丙是丁的孫，而戊是丁的子，試問丙與戊之間又是甚麽關係，是父子呢，還是叔姪呢？——明末王志堅重修蘇州府志，硬把氏族一門刪去，他的理由是，血緣的關係已『略見於各傳中，譜派已自昭然，不必另列一門。』我們經過一番詳細的鉤檢之後，知道『昭然』二字是很昭然的不確的。二是婚姻的記載等於沒有。有時候極偶然的提到甲是乙的甥，或丙是丁的舅，或戊與己是中表兄弟，我們也還不敢斷定二人之間的切實關係，因爲隔房的甥舅，好比叔姪一樣，可以扯得很遠；中表更是難說，一則不知道究屬『表』

到甚麼程度，再則不知道空屬誰是中，誰是表。嘉禾徵獻錄對此系或血緣的敍述比府志要細到得多，但婚姻的記載是同樣的欠闕。

要彌補這兩種缺憾，尤其是婚姻關係的一端，我就不能不於這兩種作品以外，另覓一些補充的資料。我就聯想到家譜。舊式的家譜在這方面的記載雖也有限，但總比方志的傳記裏要多些，尤其要是那家人家的社會地位比較高，而行狀、墓誌一類的筆墨比較多的話。我手頭藏的以前嘉興府區域以內的家譜有：

一、金氏如心堂譜（光緒二十五年，金兆蕃修輯。）

二、秀水朱氏家譜（乾隆初年，朱守葆修，鈔本。）

三、朱氏重修遷浙支譜（宣統元年朱之榛續修本。）

四、靈泉許氏家譜（乾隆二十四年許德元重纂，乾隆五十七年許承信續訂本。）

五、陸氏世史鈔（崇禎間，陸濬原輯刊。）

六、柞溪沈氏家譜（咸豐五年，沈炳垣創修稿本，殘。）

七、清溪沈氏家乘（道光二十五年五修本。）

八、嘉興譚氏家譜（光緒三十一年，譚新嘉纂刻本。）

九、嘉善曹氏惇敍錄（民國二十二年，曹葆宸曹秉章合編。）

十、嘉興新篁王氏宗譜（光緒二十七年，王曰極創修本。）

十一、嘉興鳳谿吳氏宗譜（光緒五年，吳德溥續修本。）

十二、海鹽吳氏傳狀合鈔（吳本佺錄付志館本。）

十三、俞氏族譜（康熙四十六年，俞長纓續修鈔本。）

這十三種中間，後來證明特別有用的是一、二、三、七、八、十二等六種。接着又想起了涵芬樓祕笈中彭孫貽的彭氏舊聞錄和太僕行略，也很有幾分用處。此外又發見兩三種隣郡的家譜可以幫些忙，一是查克敏編的龍山查氏宗譜（宣統元年重葺本，）二是許引之的高陽許氏家譜（民國十年，）三是姚氏宏遠堂支譜（稿本，編者及年代不詳。）查氏大本營在海寧，但在嘉興府境以內著籍或長期居住的支裔很不少；許氏籍仁和，姚氏籍歸安；三家因爲毗鄰的緣故，和嘉興人也時常發生婚姻的關係。有時候嘉興境內的甲乙兩族必須靠境外的丙族，纔能間接的聯繫起來。

家譜以外，鄉會試的硃卷也供給了一些資料。硃卷必具履歷；履歷的一大部分是先世本支和旁支的一個題名，等於一本簡略的家譜；這譜的最後幾世也往往敍到婚姻關係，所以可用。我手頭藏的嘉興人的硃卷共有二十六種，其中十六種是多少有些用處的，這十六種的作者和所屬科分見篇末參考書目中。再其次間或可以拼湊一些事實的是年譜，用到的計有李天植、張履祥、朱彝尊、查愼行、陸隴其、錢陳羣、錢泰吉、沈維鐈、徐同柏等九種。

其次說一說本篇的作法。所謂作法，其實就等於資料的鉤稽、整理、與組織的全部過程。後來的寫作是比較輕而易做一部分功夫，所需要的不過是把已經組織好了的資料加以補敍罷了。實際的步驟是這樣的：

第一步是先把嘉興府志以內所有的與人物有關的資料搜羅在一處。傳記部分的可以無須特別搜羅，但其它部分，例如選舉、古蹟等所含蓄的零星事實也還不少，不能不加檢取。

第二步是把許多人物，因其祖孫、父子、兄弟、叔姪、等等的血緣關係，歸併成若干大小集團，最小的兩三人，最多至六七十人，叫做血緣系統，或簡稱爲血系。血系是以姓氏爲單位的。其獨立而血緣關係絲毫無可考見的人物，無論他的名望如何偉大，也祇好暫且割愛，付諸闕如。但若有姻緣關係可考，我們還可以把他附麗在別人家的血系之上。但這種人物實在是不多的。大約嘉興府志所能教我們做的，到此便告一段落。這種血系的釐訂，還是靠盛氏的嘉禾徵獻錄。

第三步就是把許多大小血系，因其間的婚姻關係，聯綴起來，成爲一大個血系的聯合，可以叫做血緣網。我在編這種網的時候，很自然的利用了經與緯的兩個概念。少數有家譜可查、而婚姻關係的資料比較多些的望族或血系，可以用作經；其餘大多數的望族或血系可以用作緯。用作經的血系也是比較詳細而少錯誤。用作緯的，因爲資料的十之八九來自府志與徵獻錄，是比較的簡陋而容易有錯誤；一小部分則由年譜和硃卷中的資料補綴而成，情形較好。

我最先運用的一條經是秀水朱氏，其代表人物自然是清初稱爲南北兩大詩宗之一的朱彝尊（錫鬯、竹垞）。第二條經是嘉興譚氏，其代表人物可推明末的五經進士譚貞良（元孩）。朱譚兩氏世爲婚媾，貞良的妻子便是彝尊的姑母。第三是平湖沈氏，族中人物最多，不限於一二支派；清乾嘉間有沈初（雲椒），以一甲第二人及第，仕至戶部尚書。第四是平湖朱氏，其代表人物是道光年間整頓漕運有功的朱爲弼（茮堂）。沈朱二氏亦有連，沈初的孫媳婦就是爲弼的女兒。第五是海鹽彭氏，其代表人物是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第一的彭遜遹（羡門）。彭氏和沈氏至少發生過兩度婚姻關係。第六是海寧查氏；查氏名義上雖屬府境以外，但與境內族望的瓜葛甚多，也有做經的資格。最後發見的兩條經是金氏和吳氏。每一個做經的血系之上，總可以編綴上好幾個甚至於二三十個可以做緯的血系。這樣，連一接二的編綴下去，終於成爲一個很大的血緣網。

這樣的一個網子顯而易見是不完全的，是破綻很多的。但祇要我們有功夫去搜羅更多的資料，便隨時可以發見一些可供聯綴起來的餘緒，因而把破綻補起。甲家與乙家有連，乙家和丙家有連，也許在網上都已經可以看出，但甲家與丙家之間也不免有連，更多的資料往往可以坐實這一點。我在搜集與組織本篇的資料的時候，便時常有這種有趣的遇合。這好比研究古生物學的人，疑心甲乙兩個物種之間另有一種過渡的物種，於是便留心察訪，終於發見了他們所認爲的「鍊子上失落了的圈子，」而喜出望外。這種望外之喜，我們在做這一類研究的時候也是時常有的。又好比玩龍牌，有一種玩法江南人叫做「拖木排」；起初一對兩對的拖，也還方便，但到後來，因

爲沒有新對子發現，舊對子夾在中間，往往不易再拖下去；但若有新對子發現，往往一拖可以拖上好幾對，至拖完十六對爲止。我們如今有一家可以做經的血系，便可以拖上好幾家可以做緯的血系；多幾家這樣的血系，自然更可以拖上許多。但拖到後來，也總有一部分的血系，無法再拖，即無法在網上聯綴起來；假若在這時候，因爲找到了一種家譜，或幾篇家狀、墓誌之類，忽然有新的可以做經的血系呈露，便又可以解決不少的可以做緯的血系；到了最後，雖不能像『拖木排』一般拖個乾淨，至少不難把所有重要的血系都給籠絡進去。以滄海之大，雖終不免有遺珠之憾，但也可以差強人意了。

我最初在我的藏譜裏，祇想到了秀水朱氏和嘉興譚氏兩種，後來纔陸續發見平湖沈氏、平湖朱氏、海鹽彭氏、海寧查氏等幾種。最後將結束的時候，又忽然想起金氏如心堂的譜，和海鹽吳氏的傳狀合鈔。每發見一種，即等於替許多孤另的血系找到了聯繫的去處。在發見後面三四種作品以前，眼看着許多聯繫不上的望族，怪可惜的，心裏不斷的問，是因爲書闕有間呢？還是因爲它們中間眞沒有發生過『朱陳之好』『秦晉之盟』呢？但一經發見以後，便知道問題還是在資料不夠多。我這次自問很不能滿意的一點，是沒有能多看些文集中的碑版文字，至少是嘉興人的文集，但一則因爲集部浩如煙海，不容易查，再則因爲我平日不收藏集部的書，查時須另覓環境，心雖有餘，而一手一足之烈，一時有些照顧不到。幾種碑傳集自然是查看過的，但總嫌不夠。不過，無論如何，就一時間可以運用的資料而論，我自問已經盡了網羅的能事。

四 嘉興的望族

嘉興一郡之有望族，或嘉興望族之多，並不始於明代。唐以前不論，唐代的陸氏，宋代的聞人氏、衛氏（嘉興縣境）、爾氏、常氏（海鹽縣境）、莫氏、蔡氏（石門縣境），那一個不是當時的望族？但何以本篇祇以明清兩代爲限呢？這裏有三個答覆。一是本篇是以舊的嘉興府區域做對象的，而此種區域，到明初（洪武十四年）纔算完全確定。二是人物的資料，雖歷代都有，但自明代起始比較多而且詳，可供歸納之用。三是這一類的研究原則上本不應沒有限制，而年代的限制是很自然的一個假若不以明清兩代爲限事實上我們就不容易着手。五代以前，嘉興是蘇州的一部分，有時候又是杭州的一部分；五代到元，秀州或嘉興路又包括一部分的松江在內。這時期以內的『嘉興』人物往往互見於後來蘇、松、杭三地所輯的方志；要把這些算做道地的嘉興人名實兩方面都有困難。因爲這些理由，我們不能不把研究範圍緊縮爲明清兩代。

我們介紹嘉興的望族，要用三種圖：

壹、各望族的血系的分圖

貳、各望族的血系的合圖，即整個的血緣網絡圖。

叁、各望族的世澤流衍圖

關於第一種圖，我們介紹的時候又預備遵循幾條簡單的規矩如下：

一、凡滿五個人的血系得立系圖，自成單位；不足五人的血系或單個的人物，得因婚姻關係附見。女子有名字可稽的亦作一人，否則不計。

二、系圖排列的次序按照姓氏的羅馬拼音：Ch、F、H、Hs、K、L、M、P、S、Sh、T、Ts、W、Y。每圖有一號碼。從(84)到(91)的八個圖是後來補作的，所以號碼雖順着排，而拼音的次序則另起。

三、每一系圖之後，但著明下列各點：

甲、由來。

乙、世數、人數、及特別可紀的事實。

丙、與它族發生婚姻關係的次數（自以就可稽者為限）。

丁、關於本族盛衰興替的論證（不論此種論證是虛的或實的，即玄想的或有科學價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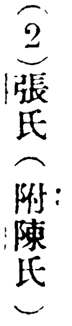
這四點以外，其它概從省略。系圖中的人物，我們目前不預備分別介紹：這是早就有人做過的事，我們不必再做；爲篇幅關係，事實上也不便做；我們的對象是望族，望族是研究的單位，不是個人，有資格進府志的人總算是個人物，他的身分不用我們再來證實或揄揚，所以原則上我們也不應分別介紹。

四、凡屬嘉興府志所未列或雖列而未曾著明血緣關係的人，都用圓的括弧來標明。女子不書名字的概不用括弧，以省筆墨。府境以外的人物，偶爾列及，用方的括弧標明。

五、婚姻關係，自以府境以內的爲重要，但越出府境的也間列一二，以示婚姻雖緣地域之逼近而成，實因品類之相同而聚。婚姻關係，完全成立的用實線，聘而未娶或以貞婦入門的用虛線。

六、在以前妾制比較流行的時代，見於家譜的母子關係大都很不明瞭；各系圖中親子關係的表示，因此不能不分兩式：凡屬母子關係分明的，親子關係的直線即繫於婚姻橫線之下，否則逕繫於父名之下；以示區別。

壹　嘉興望族血系分圖



(2)張氏(附陳氏)

陳德元—陳孟龍—陳氏
　　　　　　　—?—陳彭齡

(張綱)—張奇齡=顧氏—張惟赤=陳氏
　　　—?—張修羽

張惟赤—張晧=王氏(74)、沈氏(64)
　　　—張氏=馬某—馬維翰

張晧—張芳湄=陳氏(9)、鄭氏(11)—張宗柟、張宗橚、張宗栻、張宗松

張宗松=楊氏

[楊存理]—[楊氏]、[楊氏守範]
[楊中允]—[楊氏守儉]、[楊氏守閑]

張宗松—(張詢)—(張萬選)—(張錫純)—(張應辰)—(張森玉)
　　　—(張元濟)

[許乃穀]—[許庚身]—[許氏]=(張元濟)
　　　　—[許潤身]—[許氏]=(朱之樾)(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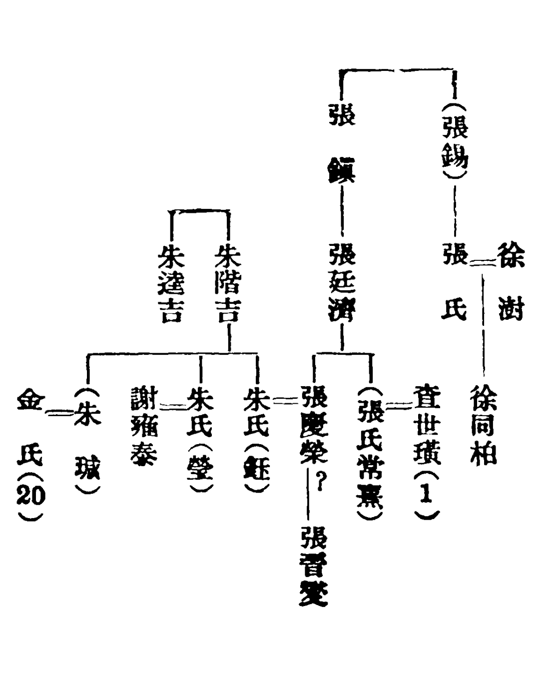
甲、張氏初居錢塘，明洪武初，始遷海鹽，圖中第一世爲遷後第十世。

乙、圖跨十二世，著錄十六人，八人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著錄者九次，兩次越出府境。

丁、奇齡妻顧氏，族系不詳，府志入賢母，年八旬卒。

(3)張氏（附徐氏、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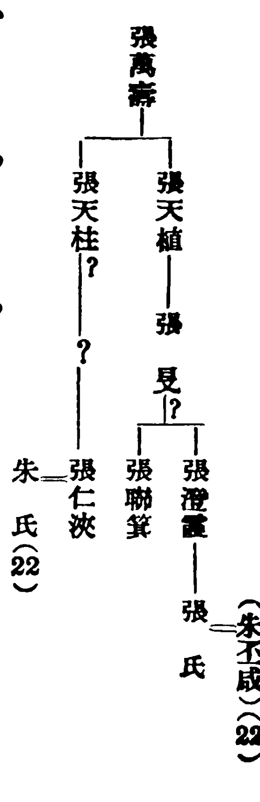
甲、張氏由來不詳。世居郡城，作嘉興縣籍。

乙、張氏四世六人，四人見府志。朱氏兩世五人中四人，徐氏二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三族共五次。

丁、張鎮有義行，見嘉興孝義傳。

(4)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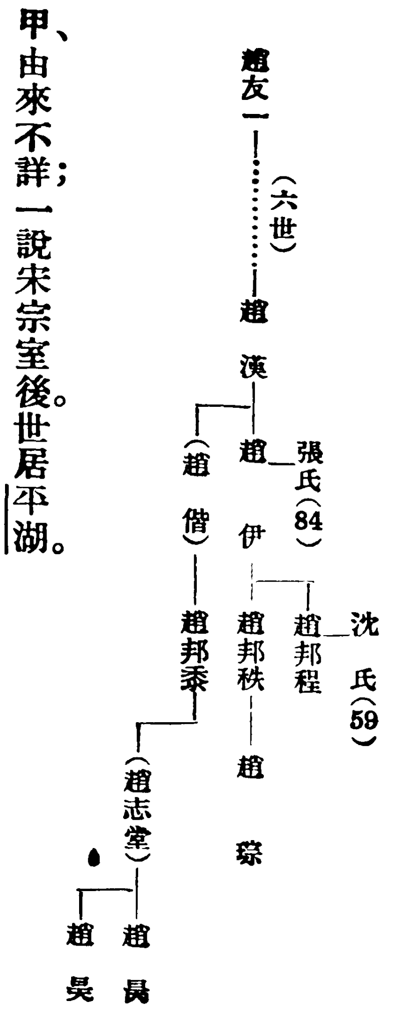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秀水。

乙、四世七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對方都是同邑朱氏。

(5)趙氏



甲、由來不詳；一說宋宗室後。世居平湖。

乙、自漢始，五世十八人八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丁、盛文煒註嘉禾徵獻錄，引焚餘稿說，『吾邑趙姓頗繁，獨給練鴻逵公（趙漢）家父子祖孫歷顯五世，今所謂「儒學前趙」是也。』

(6)陳氏（附曹氏）

陳員 — ? — ? — (陳道) — (陳大烈) — 陳泰交

陳員 — ? — ? — 陳九德、陳一德

陳九德 — ? — 陳泰寧 — ? — 陳竹 — 朱氏(22)
陳竹 — 陳廷煃、陳廷煒

陳一德 — 陳懿典 — 陳氏 — 曹懋來

曹仁……(四世)……(曹秩)、(曹禎)
(曹禎) — ? — ? — (曹名卿) — 曹懋來

陳氏、曹懋來 — 陳悃、陳懷、陳恂、陳恪
陳恂 — 陳荚
陳恪 — 陳廷光、?陳蕳、陳荃 = 李氏(42)、陳興櫨 — 李氏(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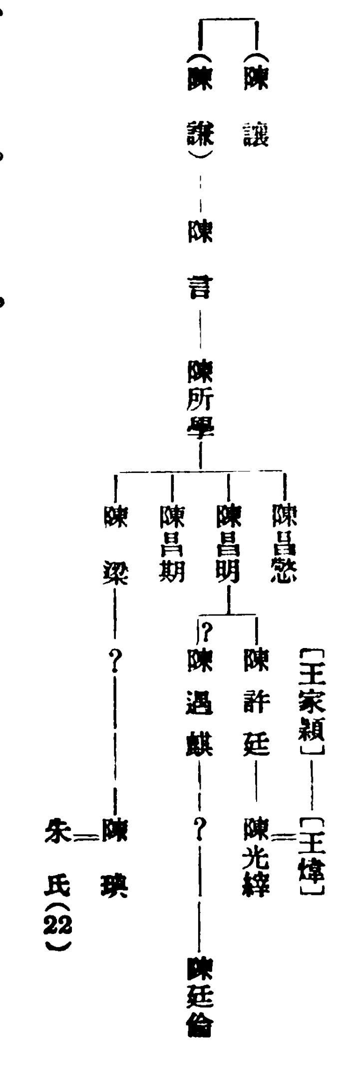
甲、陳氏由來不詳，宋參知政事文龍之後；世居郡城，作秀水籍。曹憲來娶於陳，子四人皆從外祖姓。

乙、自九德始，八世二十一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四次。

丁、昺是孝子，曾感召一二奇蹟：『子孫多馴行孝謹，』見秀水孝義傳。

(7)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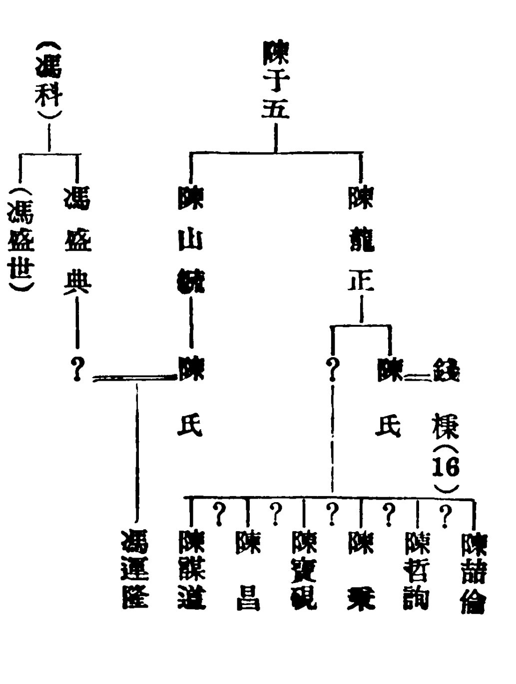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七世十三人，十一見府志。

丙、婚姻兩次，一次的對方為太倉王氏。

(8)陳氏（附馮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圖跨四世九人。喆倫一輩六人府志都說是龍正之孫，此外血緣關係，無可考見。

丙、婚姻關係可知者兩次。馮亦舊家，惜所知不多。

丁、于五祖母年九十尚健在。于五以進士官刑部兵部，出爲按察使，多惠政。

(9)陳氏

查氏(1)＝(陳銑)——(陳世倌)

- 陳元成
  - (陳之問)
    - 陳訏
      - 陳世佶 ——(陳克鑄)——(陳新)
      - 陳世倕 —— 陳克鎬
      - 陳氏 ═ (張芳湄)(2)
  - (陳之閎) ——(陳元龍)——(陳邦直)
- 陳祖苞
  - 陳之暹
  - 陳之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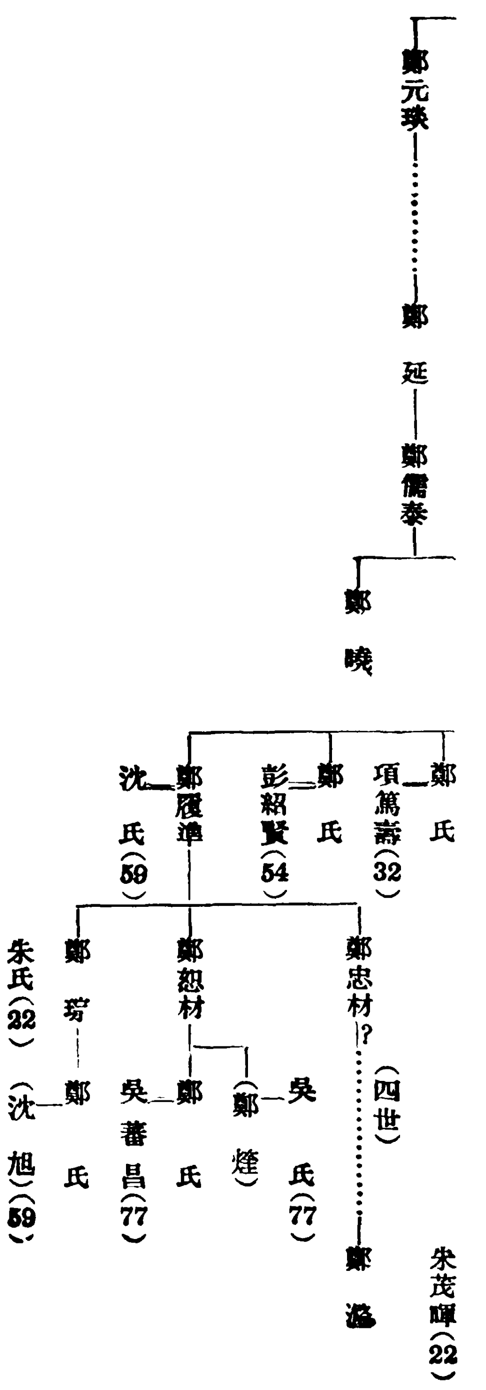
甲、本高氏，明永樂初有自臨安出贅於海寧者，因姓陳氏，並入海寧籍。史傳記載於陳氏大都悉作海寧籍，惟自明末葉以迄清中葉，陳氏子弟十有六七以海鹽籍應科舉；祖苞父子三人及世、克等輩若干人，皆見於嘉興府志的選舉志。訏、世佶、世倕、克鎬等，則並入海鹽一縣的傳記。今亦酌列爲嘉興望族之一，可與查氏並觀。

乙、婚姻著錄者二次。

丙、陳氏的子孫昌盛，甲第蟬聯，有人說是因爲自精「青烏術」的緣故。

(10)鄭氏

- 鄭元璠
  - 鄭氏 ═ 劉朮(43)
  - 鄭履洵？—— ？
    - (鄭景元)
    - (鄭弘)
  - 鄭履淳 —— 鄭心材 ——(鄭端肩)—— 鄭氏 ═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鄭氏先後見府志者至少有十三人。

丙、婚姻九次，對方全都是同郡的望族。

(11)鄭氏

鄭滁——鄭維楨——鄭煒——？——鄭宣、鄭亮

鄭宣——鄭氏＝(張芳湄)(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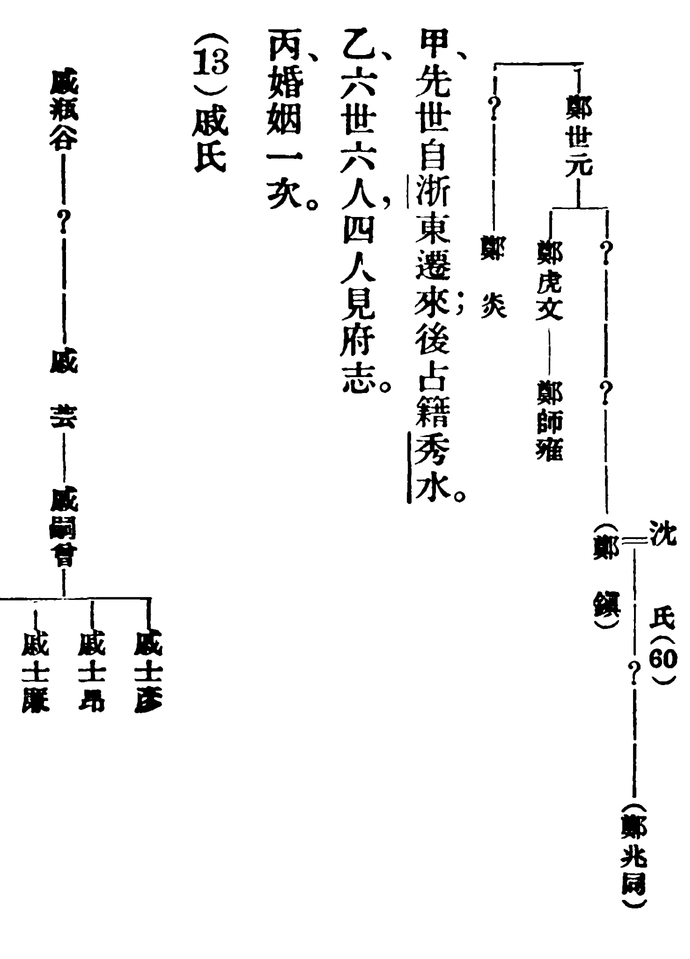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圖跨六世，著錄的五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一次。

丁、煒入海鹽孝義傳，爲人『端方，不苟取予，』後『孫宣亮相繼登甲乙科，人以爲世德之報。』

(12)鄭氏



甲、先世自浙東遷來，後占籍秀水。

乙、六世六人，四人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13)戚氏

錢氏（裴仲）(15)

甲、戚氏原籍德清，至芸始卜居嘉興；府志入嘉興流寓傳。府志許（瑤光）序有『非占籍者不入寓賢』之語，故今亦列爲望族之一。

丙、婚姻一次。

(14)蔣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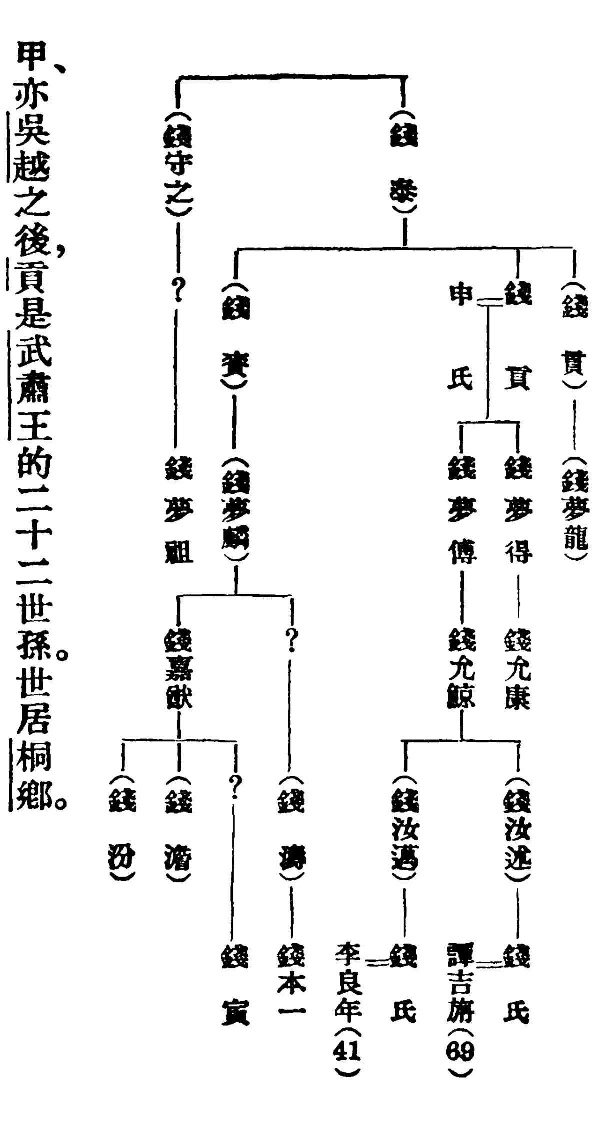
蔣小江
- 蔣芬
- 蔣英
  - 蔣氏＝朱茂晭(22)
  - 蔣睿?
    - 蔣光昌
      - 蔣學原
    - 蔣光增
  - 蔣氏＝吳蕃昌(77)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五世七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17)錢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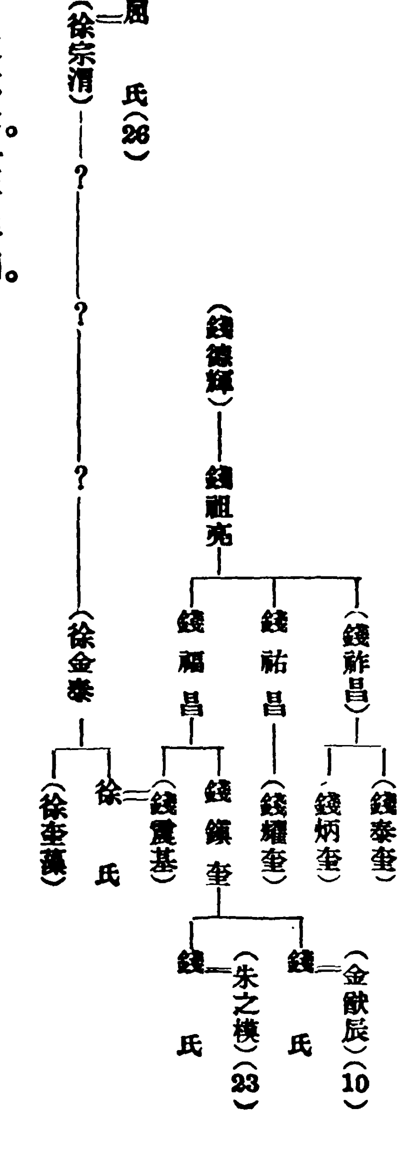
甲、亦吳越之後，貢是武肅王的二十二世孫。世居桐鄉。

乙、六世二十人，至少九人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

丁、貢妻申氏，族系不詳，入桐鄉賢母傳。

(18)錢氏(附：徐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五世十八人，四見府志。「祖亮」顧廣譽錢氏仲季兩君合傳作「愼」未知孰是。

丙、婚姻三次。附見的徐氏一次。

(19) 錢氏

錢安—錢雲—錢春＝沈氏（59）
錢春—？—？—？
錢天允……錢永善
錢天相—錢汝元
錢天錫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圖跨至少七世，著錄之八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一次。

丁、錢氏以醫起家，安與雲兩世都以能醫名。但醫術會有窮時，所以錢春與錢永善又都曾經『割股』或『刲臂』療親，邑令曾旌以『純孝重光』的匾額。

(20)金氏（附：張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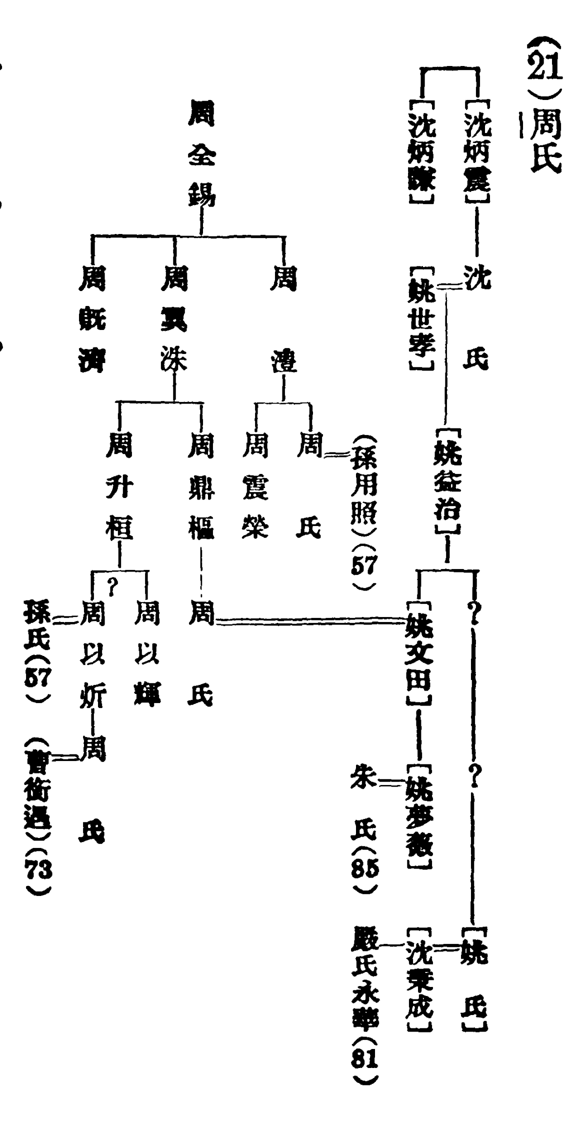
[王項齡]——？——[王氏]＝金潔
金德瑛——金潔；（金忠淳）；金氏＝[盧謨]
[盧見曾]——[盧謨]
金潔——（金孝槐）＝馮氏(29)；錢豫章(15)＝金氏孝維
（金忠淳）——金孝介——金衍宗
金衍宗——金氏＝（錢廷翰）(15)；金鼎燮；（金鴻銓）；金氏＝（朱琡）(3)
金鼎燮——金福曾＝（錢氏卿文）(15)
（金鴻銓）——（金猷辰）＝錢氏(18)
金氏＝（朱琡）——張氏荔卿；張氏葆卿
金福曾——金氏＝[龐樹韡]；（金兆蕃）
[龐大奎]；[龐大堃]——[龐鍾璐]——[龐鴻文]——[龐樹韡]

甲、本休寧程氏，元至元間，娶於金氏，即改姓金。清初始寄籍浙江仁和，兩傳至德瑛，就婚於秀水汪氏（原籍亦徽州），又遷居秀水。

乙、七世十二人六人見府志，德瑛在流寓傳。餘皆據甌山金氏譜補入。

丙、婚姻十次，其中三次的對方在府境以外，是德州盧氏，華亭王氏，常熟龐氏。華亭王氏相傳也自精青烏術，與上文陳氏(9)同。

(21)周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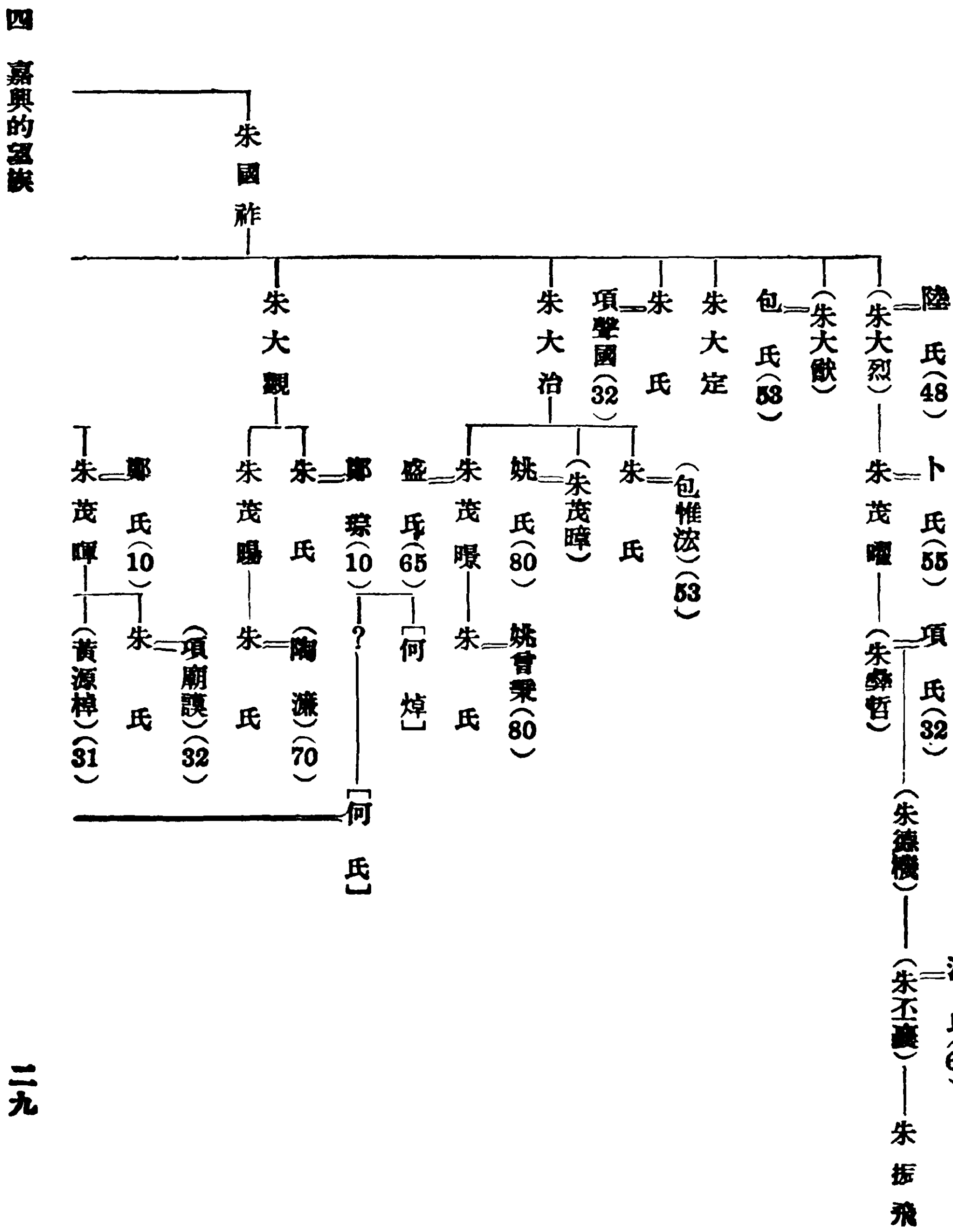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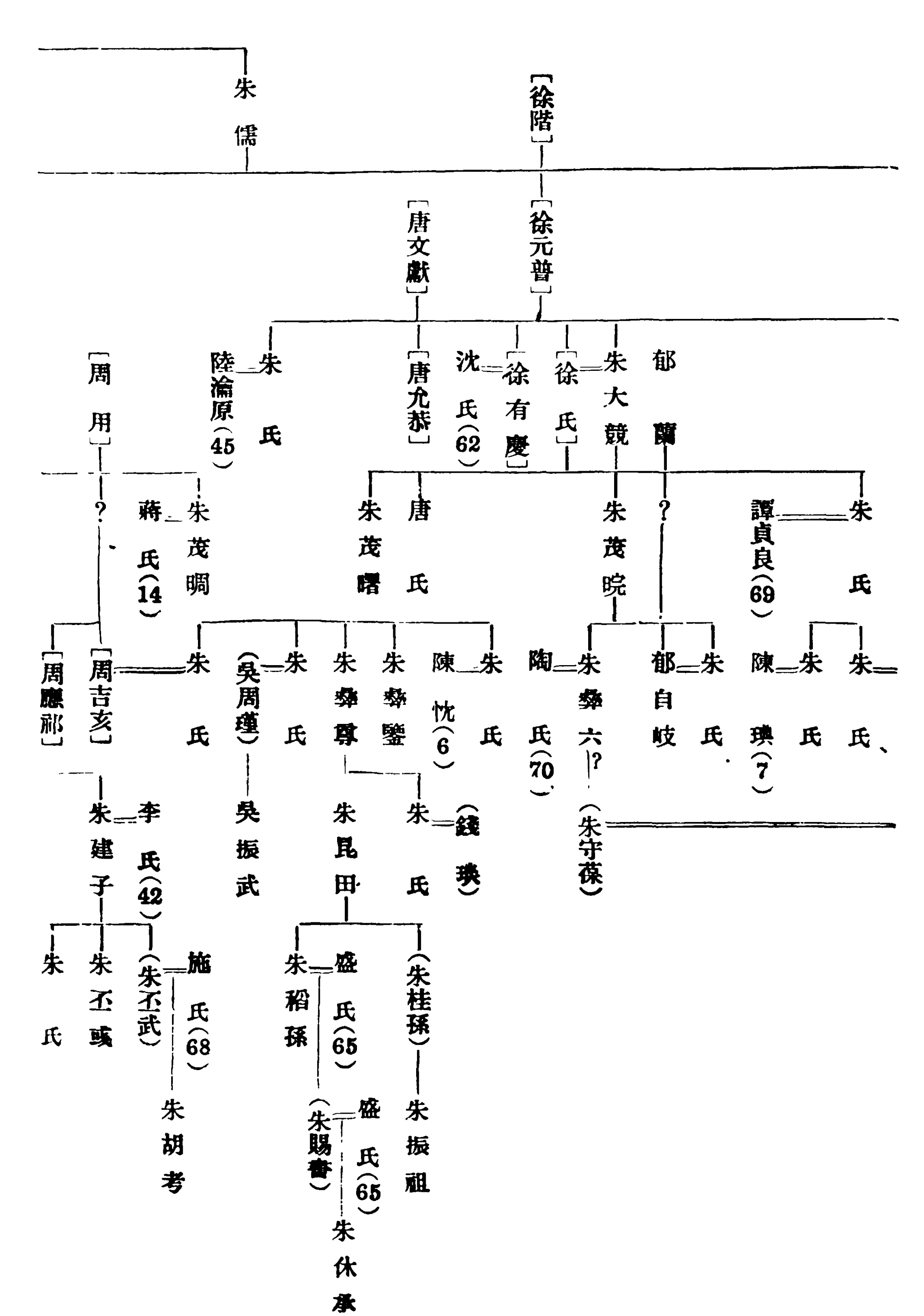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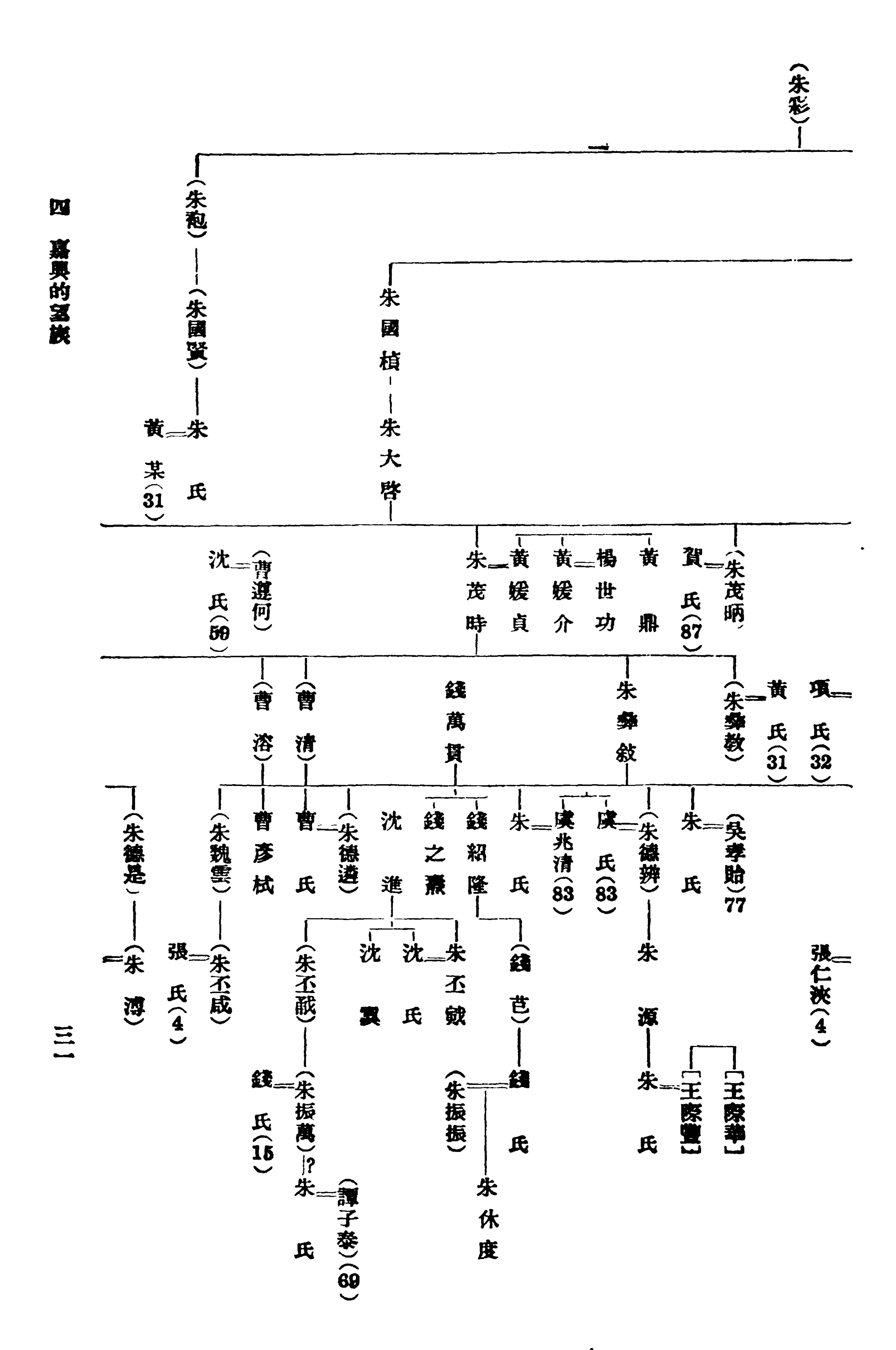
乙、四世九人，悉見府志。

丙、婚姻著錄者四次，一次的對方在府境以外，是吳興姚氏，但姚氏和境內的嚴氏也有婚姻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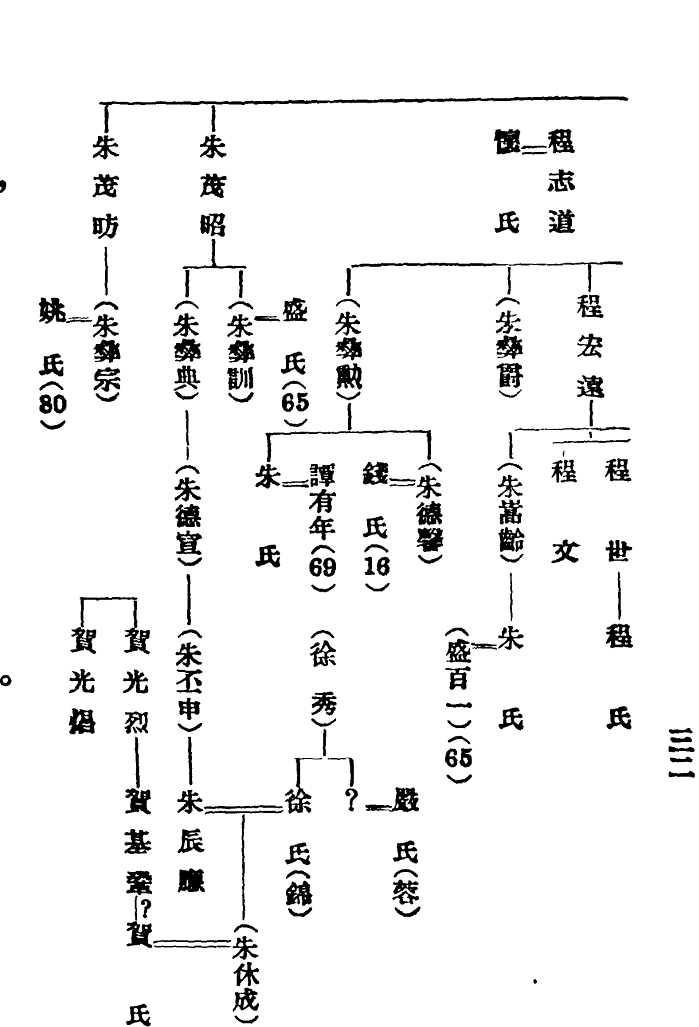
(22)朱氏（附郁氏、黃氏、吳氏、曹氏、程氏、賀氏、(二)徐氏、錢氏）




朱儒
[徐階]
[徐元普]
[唐文獻]
陸淪原(45)
朱氏
[唐允恭]
沈氏(62)
[徐有慶]
[徐氏]
朱大競
郁蘭
[周用]
蔣氏(14)
朱茂晭
唐氏
朱茂曙
朱茂晥
譚貞良(69)
朱氏
[周應祁]
[周吉亥]
朱氏
(吳周瑾)
朱氏
朱彝尊
朱彝鑒
陳忱(6)
朱氏
陶氏(70)
朱彝六
郁自岐
朱氏
陳瑛(7)
朱氏
朱氏
朱建子
李氏(42)
吳振武
朱昆田
朱氏
(錢瑛)
(朱守葆)
朱氏
朱丕彧
(朱丕武)
施氏(68)
朱稻孫
盛氏(65)
(朱桂孫)
朱胡考
(朱賜書)
盛氏(65)
朱振祖
朱休承



（朱彩）
（朱袍）
朱國楨
（朱國賢）
朱大啓
黃某（31）
朱氏
（朱茂昞）
賀氏（87）
黃鼎
楊世功
黃媛介
黃媛貞
朱茂時
（曹遵何）
沈氏（59）
項氏（32）
黃氏（31）
（朱彝教）
朱彝敍
錢萬貫
（曹清）
（曹溶）
（吳孝貽）77
朱氏
（朱德辨）
虞氏（83）
虞兆清（83）
朱氏
錢紹隆
錢之燾
沈進
（朱德遴）
曹氏
曹彥栻
（朱魏雲）
（朱德是）
張仁洪（4）
〔王際華〕
〔王際豐〕
朱源
朱氏
（錢芑）
錢氏
（朱振振）
朱休度
朱丕戭
沈氏
沈襄
（朱丕戩）
（朱振萬）
錢氏（15）
?朱氏
（譚子葵）（69）
（朱丕成）
張氏（4）
（朱淳）



甲、朱氏本居吳江盛澤，明景泰四年遷秀水，圖中的第一世是遷移後的第一世。

乙、系圖所載凡十世八十餘人，見於府志的共九世，約三十人。附見的二賀氏不知是否一族，但前一賀氏的叔姪二人，府志曾明言其已經無後。程氏三世高壽，第一世志道妻懷氏一百歲，二世宏遠八十二歲，三世世『七十餘如少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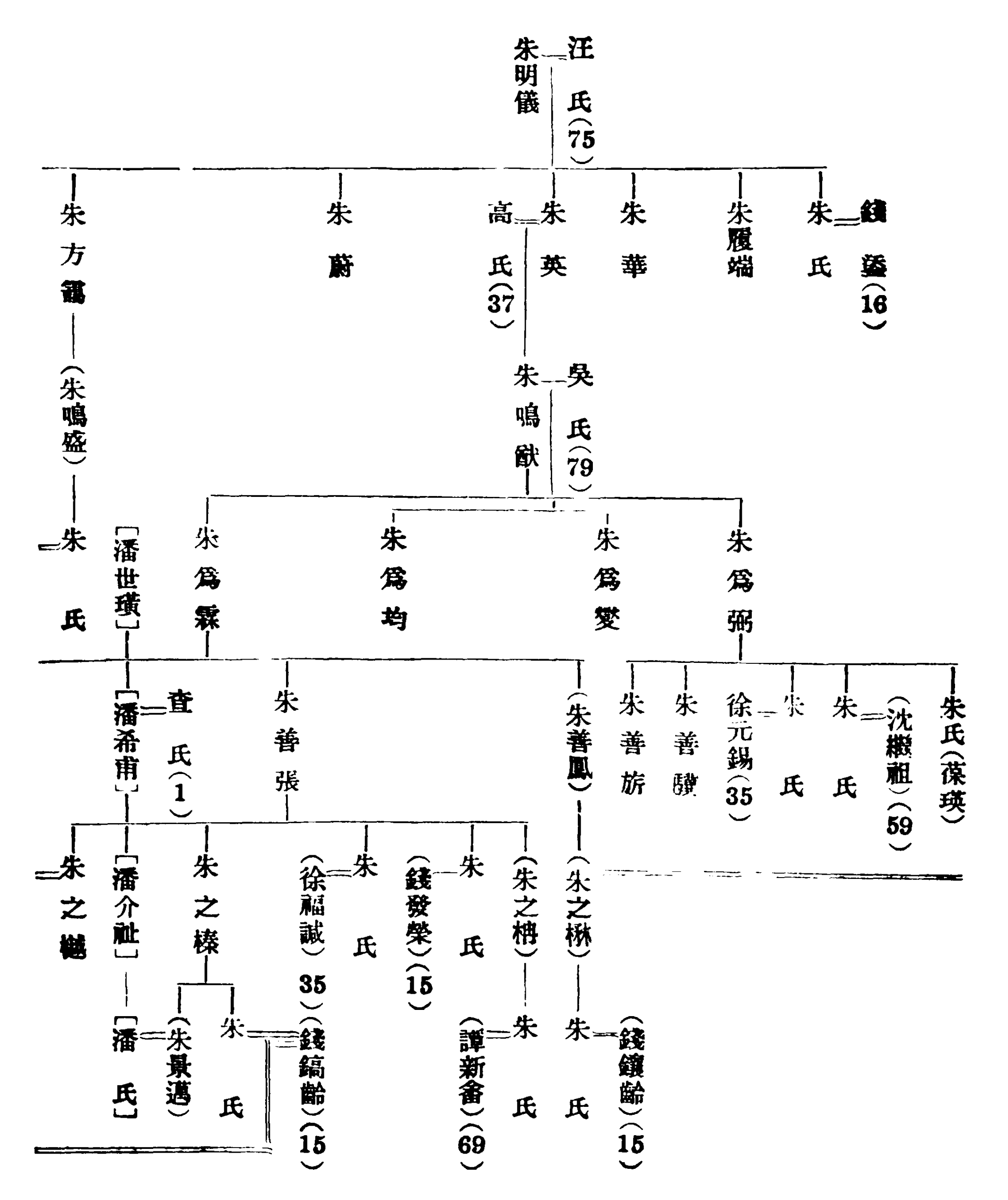
丙、朱氏的婚姻著錄者五十五次，其中越出境外的五次，對方是華亭徐氏、唐氏、吳江周氏、錢塘王氏、長洲何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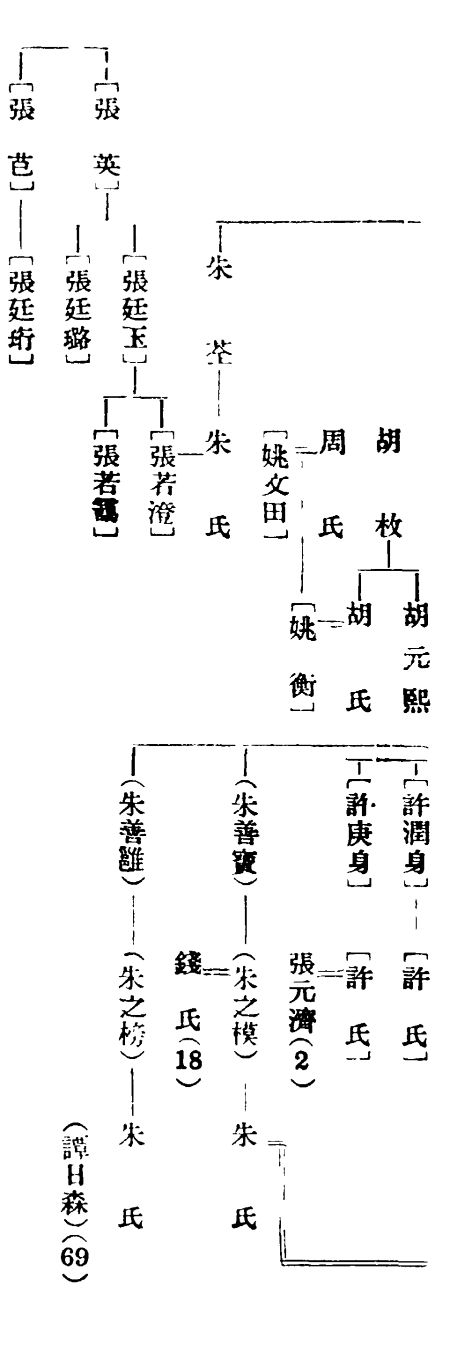
又彝尊（竹垞）與華亭錢氏亦有婚姻關係，其錢學士（金甫，字越江）詩敍中有『申之以婚姻』的話。惟按朱氏家譜彝尊二女，一嫁吳江周氏（或係周用一家），一嫁桐鄉錢琰子昆田所娶又爲沈氏；其近房子姪中，也沒有和華亭錢氏通婚的。又竹垞年譜中，再三提到查愼行（初白）和竹垞的中表關係，如何『表』法，『表』到何種程度，也都還待考。

丁、朱氏明萬曆以後始盛。府志對朱氏的所以興起有這樣一段近乎解釋的話：朱儒『萬曆初爲太醫院使……多隱德，遇貧病者，潛置金藥中周其急。後子國祚登進士第一；臚唱日，儒在朝班上指儒顧左右曰，「此老積德所致。」』（秀水列傳。）又國祚自己有一段避美色『若將浼焉』的故事，見張惟驤的巍科姓氏錄。但清代乾嘉以後，朱氏終於衰落了，休度算是比較最後的一位人物。秦瀛（小峴）在己未詞科錄裏說：『今其後人不振，曝書亭藏書多散佚』就在這時候。

(23)朱氏（附沈氏、王氏、胡氏）

(沈可均)
沈可培——沈銘彝
(沈氏可增)＝
?——王宗桓——王福田——王逢辰——王氏
?——王宗槐
[孔敘仲]＝（王氏）


朱明儀
汪氏(75)
朱方疇
朱蔚
高氏(37)
朱英
朱華
朱履端
朱氏
錢鎏(16)
(朱鳴盛)
朱鳴猷
吳氏(79)
朱氏
[潘世璜]
朱爲霖
朱爲均
朱爲燮
朱爲弼
[潘希甫]
查氏(1)
朱善張
(朱善凰)
朱善旂
朱善韉
徐元錫(35)
朱氏
朱氏
(沈繼祖)(59)
朱氏(葆瑛)
朱之樾
[潘介祉]
朱之榛
(徐福誠)35
朱氏
(錢發榮)(15
朱氏
(朱之榯)
(朱之楙)
[潘氏]
(朱景邁)
朱氏
(錢鎬齡)(15
(譚新畬)(69
朱氏
朱氏
(錢鑲齡)(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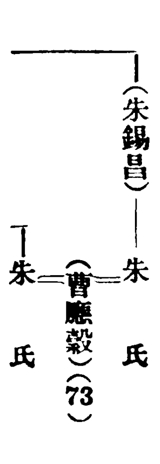
甲、朱氏本休寧人康熙中明儀始遷桐鄉，明儀子英又遷平湖。

乙、七世約三十八人至少十六人見府志。附見之胡氏籍石門縣爲入血緣網的唯一的石門氏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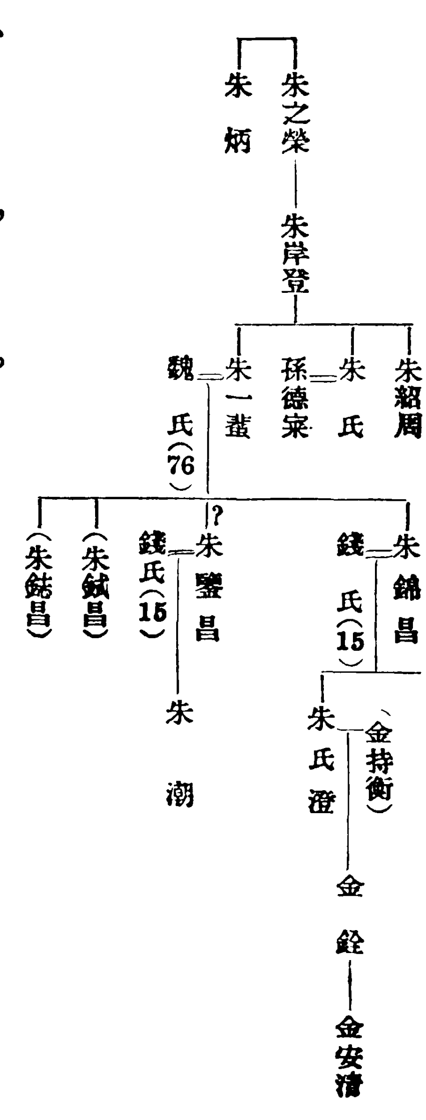
丙、朱氏婚姻著錄者二十次；越出府境者三次對方是桐城張氏、仁和許氏吳縣潘氏。又附見四次。

丁、明儀入桐鄉孝義傳，英妻高氏入平湖賢母傳，年八十卒後子孫昌盛『人皆以爲天之報高也。』

(24)朱氏（附金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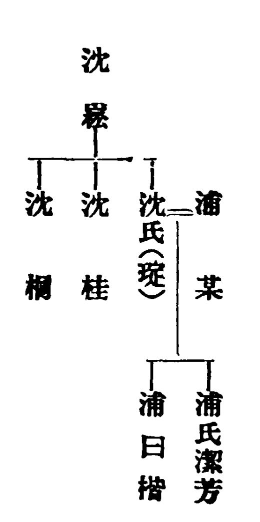
甲、先世居松江，後遷嘉善。

乙、五世十二人，九見府志。

丙、婚姻七次。

丁、圖中第一世之榮及兄炳，俱見嘉善孝義傳。朱氏入淸後始著稱。

(25)褚氏（附沈氏、浦氏、曹氏）



褚廷璘——褚蔚綸

褚廷琯——?——(褚晉錫)?
- ?
  - 褚鵬飛＝沈氏
    - 褚長春——褚志鴻
    - 褚氏鳳鳴＝盛普持(66)
  - 褚氏——(曹鏞)
- 褚氏＝曹培亨

(曹文昭)——?——?——曹培亨——(曹鏞)——?——?——曹成熙

呂氏(51)

甲、褚氏由來不詳。世隸嘉興縣籍。

乙、七世八人，七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

(26)屈氏

屈希平＝沈氏(59)——?
- 屈天成——屈樹棠
- 屈大成＝沈氏(59)
  - 屈學海
  - 屈學洙——屈世楣——屈爲鼎

屈希完——屈朝陞
- 屈應麟
- 屈氏＝(徐宗渭)(18)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六世十一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

丁、希平入平湖孝義傳。

(27)鍾氏

鍾海—鍾梁
- 鍾韶＝沈氏(59)
  - 鍾兆斗
- (鍾夏)
  - 鍾祖傑
  - 鍾祖保—鍾氏—(許令瑗)(89)
  - 鍾祖述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四世八人，七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28)范氏

—(范之才)—(范應龍)

- 范麟
  - 范璋 — 范言 — 范之京
    - 范應賓 — 范奕文 — 范氏 ═ 彭企曾(54)
  - (范瓊)
    - 范諳
    - (范詔) — 范之箴
  - 范璒

甲、由來不詳。世居秀水。

乙、六世十三人九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丁、范麟入秀水孝義傳。

(29)馮氏(附沈氏)

- 馮孜 — ? — ? — 馮翊
  - 馮景夏
    - 馮氏 ═ 盛熙祚(65)
    - 馮錦 ═ 孔氏(傳蓮)(39)
      - 馮浩 ═ 陸氏(47)
        - 馮集梧 — 馮氏 ═ 查紹籛(1)
        - 馮應榴
          - (馮爾熾)
          - 馮俊焯
          - 馮氏 — (錢 本)(49)
        - (馮耆槐)
    - 馮鈐
      - 馮津 — 馮氏 ═ (金孝槐)(20)
      - 馮洽
  - 馮嗣京
  - 馮氏 ═ 沈中棟
    - 沈昃如
    - 沈煜如

甲、由來不詳。世居桐鄉。
乙、九世十四人，十二人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七次。
丁、孜母張氏爲一極有決心與毅力的女子，詳盛百二柚堂續筆談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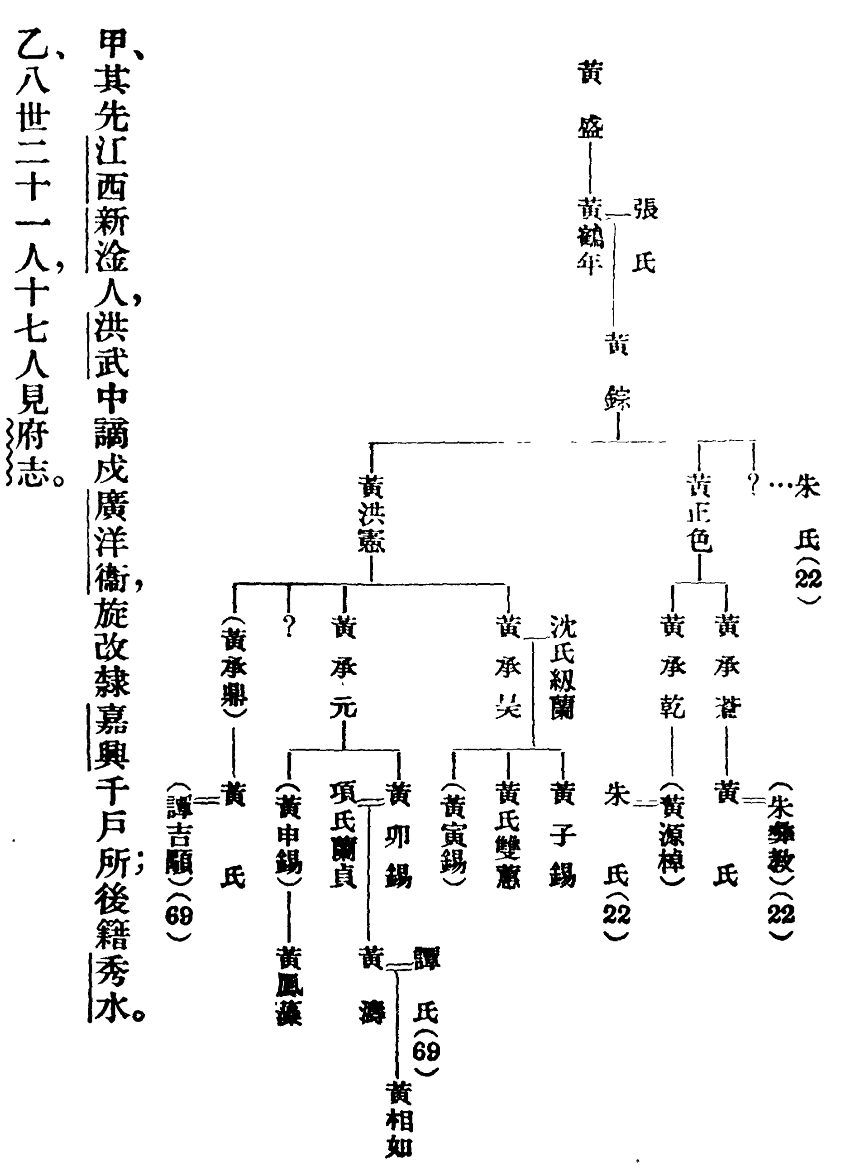
(80)馮氏

馮　俊—馮汝弼—┬馮敏效＝沈　氏(59)
　　　　　　　　│　　　┬馮伯醴—(馮洪孜)
　　　　　　　　│　　　└馮伯楨
　　　　　　　　└馮敏功—馮伯禮—馮洪業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五世九人，八見府志。伯禮後更名讜。
丙、婚姻一次。

(81)黃氏

黃正憲—黃氏淑德＝屠耀孫



甲、其先江西新淦人，洪武中謫戍廣洋衛，旋改隸嘉興千戶所；後籍秀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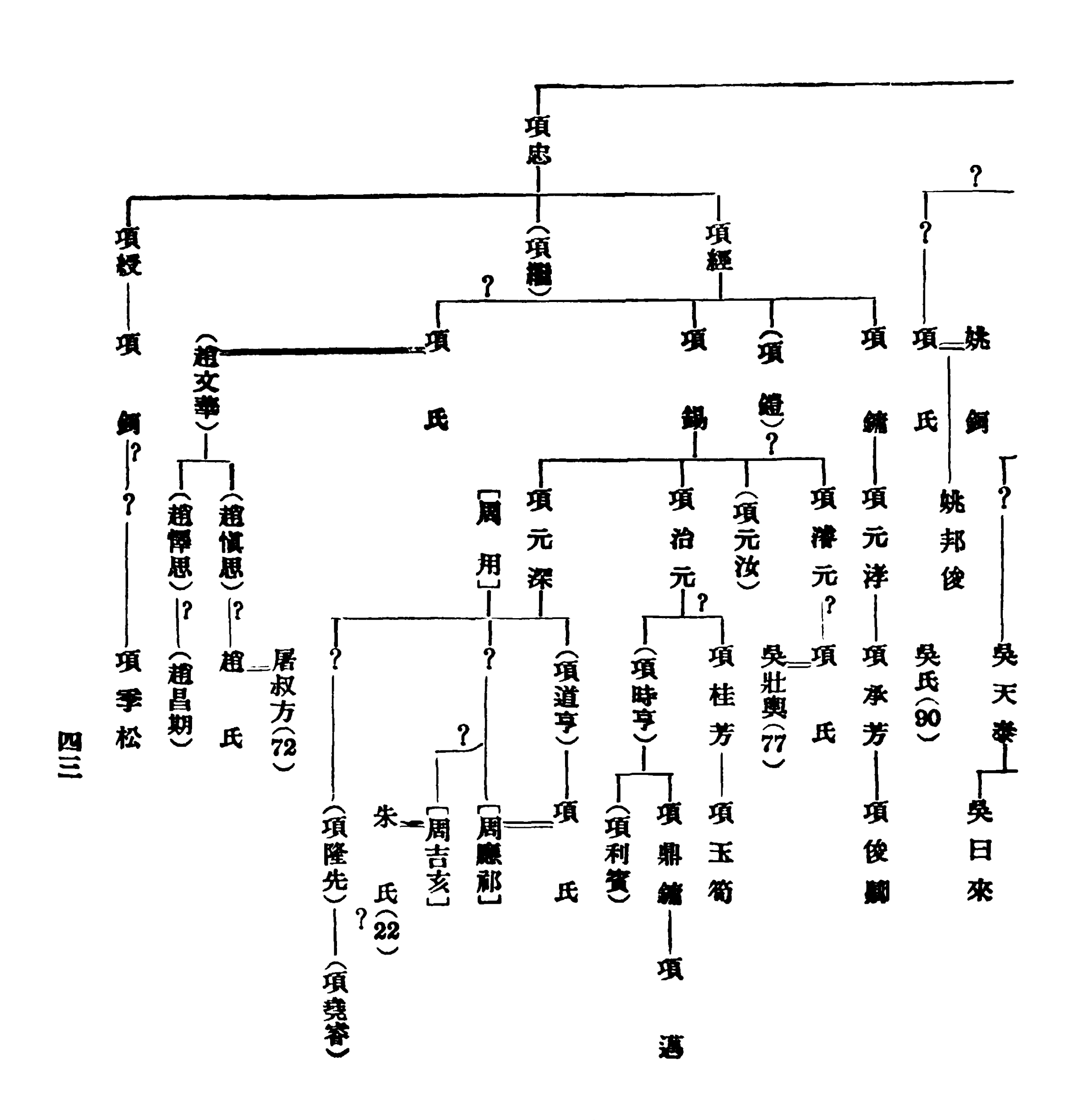
乙、八世二十一人十七人見府志。

丙、婚姻九次，配偶的族系可稽者五次。

丁、鶴年妻張氏族不詳，府志賢母傳稱其教子治家『肅如官府』，後以貞壽旌。

(32)項氏（附姚氏、吳氏、趙氏）

- 項宏度—項冠
- 項衢—?—?—(項邦)—(項衡)
  - 項質—項綱—(項銓)
    - 項元淇—項道民
    - 項元汴
      - 項德明
        - 項氏＝(朱彝哲)(22)
        - 項廟謨＝朱氏(22)
      - (項德成)
      - 項穆
        - 項皋謨
        - 項嘉謨—項奚心
      - 項德新
        - ?—項奎
        - 項聖謨
      - (項德達)—(項聲表)＝譚氏(69)
    - 項篤壽＝鄭氏(10)
      - 項夢原
      - 項德楨
        - 項鼎錠
        - 項鼎鉉＝沈氏瑤華(63)
        - 項聲國＝朱氏(22)
  - 項文—?—?—?
    - (項元滄)＝沈氏(59)
    - (項元濂)—項氏珮＝吳統持
- (吳弘濟)—?—吳統持—吳國蘁



項忠
項綬
項經
項氏
項錫
項季松
趙文華
趙愼思
趙昌期
趙氏
屠叔方(72)
項元深
項治元
(項元汝)
項元淳
項承芳
姚邦俊
吳氏(90)
吳日來
周用
(項道亨)
(項時亨)
項桂芳
吳壯輿(77)
項氏
朱氏(22)
(項隆先)
(項利賓)
項玉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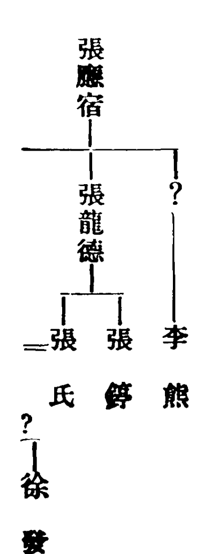
甲、項氏由來不詳。惟府志引宋眞德秀項氏孝友堂記說，『世本洛陽，自大理評事公晉隨駕南渡，晉生煜，煜生學士某，某顯於開禧紹定間。學士生相、棟。』不知和這項氏是不是一家。

乙、圖中共列十四代、約六十人，三之二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著錄者十三次，附一次。

丁、項冠以商起家，府志嘉興孝義傳說冠『以富稱，散財，助婚喪，蠲逋負，江浙稱長者。』盛氏徵獻錄注引見聞雜記說，『項襄毅（忠）歿，子孫多貴顯。說者謂其陰地甚佳。余不謂然。公按高州，釋良家被掠者數百人；在陝西，不待奏報，發倉賑飢；……巡視京畿水災，全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有功如此，食報宜矣。』綱入秀水孝義傳，有過子孫昌盛的夢兆。項氏以明末葉及明清之交最爲繁榮；當時海內的收藏家與賞鑒家，必推項氏爲第一。但清初而後，便歸式微，收藏亦四散。朱彝尊懷鄉口號詩『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尚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讀者眞不勝滄桑之感！

(33)徐氏（附張氏）



- 徐瓚
  - ？
    - 徐學曾
    - 徐學周
      - 徐必達
        - 徐世湜
        - 徐沿
        - 徐世淳
          - 徐肇樑
            - 徐宏燿
          - 徐彬
            - 徐煜
            - 徐煒
          - 徐善
            - 徐氏＝吳晞淵（77）
            - 徐觀
          - 徐肇森
            - 徐嘉炎＝鈕氏
              - 徐祚曾
              - 徐正城
          - 鈕起鳳
            - 鈕氏
            - （徐嫄）
          - ？徐肇棨
            - 徐宏炯
        - 徐世溍
          - 徐格＝彭氏（54）
            - ？徐燮元
      - 徐行遠
        - 徐氏＝譚貞默（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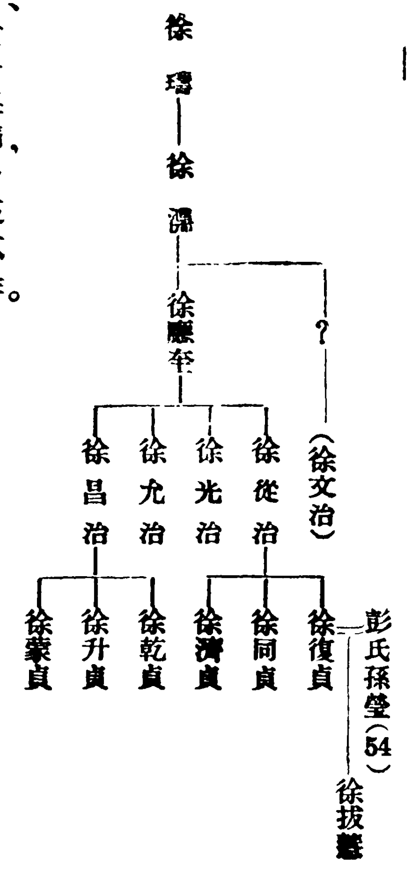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南宋末遠祖彥明爲嘉興令，遂居海鹽，洪武初祖某贅居嘉興鄉間，因在秀嘉兩縣著籍。必達孫有改姓李者。

乙、七世二十七人，二十六人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五次，其二也是血緣網中的大族。

丁、徐瓚為『廣東巡檢矢志清白民為立卻金碑』論者謂徐氏以此起家。

(34) 徐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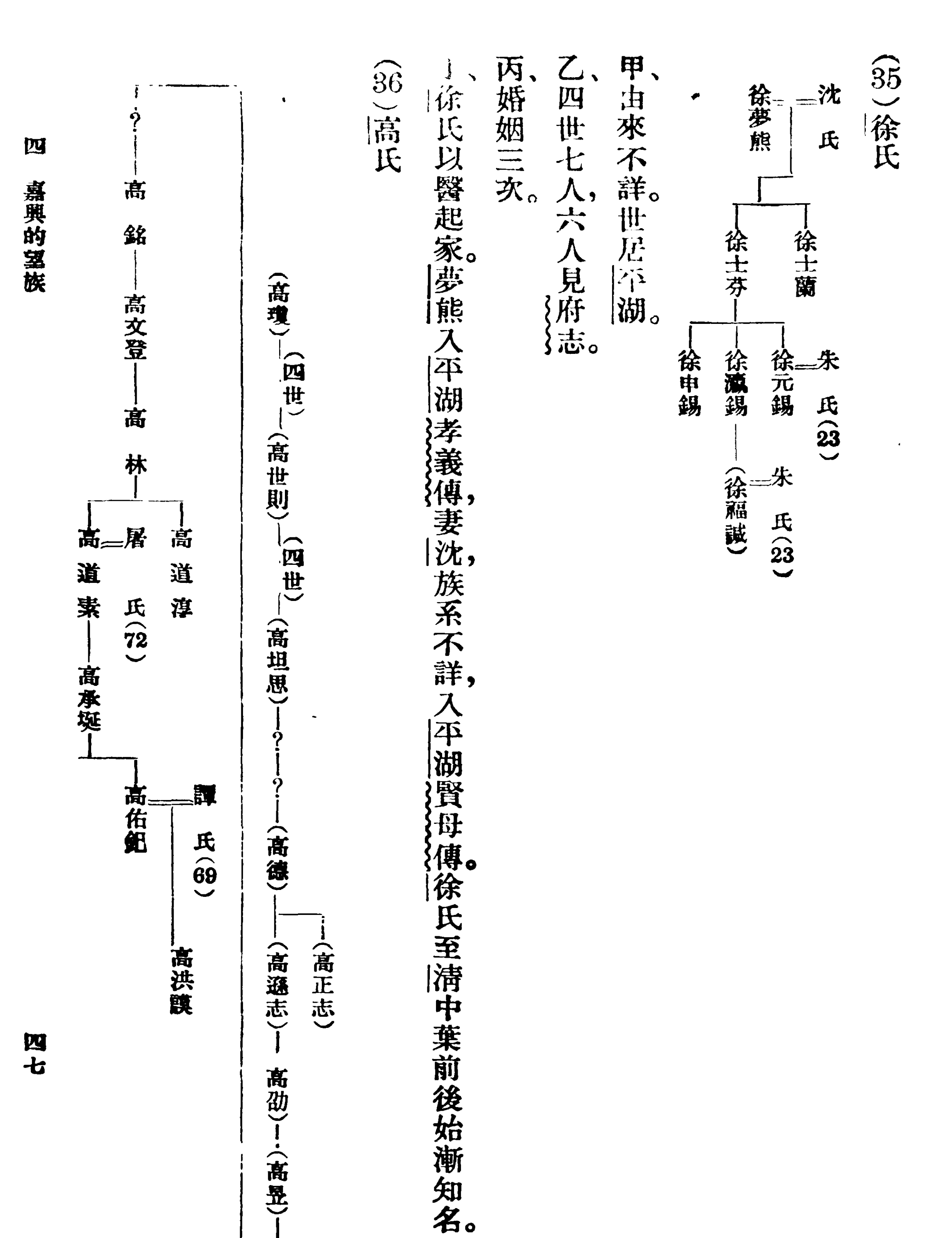


甲、世居海鹽，由來不詳。

乙、六世十五人，十四人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祇一次。

丁、關於濮和應奎二世，府志據海鹽圖經，有如下的故事：「徐濮父璿，病疝甚危，濮操藥以進，鬚髮盡白。嘉靖中倭蹂內地，挈家避山林中，倭騰山而上，衆驚悸無措，一倭忽從山麓招呼，各掉臂去，得免，僉為純孝所致。子應奎，父病，隆冬思食瓜，泣禱於圃，瓜蔓蘂臥槁葉下，父食之而愈。人名為孝瓜云。」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四世七人，六人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

丁、徐氏以醫起家。夢熊入平湖孝義傳，妻沈，族系不詳，入平湖賢母傳。徐氏至清中葉前後始漸知名。

- (高軫光)——高氏＝沈日星(59)
- 高佑釲

甲、世則扈蹕南渡，初家溫州，坦思避地居徐州，及德爲浙東宣慰司都事，始遷郡城，作嘉興籍。

乙、自銘始七世十人，九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

丁、高林入嘉興孝義傳。高氏富收藏，書籍之多，可與項氏的萬卷樓相頡頏。

(37)高氏

- [王項齡]
  - [王圖炳]——[王祖庚]
  - [王圖壽]——[王氏]＝金潔(20)
- [王鴻緒]——?——[王氏]
- 高士奇
  - 高軒
  - 高輿
    - 高嵩
    - 高岱＝[王氏]
      - 高汾
      - 朱英(23)
      - 高氏
      - 高澍
      - 高沆——高氏(瑍)
    - 高氏＝[張照]

?—高衡＝李氏（檀）（41）

甲、高氏初籍錢塘，至士奇始於平湖境內構江邨草堂居住。兒子輿仍以錢塘籍貫應科舉，見嘉興府志選舉及兩浙科名錄。似乎到岱的一世，纔完全算平湖人。

乙、圖中五世十一人，嘉興府志上都有記載。

丙、婚姻可知者四次，其中兩次的對方是松江的大族，即松江『四多』之二的王張兩氏（『王家旗杆張家屋』）。

(38)柯氏

（柯德仁）—┬—（柯成林）
　　　　　　└—?—柯元芳—柯聳—┬—柯崇樸＝曹氏（73）
　　　　　　　　　　　　　　　├—柯宏本—┬—柯炳
　　　　　　　　　　　　　　　│　　　　　└—柯煜
　　　　　　　　　　　　　　　├—柯維楨
　　　　　　　　　　　　　　　├—柯用楫
　　　　　　　　　　　　　　　└—柯鄧枚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六世十一人，九見府志。

丙、唯一的婚姻關係，得諸李氏鶴徵錄所引朱竹垞振雅堂詞敍。

丁、鶴徵錄李氏按語中有『一門子姓，時人以比烏衣之盛』的話。圖中第一世德仁，年九十二。

(39)孔氏（附沈氏、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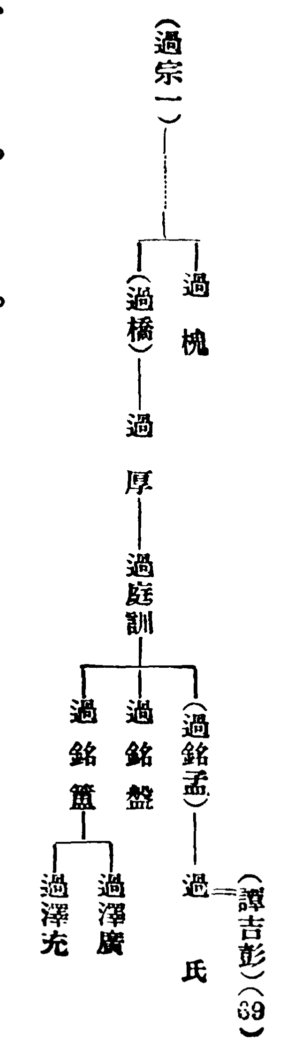
孔自洙——孔毓璜
- ？孔傳志
  - ？孔繼元——？
    - 孔氏（昭瑩）
    - 孔氏（昭燕）
    - 孔氏（昭繡）
    - 孔氏（昭蕙）＝朱萬鈞
      - 朱其鎮
      - 朱氏—（譚光祖）(69)
  - 孔氏（繼瑛）＝沈廷光
    - 沈啓晉
    - 沈啓震
      - 沈氏（宛珠）＝［唐晉錫］
      - 沈澤＝鄭以和
  - 孔氏（繼坤）＝高士敦
- 孔傳忠——孔氏（繼孟）＝［夏祖勳］
- 孔氏（傳蓮）＝馮錦(29)

甲、孔氏由來不詳。當自曲阜孔氏南宗的分支。世居桐鄉。

乙、六世十三人，悉見府志，女子佔八人。繼瑛一說爲傳忠女。

丙、婚姻五次。

(40)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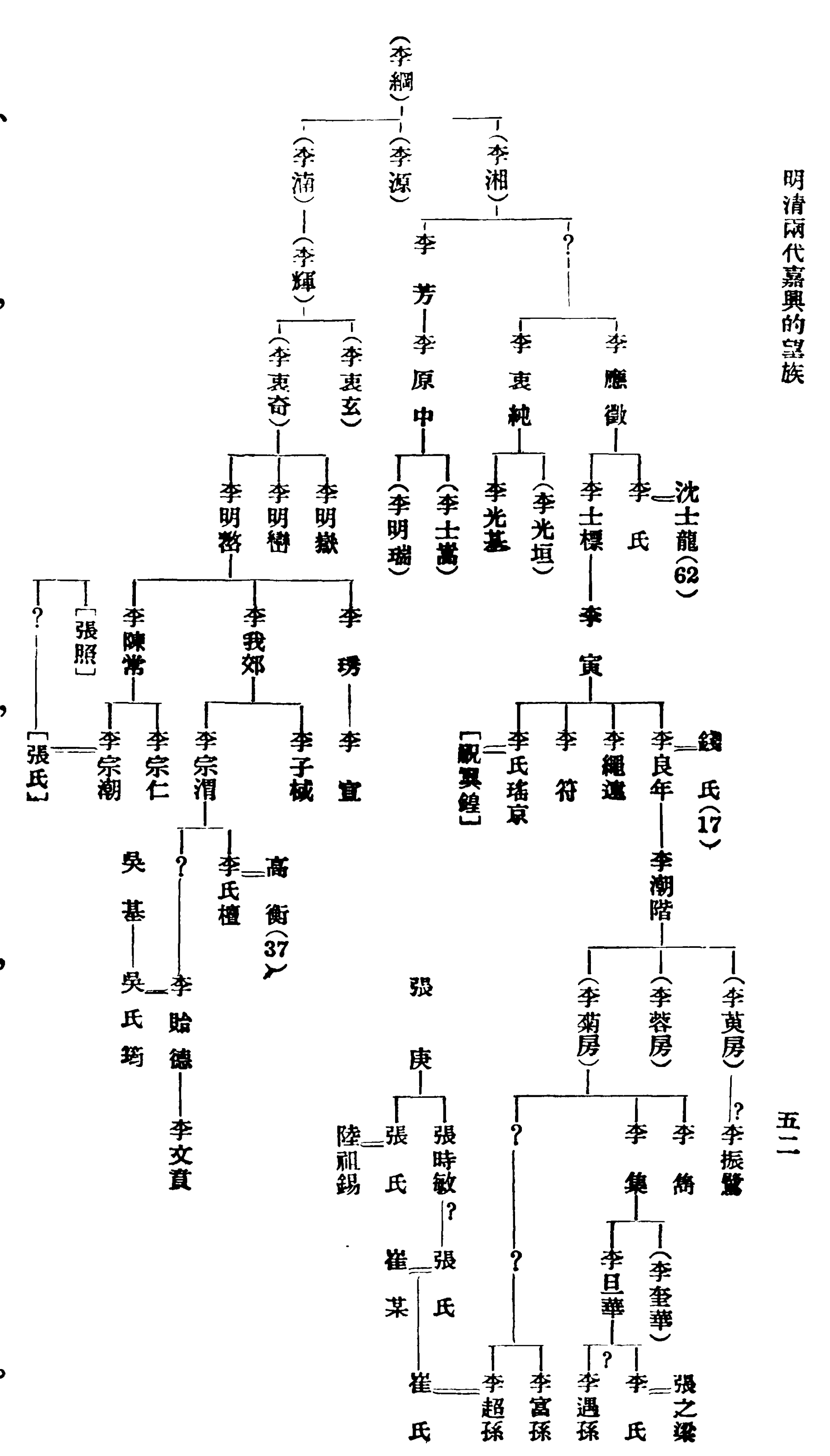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宗一不計外共五世九人，八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丁、宗一是孝子，厚亦有厚德。見平湖孝義傳。

(41)李氏（附張氏、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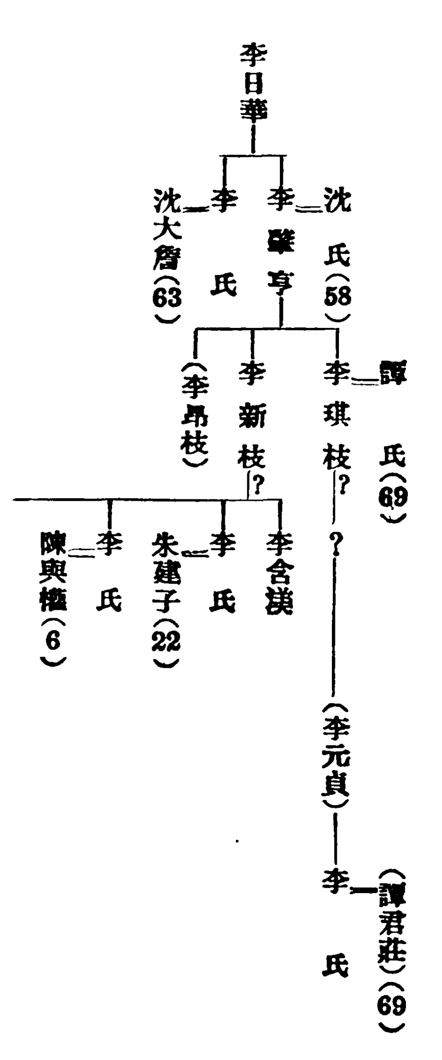
甲、先世本江陰人，明洪武初（一說元末）官提舉行十四者始遷嘉興，其後子孫分隸嘉興秀水兩縣籍。良年曾一度襲虞姓。宗潮後徙江蘇寶山。

乙、十二世四十五人，三十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著錄者八次附二次。八次之一的對象是華亭張氏。可作與其它望族聯繫之用的祇三次。惟李氏鶴徵錄的按語中提到良年一支先世與海鹽虞氏(83)爲世戚，故良年曾襲虞姓，且名兆潢與虞氏的兆淸、兆隆等同一輩分。至兩家詳細的婚姻關係，一時尙未能考見。又附見的張氏，是畫徵錄作者張庚(浦山)之族，浦山稱陳書(南樓老人)(15)爲表姑。

丁、李氏自明中葉以後始大。寅、明哲等著聲復社。寅三子都是淸初有名的詩人。自芳到鶴徵錄的作者等文人輩出，從未間斷，允稱嘉興一大望族。原中年九十三。光垣病痼。

(42)李氏(附沈氏)



陳═李氏
　荃(6)

甲、初貫洺州（河北永平，）趙宋南渡時隨蹕入江浙。其中一派後隸嘉興縣籍。

乙、見於圖者凡六世七人，五見府志。附見的沈氏，籍平湖，懋孝『妊七月而生，瘠甚，膚清可見五內』嘉興府志選舉志把他和宣城人中狀元的沈懋學混做一人！

丙、婚姻可知的七次。譚貞默(69)嘗爲李日華做行狀一篇（嘉興譚氏遺書），狀末於世系及婚姻關係敍述得很詳，可惜提到配偶方面的人物時，幾乎完全諱名而稱字，以致一時無從查考；否則可著錄的決不止七次。

(43)劉氏

劉恂—?—?—劉用
　劉鳳—劉泰
　(劉顯)
　　劉瑋
　　(劉玒)
　　　劉演
　　　劉孟榮?—劉沆═鄭氏(10)
　　　　(劉熡)—劉氏═(沈民表)(59)
　　　　劉妢═錢氏(15)
　　　　　劉世教—(劉懍)
　　　　　　劉氏═彭孫貽(54)
　　　　　　(劉泳)═沈氏(59)
　　　　　劉世埏
　　　　　劉世坊
　　　　　　劉祖錫
　　　　　　(劉祖銘)—劉氏═沈不負(59)
　　　　　(劉世甄)
　　　　　(劉世維)

- (劉昂) — ? — ? — 劉模 — 劉熠
  - (劉堅)
  - (劉莊) ┆ (劉洪鑛)
  - (劉在) ┆
    - ? — 劉渾＝沈氏(59)
    - ? ┆ 劉泓 — 劉維棟 — (劉光夏)＝彭氏(54)
  - (劉垂) — (劉鏓)

甲、本陳留人，元至正中恂爲海鹽州學正，經亂，留鹽不去。

乙、自鳳始，十五世三十四人，見府志者十七人。模一作楧。

丙、婚姻著錄者八次。

丁、劉氏盛於明代中葉以後。盛楓嘉禾徵獻錄裏說，「劉氏自泰至泓，累世簪紱，門閥甲於一郡，泓歿後，子孫漸不振云。」

(44)陸氏（附彭氏）

- 彭輅
  - 彭氏淑懿＝沈元華(62)
  - (彭潤宏)
  - 彭某＝陸氏

- (陸中錫) — 陸氏＝彭某

(陸畦)—(陸鵾)—陸埰
　　　　　—?—(陸敷錫)(五世)—陸在選—陸錦
　　　　　　　　　　　　　　　　　　—陸銓—陸景淮＝沈氏(59)
　　　—?—(陸珪)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十二世中，前後凡五人見府志。

丙、婚姻兩次。附一次。

丁、畦與鵾兩世皆有善行，詳盛楓嘉禾徵獻錄引嘉善志，及『鵾生埰，遂以道德名世。』至埰子中錫，幼時亦極聰穎，年十六以後忽因對鄰女有『半句非言，折盡平生之福』終止『癡愚終身。』中錫無子，一女嫁彭輅之子，又坐法遣戍，女改適一市儈，流落以終，埰的血系遂絕。

(45)陸氏（附曹氏）（見第九二面後插表）

(46)陸氏

陸鼇—?—陸鍵＝沈氏(59)—(陸啓浤)
　　　　　　　　　　　—(陸啓濛)
　　—陸萬垓—陸大銳
　　　　　　—陸大鋑

甲、先世似為江西金谿人；有啓楨者（象山四世孫），宋理宗時任嘉興路巡檢使，道梗不得歸，遂居鹽官，後籍

平湖。若干傳至鼇淹貫名理，人因稱「小象山」。

乙、四世七人，五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47)陸氏

陸紹琦——陸樹本
- 陸昌祖
  - 陸懷曾
  - ?
  - 陸模曾
- 陸邁祖
- 陸氏——馮浩(29)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興鄉間，至紹琦的六世祖（上湖）名珪者始徙郡城，作秀水籍。

乙、四世六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48)陸氏（附倪氏）

- 陸珂
  - 陸文昭——陸長春
  - 陸文典
    - 陸長庚
      - 陸啓鋐——陸濬睿 ＝ 譚氏(69)
        - 陸棻——陸氏言 ＝ 沈季友(64)
        - ?——(陸浚勳)
        - 陸世楷
          - (陸大勳) ＝ 譚氏(69)
            - 陸氏 ＝ (沈衮衣)(59)
            - 陸載崑
          - 陸奎勳
            - 陸載紀
            - 陸綸——陸諧
          - ?
          - 陸奇勳——陸載周
          - 陸彩勳
      - 陸氏 ＝ (朱大烈)(22)
    - 陸氏 ＝ 倪維城
      - 倪鍾瑞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不知是否與淸獻一族同屬宣公之後。

乙、九世，十七人，幾悉數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六次。

丁、珂、文典、長春三世俱見平湖孝義傳。萬歷丁亥大疫，長庚早起，『見五鬼驚語曰正人也當避之。家中竟無染者。』

(49)陸氏（附陳氏、錢氏）

陸樹珠—陸炘
- ?—?—?—陸以澗
- 陸世埰
  - 陸元鋅—陸以湉
  - 陸元鉉—陸瀚
    - 陸薰曾＝陳氏葆鑑（陳世鈴女）
    - （陸喜曾）
    - 陸氏＝（錢文炳）—（錢榮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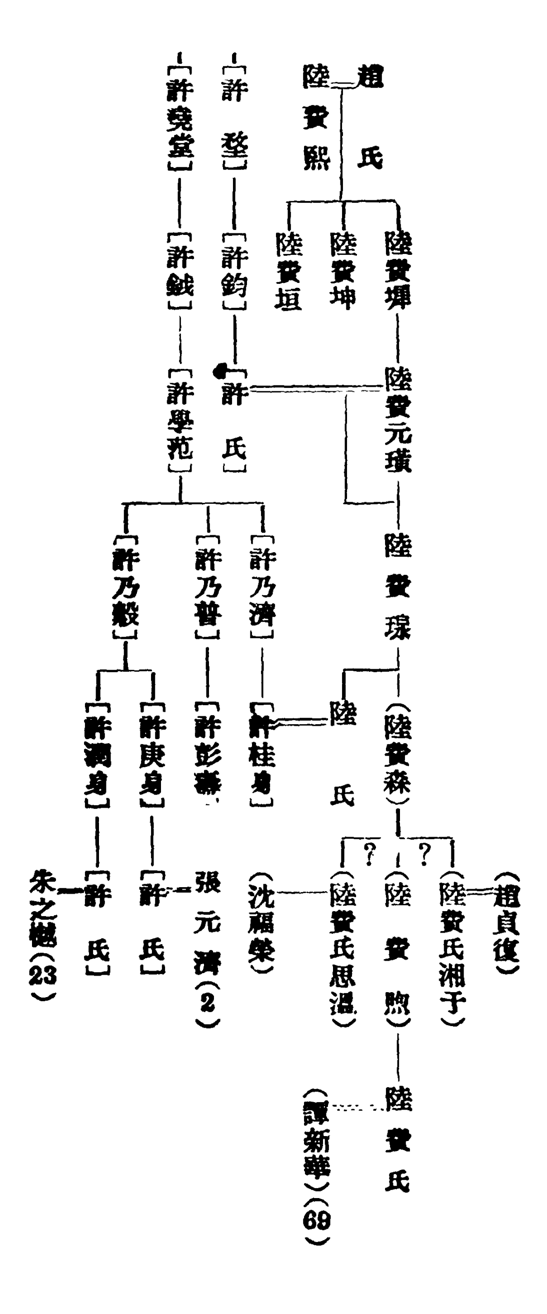
（錢本）＝馮氏(26)—（錢文炳）

甲、由來不詳。惟桐傳有『吳中陸氏皆始於雲間，而大於嘉興』之說，此陸當非例外。世居桐鄉。

乙、六世十人，九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50)陸費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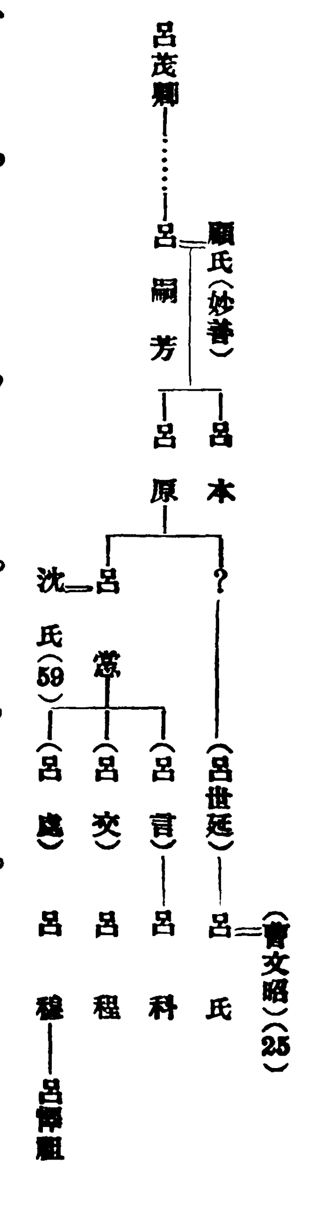
甲、張澍姓氏尋源謂本姓陸，贅於外家費氏，亦承費姓，遂成陸費氏。世居桐鄉。

乙、六世十八人六人見府志；此外見府志者尙有四人，但因血緣關係未詳，無法列入。

丙、婚姻六次，兩次的對方爲錢塘許氏。又附見兩次。

丁、熙妻趙氏的族系不詳，但知其壽至九十三歲。

(51)呂氏



甲、由來不詳，似亦祖居開封，隨宋南渡者。世居郡城，作秀水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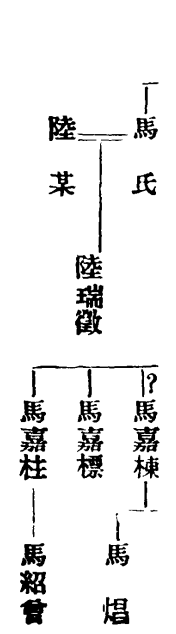
乙、先後至少七世十三人，出府志者九人。

丙、婚姻可知者三次，一得諸曹咸熙的鄉試卷。

丁、呂氏盛於明中葉以前，嗣芳、原、嵩『祖孫父子五朝恩眷，三世賜葬。』嗣芳妻顧壽八十七。科年近九十，猶上公車。懌祖卒後，子孫遂微（盛楓，嘉禾徵獻錄）。

(52)馬氏

馬珣　馬瑱
馬瑱——馬千乘、馬千里
馬千里——馬維銘、馬維鉉
馬維鉉——馬鍊樹、馬鍊澧
馬鍊樹——馬嘉楨、馬嘉植
馬嘉楨——沈氏(59)
馬嘉植——馬煇曾
馬鍊澧——馬嘉相
馬嘉相——馬燦曾、馬爍曾
馬爍曾——馬佐堯
馬煊曾——馬遜堂——?——馬恆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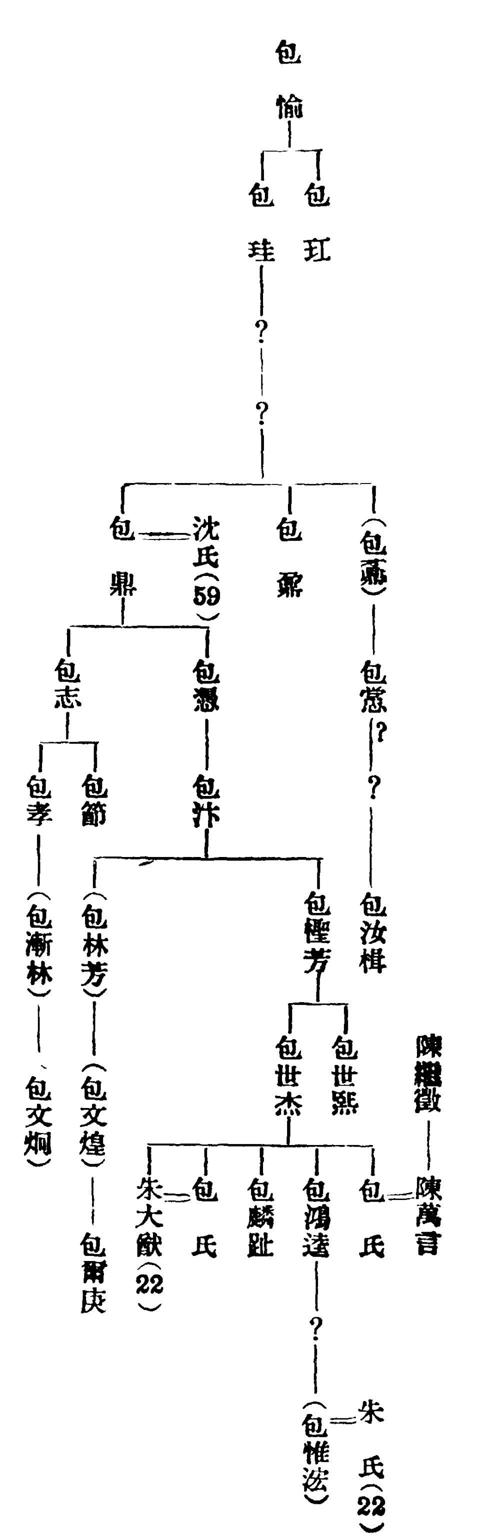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八世，二十三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丁、瑀、珣兄弟俱見平湖孝義傳。煊曾、遂堂父子年皆九十。

(53)包氏(附陳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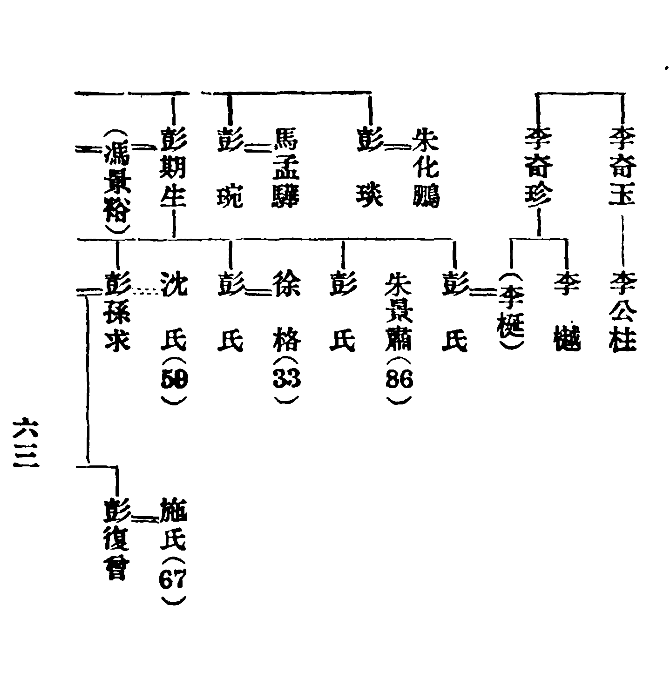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郡城，作嘉興縣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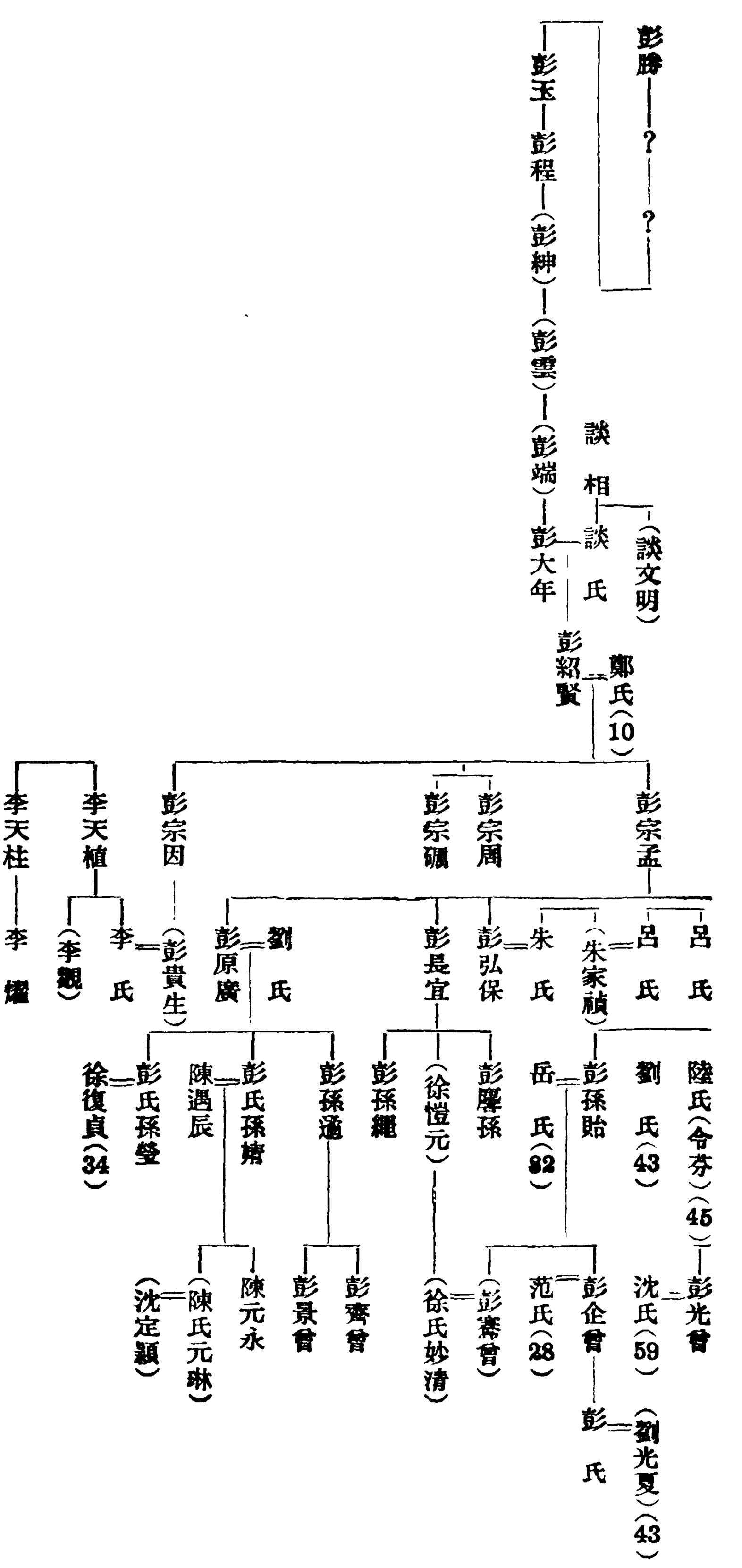
乙、前後十二世，二十四人，十七人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

丁、珪、玒入孝義傳。鼎父某係布商。鼎的婚姻佳話見後『餘論』。檉芳舉進士比他的父親汴反而早一科，後世論者有『父子同登，遇固奇矣，父後子登，父之志亦壯矣哉！』的話。爾庚明亡後為僧。

(54)彭氏（附陳氏、徐氏、李氏）(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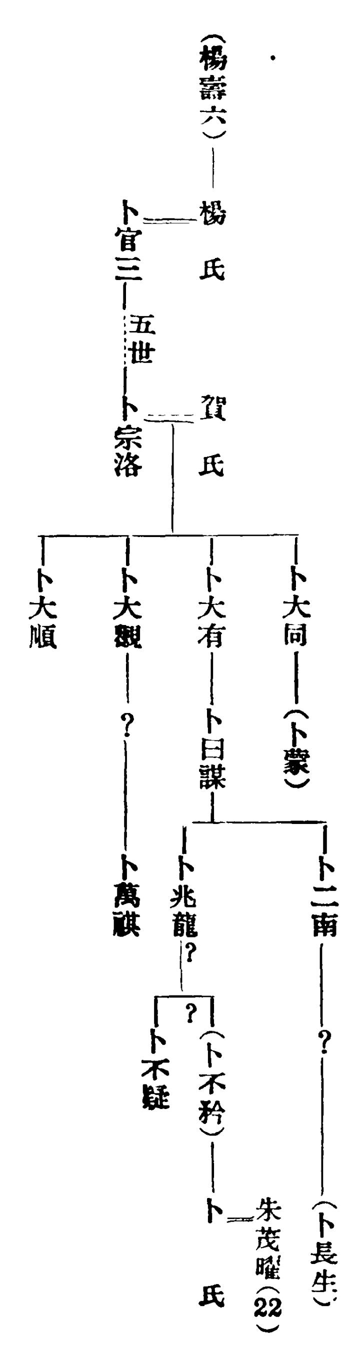
甲、彭氏本江西安福人，元季遷安徽全椒；明初以武功任海寧衛指揮僉事世襲，始遷居海鹽。

乙、圖中共列十四世，約三十餘人，二十五人見府志，餘見彭氏舊聞錄及李屺園年譜。

丙、婚姻關係共得十九次，附一次，得諸舊聞錄者爲多。

丁、彭氏以武功起家，至端始與『海內名公達士遊，』『實開文墨嚆矢。』再傳至紹賢，始『爲諸生，累試輒高等，不屑從介胄起家。』此種不屑的心理，當時有一段故事很可以代表。按紹賢是鄭端簡公曉的女壻，紹賢幼時，端簡公嘗寓書於紹賢的父親大年說『公子姿不凡，然功名有命，文武非異途；以公子之才，就武科不十年可衣玉。』大年接信後很氣忿的說，『誰謂科第必君家物耶？嘗更石畊子孫力穡，必有熟時，何必囊鞬始衣玉耶？』說罷把端簡的信給燒了。大年的話果眞不錯，後來彭氏科名之盛不在鄭氏之下，到孫遜舉康熙己未鴻博第一，而登峯造極。大年妻談氏入府志壽母傳。原廣妻劉氏，族系不詳，入海鹽賢母傳。

(55)卜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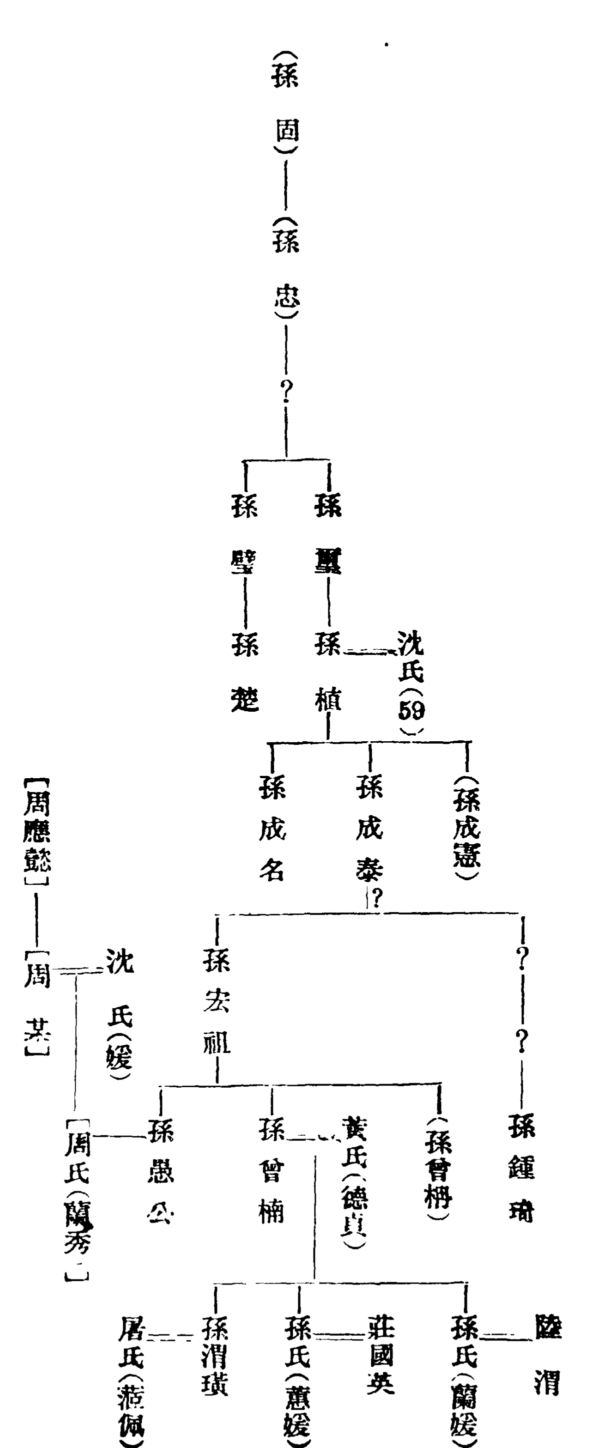
甲、先世獲嘉人，元至正間，官三始贅居嘉興，遂爲郡人；至明隸秀水籍。後又有遷平湖的。

乙、三官一世不計外，六世十三人，十見府志。

丙、婚姻兩次。

丁、宗洛妻賀氏，族系不詳，但知其入秀水賢母傳。卜氏入清後著聞的人似尚有，但因世系不詳，無法列入。

(56)孫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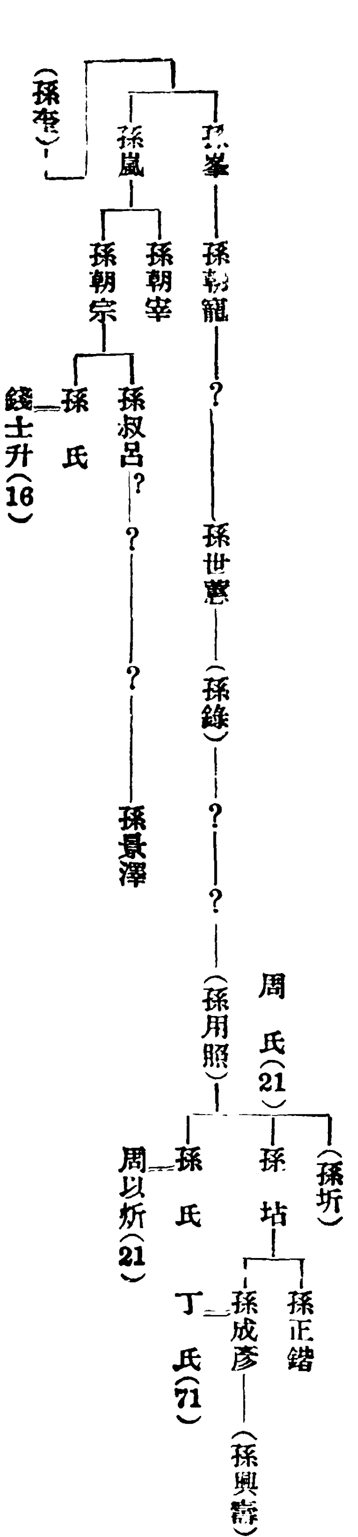


甲、本華亭人，忠徙平湖。

乙、九世十七人，十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六次，一次越出境外。

(57) 孫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邑城。

乙、十三世十六人十一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

丁、孫奎壽九十三歲；奎子嵐壽百歲，入嘉善孝義傳。

(58) 沈氏

沈弘光 — 沈懋嘉 — 沈瑞鍾 — ? — 沈氏 = 李肇亨(42)

沈弘光 — 沈懋孝

沈弘光 — (沈懋莊) — (沈瑞錫) — (沈爾鄰) — 沈氏 = (譚吉旋)(69)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六世十二人，九見府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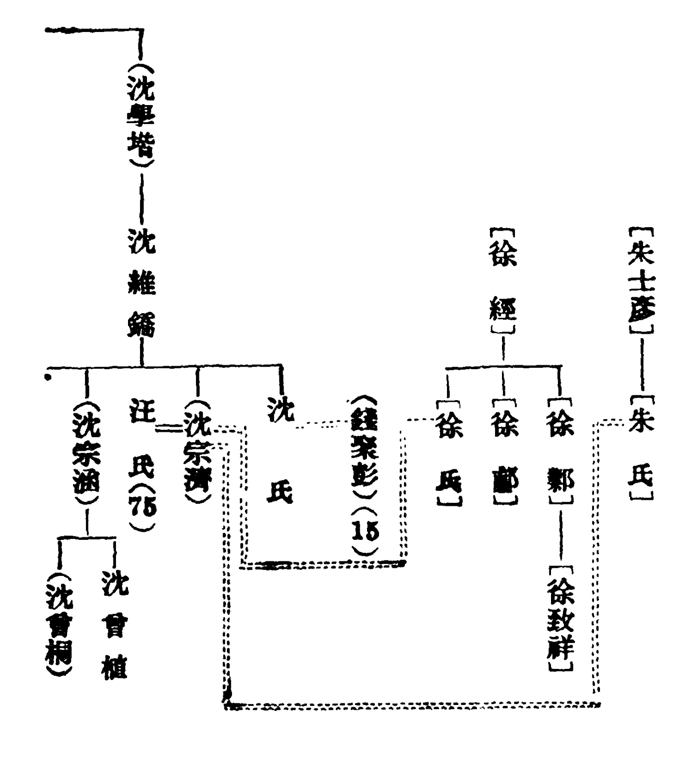
丙、婚姻五次。

丁、懋孝孕七月而生，體淸癯，可見五內！

(59)沈氏（附陸氏(三)、趙氏、徐氏(三)、盛氏、朱氏、張氏(一)、沈氏、陳氏(二)、俞氏、馬氏(二)、倪氏、李氏(二)）。

(見第九二面後插表)

(60)沈氏



甲、由來不詳。初居海鹽，明成化間有用霖者始遷郡城，入嘉興縣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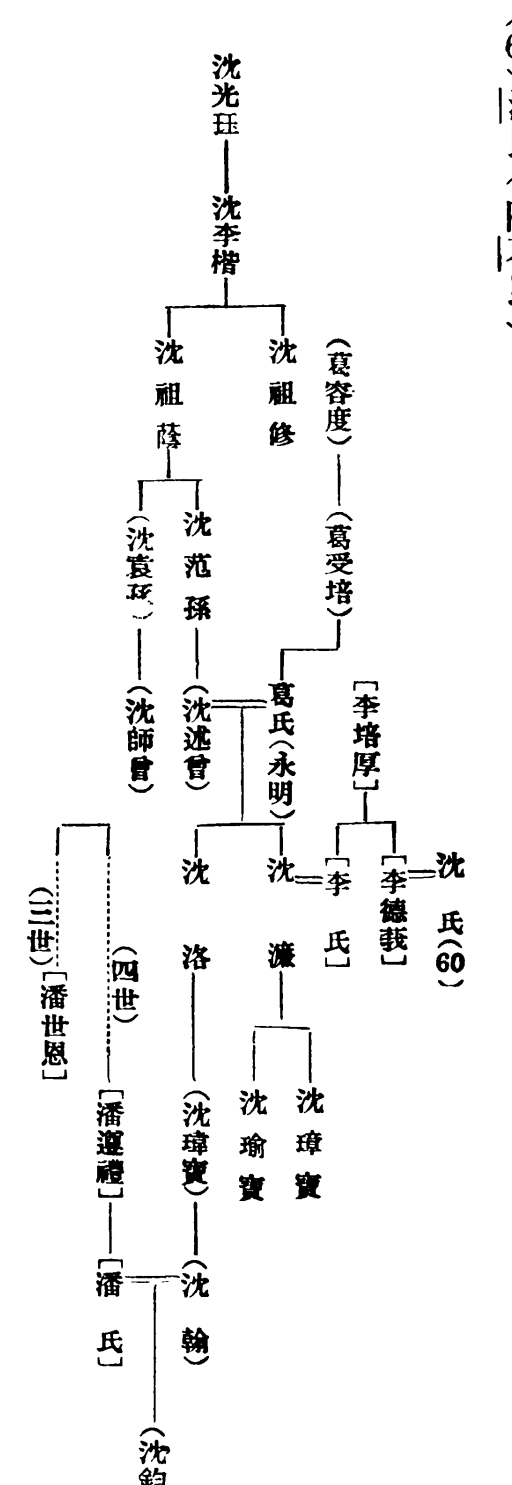
乙、八世十六人中見府志者九人。光春（一作江春）一支雖屬同族，而關係不詳。叔埏與維鐈爲遠房的叔姪，詳細關係不明；但他書有作從父子關係的，更有作父子關係的（嚴懋功清代館選分韻彙編）皆誤。

丙、全圖中婚姻關係十次，與沈氏有直接關係因而可以和別的同郡的大族發生聯絡者祇三次。維鐈女嫁崑山李氏，而李氏女又適郡境內的另一沈氏(61)，是雖屬境外，亦不無聯絡的功用。宗濟又曾先後聘嘉定徐氏及寶應朱氏女。

丁、璜有善行，入嘉興孝義傳。

?
?
沈璜
?
?
沈鴻起
沈莫
?
(沈淞遐)
(沈暉)
(沈廷鍠)
?
沈光春 [許氏英]
沈叔埏
沈珏 (鄭鎮)(12)
沈氏
沈濂(61)
[李培厚]
[李氏]
[李德莪]
沈氏
沈
沈氏毅 [曾頤吉]
范氏湘馨 [曾志沂]
沈濤

(61)沈氏（附葛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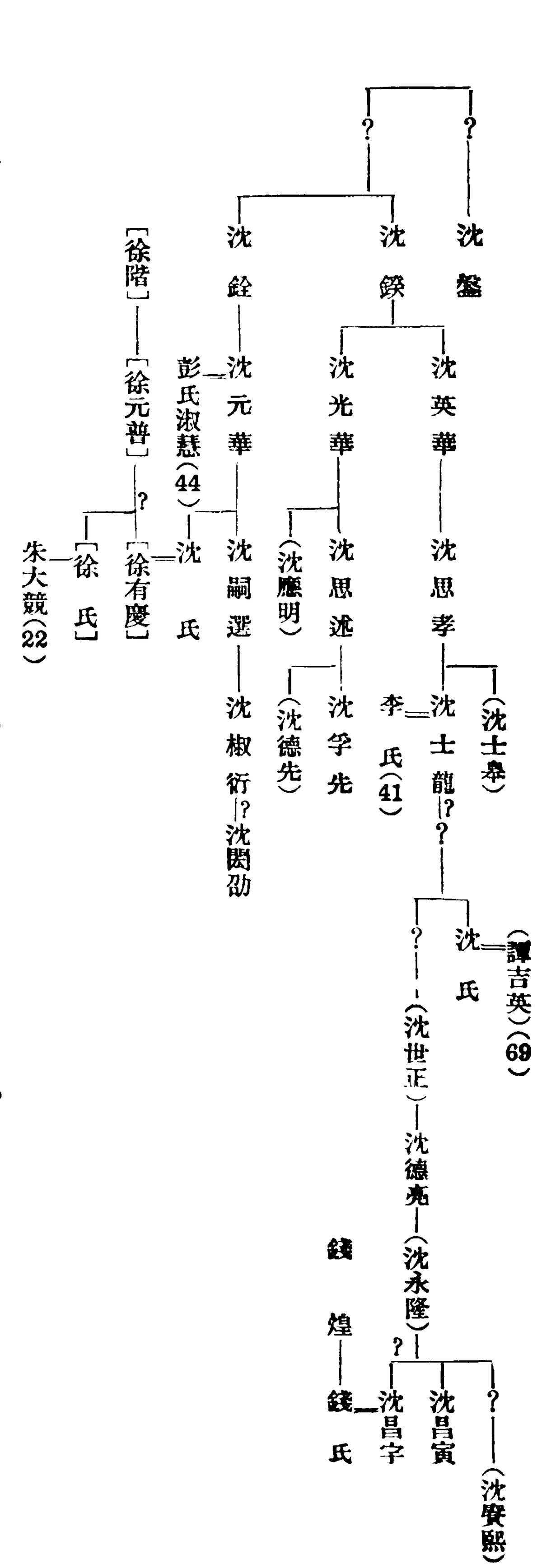


甲、沈氏初爲河南沈邱人，趙宋南渡時扈蹕入浙。初居浙東慈谿，始祖恆創義學建橋，時人尊稱之爲『師橋，』故有『師橋沈氏』的稱號。明末因避倭寇始遷嘉興，隸籍秀水。圖中第一世卽遷後第二世。

乙、九世，十五人，見府志者九人。

丙、婚姻可知者三次，較詳的兩次，都是府境以外的，一是崑山李氏，二是吳縣潘氏。這兩家和別的嘉興的望族都有婚姻關係，所以沈氏也有機會加入我們的血緣網。

(62)沈氏



甲、沈氏先為江都人，元末有禮者避亂來嘉興，子孫分別在秀嘉兩縣著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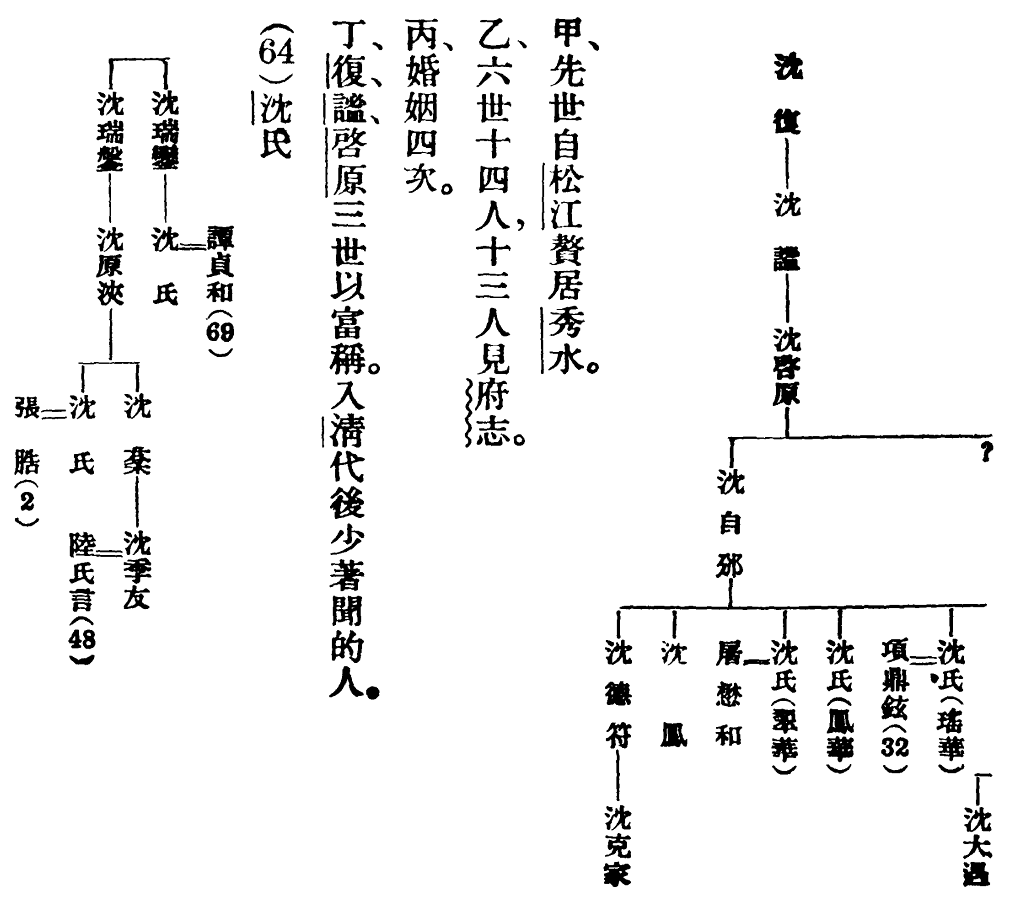
乙、十一世二十二人，至少十七人見府志。嗣選此處作玄華子，一說係玄華孫。

丙、婚姻關係四次，其中一次的對象是華亭徐氏。

(63)沈氏

?
(沈純祉)
沈超宗
沈大詹
李　氏(42)
?
?
沈　氏
(朱丕襄)(22)





甲、先世自松江贅居秀水。

乙、六世十四人，十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

丁、復、謚、啓原三世以富稱。入清代後少著聞的人。

(64)沈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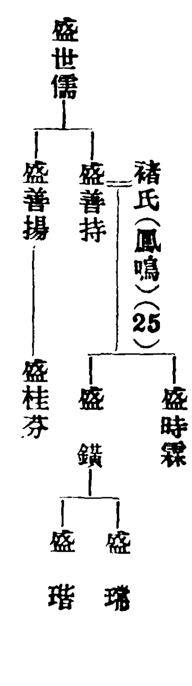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與(58)圖所示的沈氏，疑是一族。

乙、四世七人，五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

(65)盛氏（附朱張氏、鍾氏）。（見第九二面後插表）

(66)盛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秀水，不知與上文(65)之盛氏是否同出一源。

乙、四世八人，皆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67)施氏

施雷……施應塤—施鳳來—施日升？—施鋐
- 施澔
- 施氏＝彭復曾(54)

┌施氏璲昭
沈═┘
炳孚

甲、先世徙自湖州，居平湖。

乙、府志所載共七人，自應塤起五世六人。

丙、婚姻關係可知者兩次。

丁、施氏似以武功起家。鳳來出生以前，府志上載着這樣一段奇事：『嘉靖四十二年秋，武略將軍施雷墓水如潮，諸港澈底奔赴繞墓水高數尺，踰時乃復。是日施鳳來生。』應塤見平湖孝義傳。

(68)施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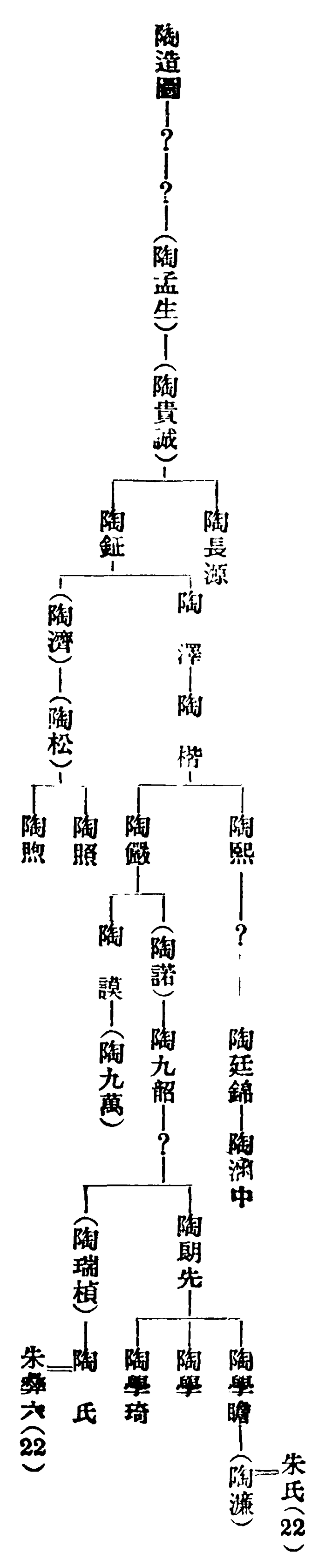
施茂——?——施容——施乾——施爾志
├(施必遴)——施氏═(譚吉旋)(69)
└施博?——施鑒范——施氏═(朱丕武)(22)

甲、由來不詳。永樂初年，茂至容三世曾因事遣戍武清衞，至萬歷初赦歸。世居桐鄉，自博的一世起遷秀水。

乙、六世七人，六人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70)陶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郡城，隸嘉興縣。

乙、十五世二十五人十七人見府志。

丙、婚姻二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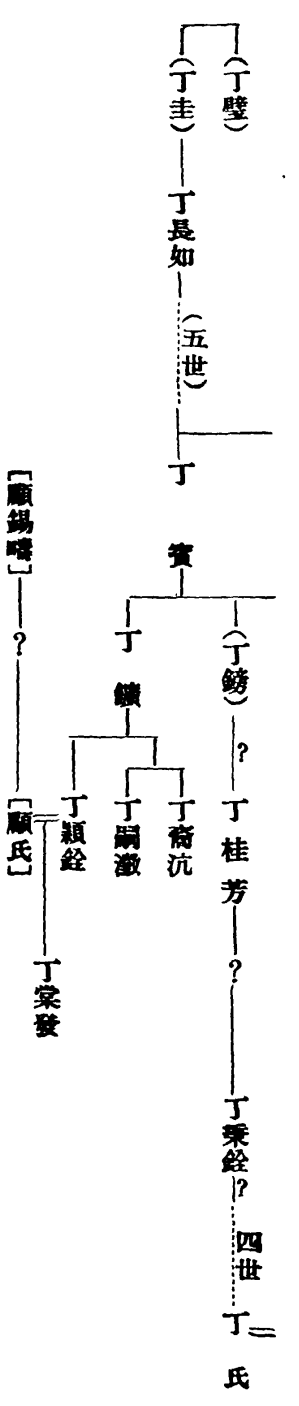
丁、陶造圖有義行；宋亡，嘗招集義兵以拒元；與同邑趙孟僩、華亭殷澄稱秀州三義。避地嘉興者亦多以爲依。鉦入孝義傳。鉦兄弟三人嘗築同心樓，『以示友恭之誼』楷以後，科名始盛。

(71)丁氏

?—?—丁洪夏

—(丁鏞)—(丁淑己)

(孫成彥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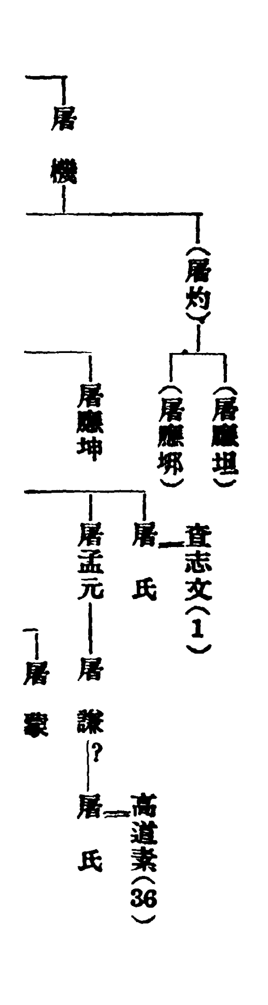
甲、丁氏之先從宋南渡，居嘉興永安鄉（即今丁澤），明宣德析地爲嘉善縣，遂爲嘉善人。圖中第一世長如嘗參與當時的建設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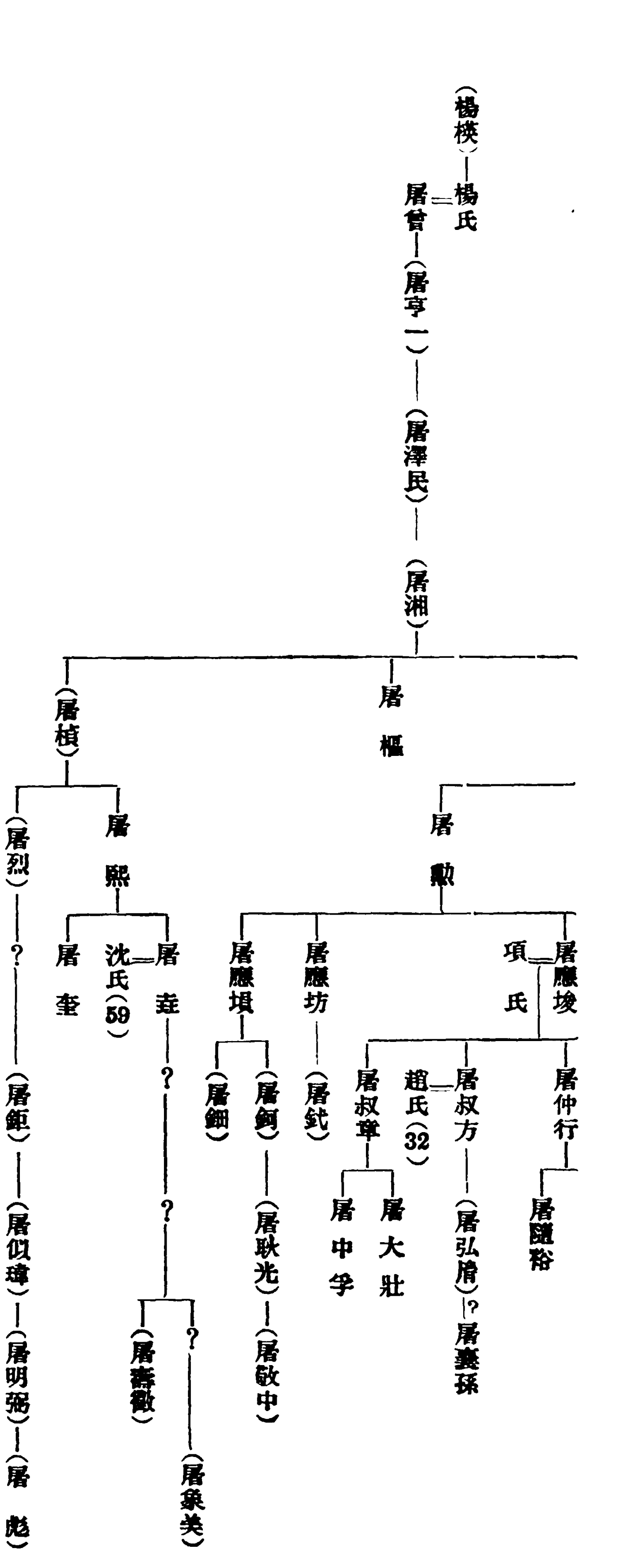
乙、見於府志的前後至少十八人。裔沆與嗣激是學生子，母錢氏，不詳所出，未列。

丙、唯一府境以內的婚姻關係，蓋得諸孫與壽同治癸酉科的鄉試硃卷。其它一次的對方是崑山顧氏。

丁、丁氏多高壽的人，賓九十一、鑛八十七、穎詮九十。

(72)屠氏





甲、先世陳留人；建炎初南渡；兄弟二人，一居鄞，一居嘉興；初家海鹽，後徙平湖，應埈又遷秀水。敬中留居湖北孝感不返。

乙、十一世四十一人至少半數見府志。圖中第一世曾，一作曾一。

丙、婚姻六次。

丁、機有善行入平湖孝義傳。應埈妻項氏，族系不詳，但府志列爲壽母之一，九十餘始卒。居氏入清後卽少知名的人。

(73)曹氏

- 曹氏——曹勳
  - 曹爾堪
    - 曹氏＝柯崇樸(38)
    - 曹氏＝錢暐(16)
    - 曹鑑平——曹源郃
    - 曹鑑章
  - 曹爾垣
  - 曹爾坊——曹鑑倫
    - 曹源祁
    - 曹源郁
      - 曹氏＝盛百二(65)
      - 曹庭棟
      - 曹庭樞
        - 曹焜
          - 曹應圻——曹裕鈞
          - (曹應旭)
            - (曹衡遇)＝周氏(21)
            - 曹衡逵
          - 朱氏(24)＝(曹應穀)……朱氏(24)
            - (曹錫麒)＝(王氏允執)
          - 曹應靑
        - 曹煥
    - 曹源郊
    - 曹源邦
  - ?＝魏氏(76)——曹鑑徵

(王爲飛)——(王氏允執)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九世二十五人，幾悉數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八次。

丁、圖中第一世穗見嘉善列傳，是一位律身極嚴的塾師，魏大中就是他的門生之一。曹衍達記憶力極強，『少年時讀時憲書三遍，覆不遺一字。』

(74)王氏

王輔——王翔——?——?
- (王家林)
- (王家相)
- (王家材)

王廷俊——王蘇——王氏＝張皓(2)

王廷傑——王大任——王臣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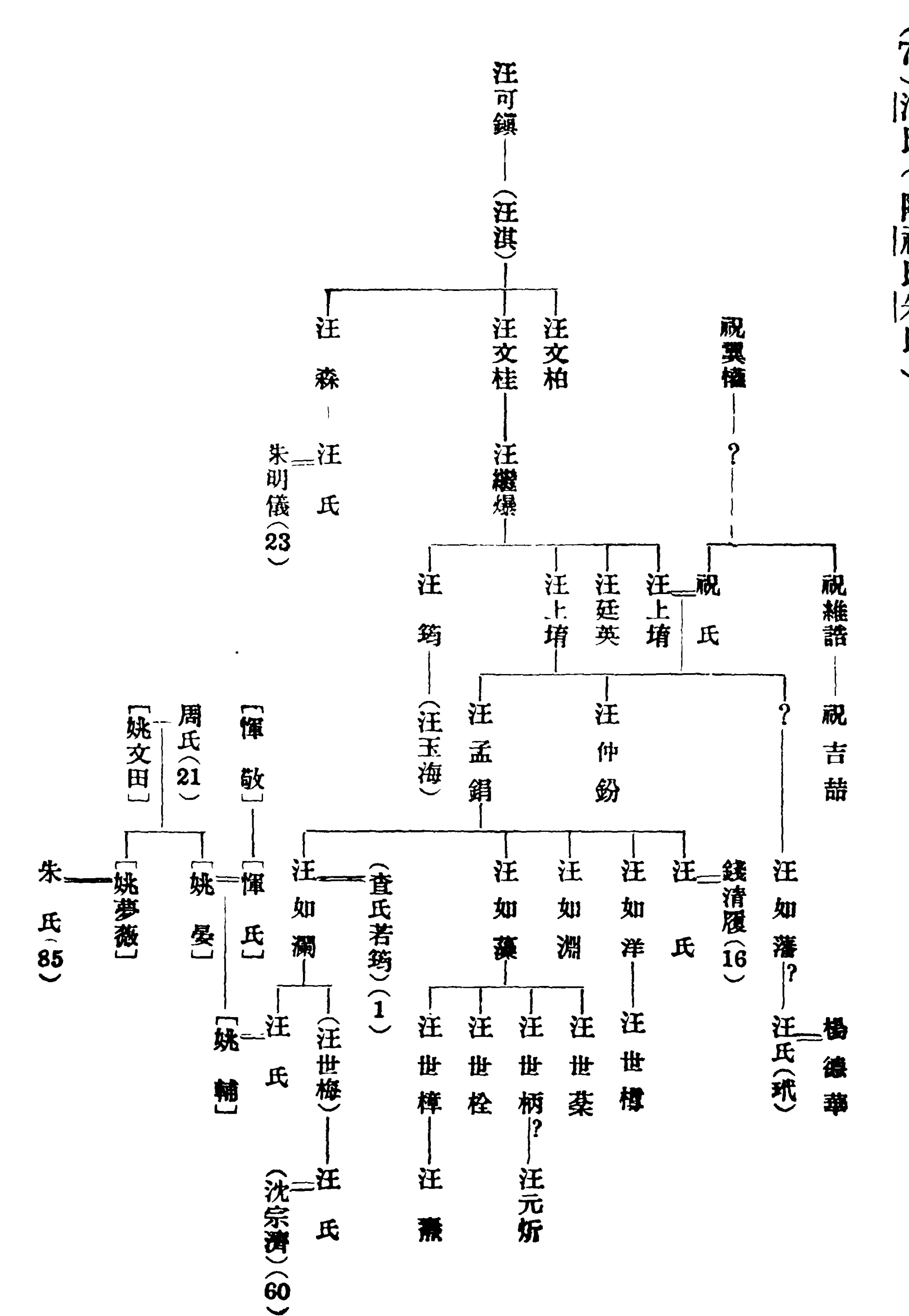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先後七世十人，七見府志。

丙、婚姻可知者一次。

丁、廷俊與蘇二世都入海鹽孝義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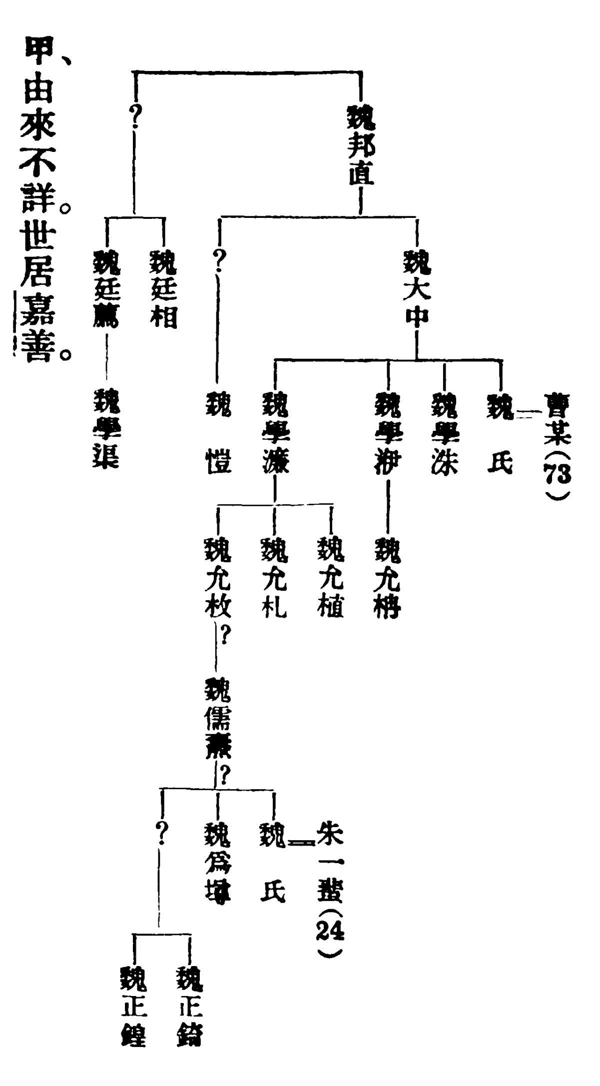
(75)汪氏(附祝氏、朱氏)



汪可鎭—(汪淇)
汪文柏
汪文桂—汪繼爆
汪森—汪氏
朱明儀(23)
祝翼權—?
祝維誥—祝吉喆
祝氏
汪上堉
汪廷英
汪上堉
汪筠—(汪玉海)
?—汪如藻?—汪氏(玳)
楊德華
汪仲鈖
汪孟鋗
汪氏
錢清履(16)
汪如洋—汪世槫
汪如淵
汪如藻
汪世棻
汪世柄?—汪元炘
汪世栓
汪世樟—汪燾
汪如瀾
(查氏若筠)(1)
(汪世梅)—汪氏
(沈宗濟)(60)
汪氏
[姚輔]
[惲敬]
[惲氏]
[姚晏]
周氏(21)
[姚文田]
[姚夢薇]
朱氏(85)

甲、汪氏原籍安徽休寧，可鎮始遷桐鄉，後又改籍秀水。
乙、九世二十六人，除三人由它處查補外，概見府志。
丙、汪氏婚姻七次，其中一次的對方是吳興姚氏，因姚氏而又聯繫到府境以內的朱氏和武進惲氏。
丁、汪文桂有善行，見桐鄉孝義傳。文柏所藏的汪氏統宗譜，近歸清華大學圖書館。

(76)魏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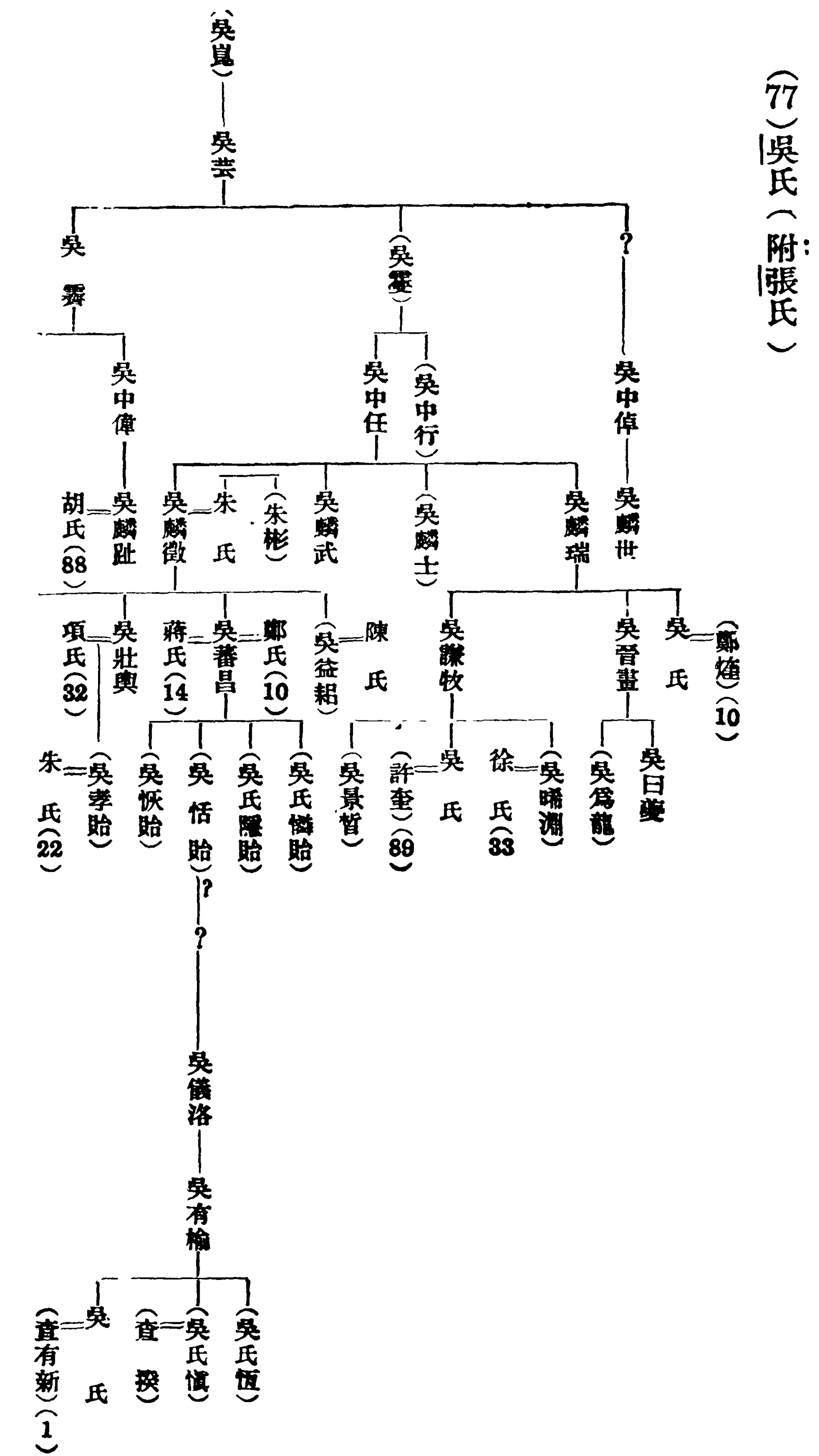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嘉善。
乙、見府志者凡七世，至少十七人。

丙、婚姻關係可知者兩次。

丁、圖中第一代邦直入嘉善孝義傳。

(77)吳氏（附張氏）



(張天碧)—?—?—?—┬張源思—張氏
　　　　　　　　　├張源成
　　　　　　　　　└張源長

—(吳之英)—吳麟祥—吳坤釜—(吳節貽)
　　　　　　　　　　（吳坤釜＝張氏）

甲、先世浙東天台人本姓胡；明洪武初『城澉浦，遷江東，故姓實之，』因遷嘉興，爲海鹽人，並改姓吳。

乙、著錄的十一世三十二人，見府志者九世十九人。

丙、婚姻著錄的十三次。

丁、吳氏到芸的一世是以農爲世業的，至霽的一世始服賈，霽的子姪輩纔完全有讀書入仕的，而霽子中偉，卽以政績著稱，霆孫麟徵更以忠節彪炳史册。鼎革後，吳氏似乎又回復到當初一種韜光養晦的局面。到儀洛有榆兩世，以醫術見稱於時。

(78) 吳氏

(吳北慶)—(吳時茂)—吳之錡—(吳岱齡)—吳嗣爵┬吳氏(瑛)＝屈作舟
　　　　　　　　　　　　　　　　　　　　　　└吳璥┬(吳氏芳珍)＝[李增厚]
　　　　　　　　　　　　　　　　　　　　　　　　　├吳元凱—吳若準
　　　　　　　　　　　　　　　　　　　　　　　　　└吳公謹＝查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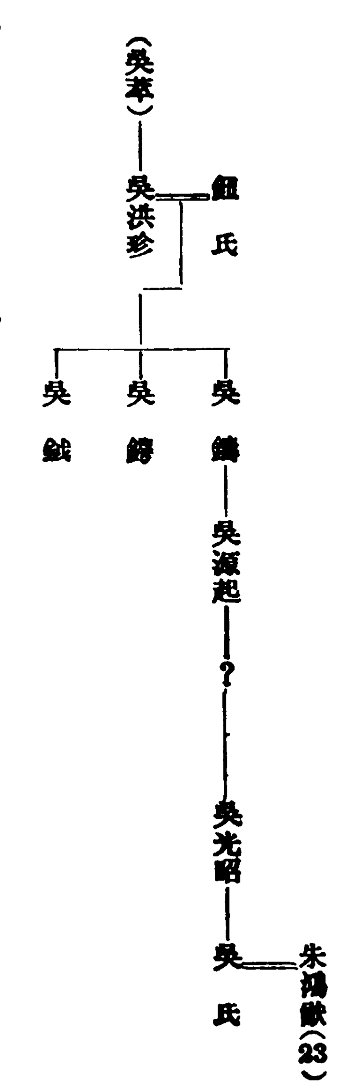
[李培厚]—[李鍾莪]（[李增厚]之兄弟）

甲、吳氏本徽州人，兆夔遷錢塘，之錡又於清初遷平湖。惟史傳於嗣爵、璥等始終作錢塘籍。

乙、八世十一人，七人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一對方的族系不詳，一在府境外；惟崑山李氏同時與境內別的氏族有連。

(79) 吳氏



甲、由來不詳。世居秀水。

乙、六世七人，六見府志。

丙、婚姻兩次。

丁、洪珍妻鈕氏，壽至九十九歲。洪珍入秀水孝義傳。

(80) 姚氏

- （姚成一）— ？
  - （姚玉）—（姚福員）— ？ —（姚承勳）—（姚思孝）
  - （姚敬）— 姚氏妙莊
  - （姚完）—（姚緯）＝譚氏（69）
    - （姚烈）— 姚履道
      - 姚思仁
        - 姚以亨
          - （姚洵）
          - 姚澄 — ？ — 姚曾榮
          - 姚氏＝（朱茂暐）（22）
          - 姚清
        - （姚以高）
          - 姚氏＝（朱彝宗）（22）
          - 姚淬＝譚氏（69）
      - （姚思禮）
        - 姚以誠
        - （姚以章）
        - 姚以亮
          - 姚深 — 姚曾乘＝朱氏（22）
          - 姚氏＝譚貞碩（69）
          - 姚瀚
      - （姚思嚴）—（姚以光）—（姚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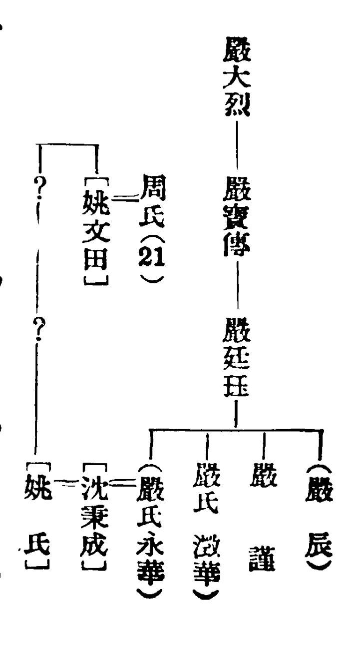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秀水。

乙、十世二十九人、十二人見府志。

丙、婚姻六次，對方三爲譚氏，三爲朱氏，皆在郡城以內。妙莊入宮爲妃。

丁、今滬上商界領袖中姚君慕蓮，卽爲其後人云。

(81)嚴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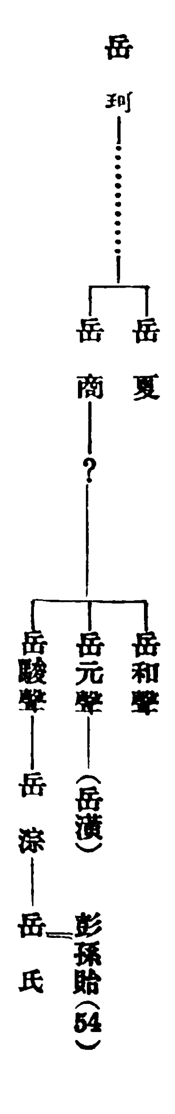


甲、相傳爲嚴光之後，初居桐廬，明代遷杭，後又遷桐鄉，至大烈爲第八世。

乙、四世七人，六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對方爲歸安沈氏；因沈氏間接與境內它族有連，故嚴氏亦得列入我們的血緣網。

(82)岳氏



甲、岳氏爲武穆之後；元聲一輩爲王第十四世孫。金陀粹編的作者岳珂於宋嘉定間知嘉興軍，因遷居。後人隸

秀水籍

乙、四世七人，六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丁、秀水金佗園故址後歸富室汪氏，卽金德瑛(20)的岳家。民十前任墨西哥公使之岳昭璠，卽爲其後人云。

(83)虞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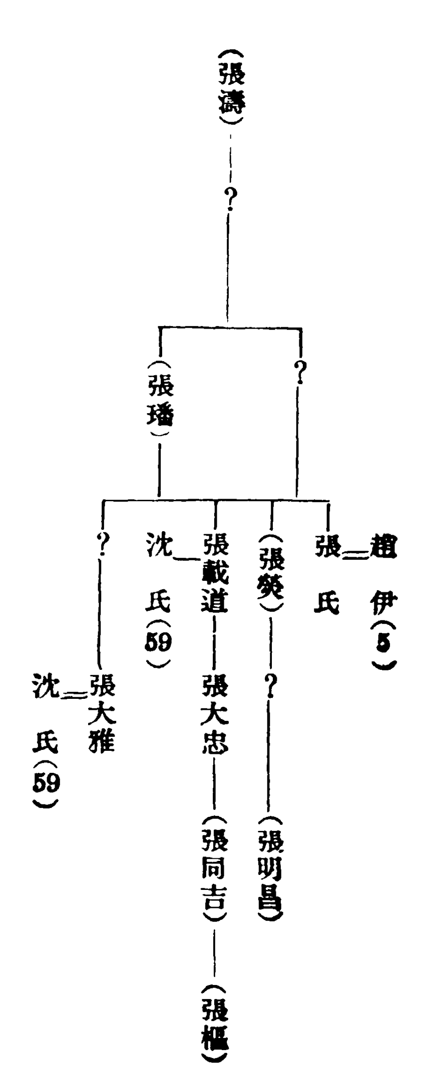
- ?
  - 虞氏嫄＝董湄
    - (虞志曾)
- 虞勲(三世)
  - 虞志高
    - 虞紹唐
      - (虞廷陞)
        - 虞贊堯
          - (趙家章)
      - 虞廷陞
        - 虞相堯
          - 虞兆清＝朱氏(22)
          - 虞兆溢
          - (虞氏瑤潔)＝查魏旭(1)
          - 虞氏＝(李德辨)(22)
          - 虞氏(兆淑)

甲、本杭州人，至勲始遷海鹽；至遲當在明天順以前。盛百二柚堂續筆談說：『虞伯生之後，明初分爲四派，一在金壇，一在四明，一在錢塘，一籍吾郡之海鹽而居秀水。』大約卽是此。虞贊堯子幼育於趙翁，改姓趙，亦見盛氏筆談。

乙、約九世，十五人十人見府志。

丙、婚姻關係可知者四次。

(84)張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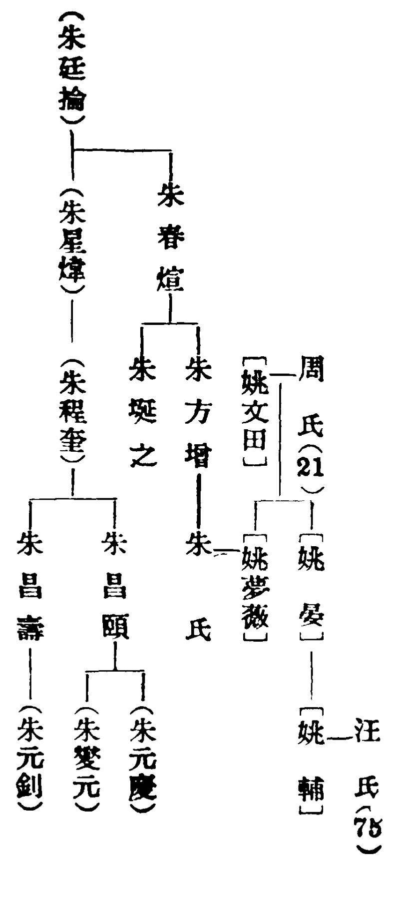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平湖。

乙、七世九人，至少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三次。

丁、平湖張氏有東西二支，此爲東支；西支明代無顯宦，然族繁而富，自宋至清初，聚居不散，稱爲『圩內張。』嘉禾徵獻錄注引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說『所居廳事有建自南宋者。』

（85）朱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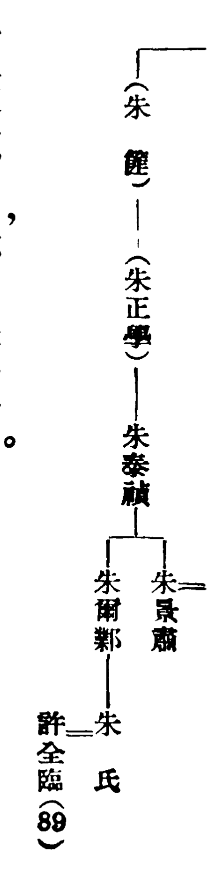
甲、系出新安，相傳為朱文公後，元時有朱順者為嘉興路主簿，遂世居海鹽。自順至廷掄，見於府志者尚有七八人，但無法聯繫。

乙、可聯繫者五世十一人，五見府志。

丙、婚姻著錄者一次，對方為歸安姚氏，姚氏與郡中周汪兩氏亦有連。今後人中有朱希祖。

（86）朱氏（補）

- 朱珽
  - 朱範
    - 朱學顏 ＝ 彭氏（54）
  - （朱朝芴）
    - （朱學斌）
    - （朱學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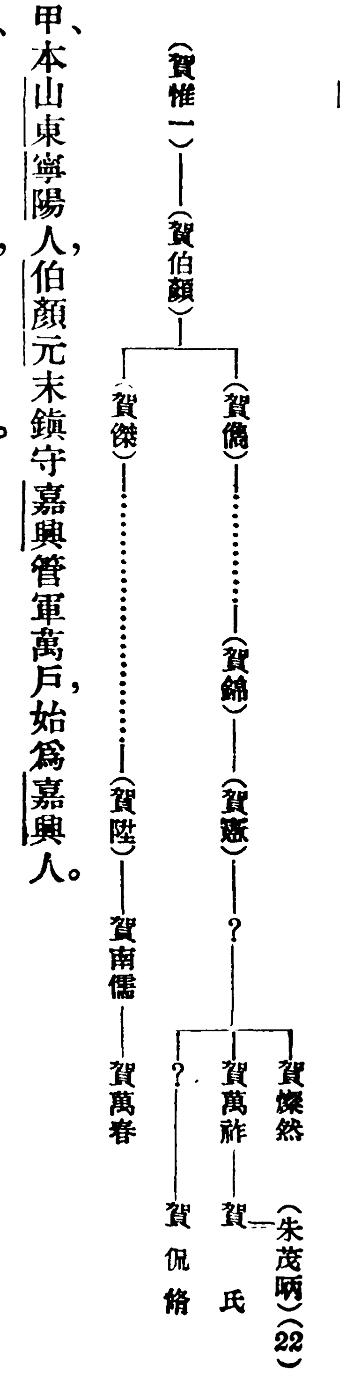


甲、由來與上文(85)同，都屬朱順之後。

乙、五世十一人，六見府志。

丙、婚姻兩次。

(87)賀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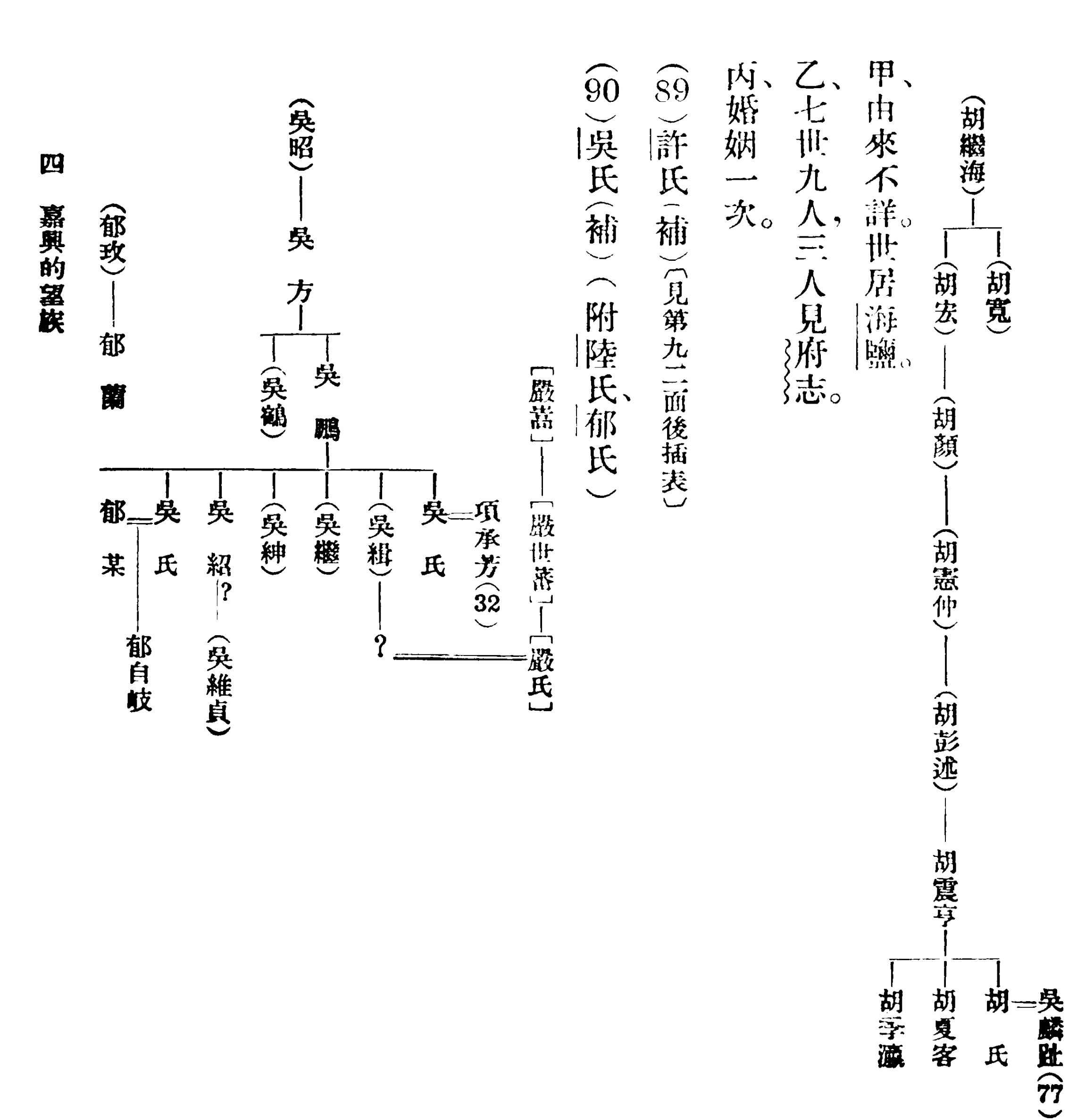


甲、本山東寧陽人，伯顏元末鎮守嘉興管軍萬戶，始爲嘉興人。

乙、前後見府志者，至少有五人。

丙、婚姻一次。

(88)胡氏（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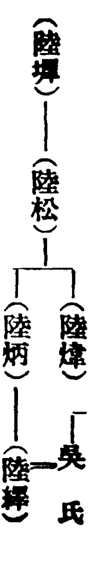
甲、由來不詳。世居海鹽。

乙、七世九人，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一次。

(89)許氏(補)(見第九二面後插表)

(90)吳氏(補)(附陸氏、郁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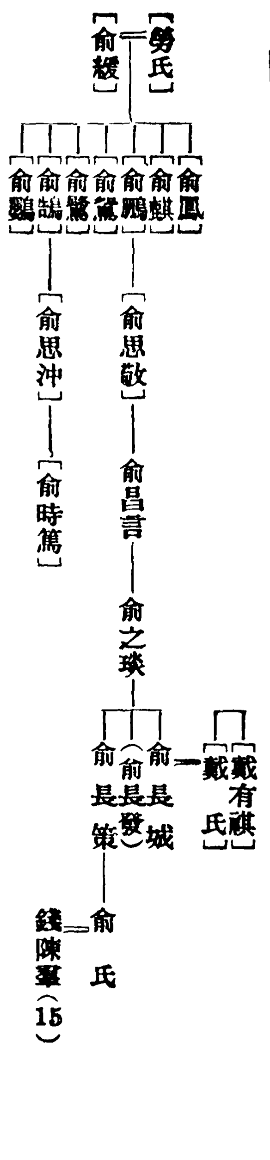
甲、本海寧人，昭始遷秀水。

乙、五世九人三人見府志。

丙、婚姻四次，一次的對方是分宜嚴氏。

丁、鵬少孤貧，嘗自殺未成；晚年結交分宜嚴氏，並通婚姻，頗招物議。孫維貞，少有志行，終因先人結交權奸之故，一蹶不振。

(91)俞氏（補）



甲、原出中州，南渡入浙，世籍仁和，至之琰（府志作之炎）始遷桐鄉。後人又有遷揚州的。

乙、見於府志的，自昌言起，三世四人。

丙、移桐鄉後著錄的婚姻二次，其一的對方是金山戴氏。

上文三種圖，各有它的功用。第一種是比較最逼近的看法，要看每一血系的世代關係和婚姻關係，可知的和有意義的，究有多少。第二圖是專看婚姻關係的，注意的是在各個時代裏，每一血系和旁的血系怎樣的『觸類旁通』而發生血系的混合與交流。第三圖是專看世代蟬聯的久遠的程度的，圖中所示，最少的四五世，最多的可以縱貫明清兩代，甚至於越出兩代的範圍（圖中並未著明。）第三種還有一個副的功用，就是多少可以教我們按圖索驥，知道某一血系之流衍，卽某一望族的繁昌，大約以何時爲起訖。

五　餘論

看了上文種種，我預備提出一個感想與三個問題來，和有耐性看這篇稿子的人商榷。

一個感想是古人所下的『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的斷語是不確的。這個斷語，以前是很有人相信的。左傳上說，『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可見五世的說法是很古的。近代人家往往在門楣上貼上『五世其昌』的橫條，每逢新年，又總要更換一次。可見這五世的說法也是流播得很廣的。但何以五世呢？五是一個成數，是我們手指之數，五世之數，在以前比較早婚的時代，也是一個人有希望及身看得見的世數；宗法上『小宗五世則遷』的規矩大約也是這樣來的。這些固然都不錯。但一樣是一個願望，何以不多包括幾世，而甘心以五世爲限？第六世起便聽其衰敗下去麽？左傳上的占卜之詞祇說五世，還可以說是不敢希望太奢；但『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是一個很肯定的說法，何以會如是其肯定，我們就不明白了。

無論如何，我們從上文世澤流衍圖裏，很可以看出來君子之澤是不一定五世而斬的。九十一個血系在這一點上分布如下：

四世　　八系

世	系
五世	十五系
六世	十三系
七世	十三系
八世	八系
九世	八系
十世	五系
十一世	四系
十二世	七系
十四世	一系
十五世	二系
十六世	一系
十七世	四系
十八世	一系
二十一世	一系

平均起來，每一個血系的世澤流衍可以到八・三世之久。明清兩代，前者享國二百七十餘年，後者享國二百六十餘年，合得五百四十餘年，在這時期裏，世澤最長的血系可以流衍到二十一世，平均每世差不多恰好二十六年。以二十六乘八・三得二一五・八，卽嘉興的望族，平均大約能維持到二百一二十年，也就不能說不長久了。這當然是祇就方志譜錄中有記載的而言，這種記載的通病是失諸片段簡略，若更周密詳明的話，這種年限似乎還有伸展的可能。

其次我們要提出三個問題：一、望族之所以成，當然有人才的產生有關；望族中的許多人，多少總是一些人才，我們在上文早經說過了，但我們不妨問，此外我們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法，來指正上文的血緣網確乎是一個產生人才的集體。二、九十多個血系，爲數固然已經不算太少，但是難道嘉興所有的望族已經被一網打盡了麼？三、望族的壽命，修短很不一致，何以修？何以短？何以興起？何以衰亡？盛衰興替的理由何在？朕兆或症候如何？這三個問題雖亟切不易答覆，至少我們似乎應該提出來討論一下。

一、我們以爲上文的血緣網不能不說是一個產生人才的集體。要是嘉興是一個人才的淵藪，這血緣網眞是一個名實相符的把人才籠括起來的一個網子。這一層至少有三四宗數字可以幫同證明。一是復社的社員。加入社團的舉動，以前的讀書人是多少有些不贊成的，似乎尤其是在理學方面用功夫的人。清初嘉興兩位入祀『兩廡』的儒家，張履祥（楊園）與陸隴其（清獻）在這方面都表示過反感。清獻的父親標錫，嘗引吳忠節公（麟

徵）(77)訓誡清獻說：『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便有一半身分。』楊園年譜裏有如下的一段記載：『是時復社聲名達於窮鄉，爭趨張溥周鍾之門；吳子琦請於先生，欲遊名公之門以延譽，先生止之；子琦意甚堅，先生曰，如必不可已，往拜楊維斗先生可也。』不過平心而論，再揆諸君子不黨而羣，不同而和的精意，復社一類的組織未嘗沒有它的價值，而加入的人也不一定失甚麼身分。至少從寬看去，他們總不失爲一些人才。楊園自己的朋友裏就有好幾位是復社的社員，例如，錢本一（一士）(17)、朱一是（近修）(1)、李明嶅（山顏）(41)。

復社的名單不止一個，據吳翽（扶九）所輯，共得二千二百四十人，其中嘉興府佔一百四十人。這一百四十人中，有五十九人是在我們網裏的，即佔嘉興的百分之四二·一，或全國的二·六。這五十九人是：

嘉興府——陳恂(6)項聲國(32)蔣芬(14)陸清原(46)譚吉彭(69)陸淪原(46)錢繼振(16)黃子錫(31)徐彬(33)朱一是(1)查繼甲(1)查嗣馨(1)

嘉興縣——譚貞良(69)錢嘉徵(15)陳恪(6)項濬元(32)姚瀚(80)盛九鼎(59)黃濤(31)李明樹(41)李明嶅(41)沈嗣選(62)

秀水縣——朱茂暉(22)包鴻逵(54)朱茂暘(22)徐肇森(83)俞汝言(59)姚澄(80)李明嶽(41)李寅(40)鍾欽立(65)

嘉善縣——錢栴(16)錢繼章(16)錢棻(16)魏學濂(76)錢栻(16)魏學洙(76)錢默(16)錢熙(16)

魏學渠(76)曹爾堪(73)

平湖縣——趙韓(59)過銘簠(39)馬嘉植(53)陸洽原(46)陸濬原(46)施鋐(67)陸上瀾(59)陸又機(59)

屠象美(72)

海鹽縣——張奇齡(2)陳欒(7)陳光滓(7)錢汴(15)陳許廷(7)查詩繼(1)馮景裕(55)

石門——徐肇梁(33)

桐鄉——錢本一(17)

這五十九人全都是嘉興人，至於府境以外而同時因婚姻或移徙關係而也入我們的網的復社社員還不在內，例如錢塘俞時篤(91)，又如陳光緯的妻父太倉王家穎(7)。(好幾種人物彙傳的作品都把家穎當作華亭王圖炳之後，不但地域有誤，時代亦且顛倒!)

第二宗可以幫同證明的事實，是所謂『巍科』的人物。所謂巍科人物指的是科舉制度下會試的第一人與廷試第一甲的三名與第二甲第一名，即所稱會元、狀元、榜眼、探花、與傳臚的是。巍科人物是不是都配叫做人才，我們固然不便肯定，但近人張惟驤(季易)的幾句話至少是很公允的。他說，『此五人者，固不能人人足以澤當世而式後世，而道德勳業節義文章之士足以炳史冊而善心身者不知其凡幾也。是故士君子雖不必因科目而重，而科目未始不足以重士君子』(明清巍科姓氏錄跋。)明代共有巍科人物四百四十人(凡屬中了會元以後廷

試又列在前茅的四名中間的都算作二人；又，洪武三十年丁丑科舉行過兩次廷試，第二次事出勉強，未算，否則是四百四十五人）；清代共有五百二十名（順治九年壬辰科與十二年乙未科的滿榜未算）；合之得九百六十人。嘉興府明代得十二人（算陳之遴(9)在內），清代得二十八人（算金德瑛(20)在內），共四十人。明代十二人中，落在我們網裏的十人，漏網的祇二人，爲八三・三%與一六・七%之比。清代二十八人中，落網的十七人，漏網的十一人，是六〇・七%與三九・三%之比；合之，四十人中，落網的二十七人，漏網的十三人，是六七・五%與三二・五%之比。

這不過是就府境以內說。同時，府境以外，因爲婚姻關係的緣故，也有不少人落網或至少是帶在網上的。就目前可知的而言，那數目是三十一人，合之得五十八人。即明清兩代全部巍科人物的百分之六・〇。這五十八人中：會元十二人，狀元十四人，榜眼十一人，探花十人，傳臚十一人，分配得很是平均。他們的姓名、科分、籍貫、以及和各望族的關係列表如下：

巍科	姓名	科分	籍貫	有關的望族
會元	施鳳來	萬曆丁未	平湖	(67)等
會元	曹勳	崇禎戊辰	嘉善	(73)等
會元	王安國	雍正甲辰	江蘇高郵	(59)

會元	沈昌宇	雍正庚戌	秀水	(62)等
會元	周澧	乾隆辛未	嘉善	(21)等
會元	汪如洋	乾隆庚子	秀水	(75)等
會元	錢楷	乾隆己酉	嘉興	(15)等
會元	吳廷琛	嘉慶壬戌	江蘇元和	(1)
會元	朱壬林	嘉慶辛未	平湖	(59)
會元	龐大奎	嘉慶丁丑	江蘇常熟	(20)
會元	許彭壽	道光丁未	浙江錢塘	(2)(23)(50)
會元	徐致祥	咸豐庚申	江蘇嘉定	(60)
狀元	朱國祚	萬曆癸未	秀水	(22)等
狀元	唐文獻	萬曆丙戌	南直隸華亭	(22)
狀元	錢士升	萬曆丙辰	嘉善	(16)等
狀元	申時行	嘉靖壬戌	南直隸吳縣	(69)
狀元	戴有祺	康熙辛未	江蘇金山	(91)
狀元	王安國	(見前)	(見前)	(見前)
狀元	金德瑛	乾隆丙辰	秀水	(20)等

狀元	汪如洋	（見前）	（見前）	（見前）
狀元	潘世恩	乾隆癸丑	江蘇吳縣	(1)(23)(61)
狀元	姚文田	嘉慶己未	浙江歸安	(21)(23)(75)
狀元	吳廷琛	（見前）	（見前）	（見前）
狀元	朱昌頤	道光丙戌	海鹽	(85)等
狀元	吳鍾駿	道光壬辰	江蘇吳縣	(1)
狀元	徐郙	同治壬戌	江蘇嘉定	(60)
榜眼	呂原	正統壬戌	秀水	(51)等
榜眼	施鳳來	（見前）	（見前）	（見前）
榜眼	李自華	嘉靖乙丑	嘉興	(59)
榜眼	陳之遴	崇禎丁丑	海鹽	(9)等
榜眼	王鴻緒	康熙癸丑	江蘇婁縣	(20)(37)
榜眼	陳元龍	康熙乙丑	浙江海寧	(9)等
榜眼	張廷璐	康熙戊戌	安徽桐城	(23)
榜眼	沈昌宇	（見前）	（見前）	（見前）
榜眼	沈初	乾隆癸未	平湖	(59)等

榜眼	許乃普	嘉慶庚辰	浙江錢塘	(2)(23)(50)
榜眼	錢福昌	道光己丑	平湖	(18)等
探花	徐階	嘉靖癸未	南直隸華亭	(22)
探花	張天植	順治己丑	秀水	(4)等
探花	王際華	乾隆乙丑	浙江錢塘	(22)
探花	周澧	(見前)	(見前)	(見前)
探花	陳嗣龍	乾隆己丑	平湖	(59)
探花	潘世璜	乾隆乙卯	江蘇吳縣	(1)(23)(61)
探花	王引之	嘉慶己未	江蘇高郵	(59)
探花	朱士彥	嘉慶壬戌	江蘇寶應	(60)
探花	龐鍾璐	道光丁未	江蘇常熟	(20)
探花	潘祖蔭	咸豐壬子	江蘇吳縣	(1)(23)(61)
傳臚	陸光祚	嘉靖己未	平湖	(45)等
傳臚	譚貞良	崇禎癸未	嘉興	(69)等
傳臚	江灝	康熙癸未	安徽休寧	(1)
傳臚	張廷珩	雍正癸卯	安徽桐城	(23)

傳臚	張若靄	雍正癸丑	安徽桐城	(23)
傳臚	劉星煒	乾隆戊辰	江蘇武進	(1)
傳臚	錢載	乾隆壬申	秀水	(15)等
傳臚	陸費墀	乾隆丙戌	桐鄉	(50)
傳臚	錢楷	(見前)	(見前)	(見前)
傳臚	趙德濴	道光壬辰	江西南豐	(1)
傳臚	許彭壽	(見前)	(見前)	(見前)

博學鴻詞科的人物也可以幫同證明我們的血緣網是很有『毓秀』的(aristogenic)價值的。清代舉行過兩次鴻博的考試，一在康熙己未，二在乾隆丙辰。和己未一科發生關係的（連辭不應薦的也算在內），全國共二百零七人，丙辰科共二百六十八人，合得四百七十五人；己未一科中有十五人的姓名可以在我們的網裏發見，丙辰一科則有十六人，合之得三十一人，即佔總數百分之六·五，比巍科人物的六·○%還要略高一些。若只就浙江一省與嘉興一府比較，則己未科是五十二人中十四人，丙辰科是六十人中十五人，合之是一百十二人中二十九人，或百分之二六·○。再就應試而取中的而言，則名列血緣網的己未科五十人中五人，且都考在第一等，丙辰科則十八人中二人，則都是二等，合之得六十八人中七人（其中府境內者五人，境外者二人），即百分之一○·三，是不能算不高的了。血緣網中所有與鴻博科有關的三十一人列下：

科別	姓名	籍貫	與鴻博關係	有關的望族
康熙己未	彭孫通	海鹽	一等	(54)等
康熙己未	王頊齡	江南華亭	一等	(20)(37)
康熙己未	徐嘉炎	秀水	一等	(33)等
康熙己未	陸棻	平湖	一等	(48)等
康熙己未	朱彝尊	秀水	一等	(22)等
康熙己未	高士奇	平湖	特賜同博學鴻詞	(37)等
康熙己未	曹溶	秀水	丁憂未與試	(22)(59)
康熙己未	陸隴其	平湖	丁憂未與試	(45)等
康熙己未	柯崇樸	嘉善	丁憂未與試	(38)等
康熙己未	柯維楨	嘉善	丁憂未與試	(38)等
康熙己未	魏學渠	嘉善	與試未用	(76)等
康熙己未	李良年	秀水	與試未用	(41)等
康熙己未	譚吉璁	嘉興	與試未用	(69)等
康熙己未	陳莢	秀水	與試未用	(6)等
康熙己未	萬斯同	浙江鄞縣	辭不就	(1)

年份	姓名	籍貫	結果	注
乾隆丙辰	沈廷芳	浙江仁和	二等	(1)
乾隆丙辰	朱荃	桐鄉	補試二等	(23)等
乾隆丙辰	全德瑛	秀水	已入詞館不與試	(20)等
乾隆丙辰	柯煜	嘉善	病故未與試	(38)等
乾隆丙辰	萬經	浙江鄞縣	部駁不與試	(1)
乾隆丙辰	祝維誥	秀水	部駁不與試	(75)等
乾隆丙辰	查祥	嘉善	與試未用	(1)等
乾隆丙辰	曹廷樞	嘉善	與試未用	(73)等
乾隆丙辰	王祖庚	江蘇華亭	與試未用	(20)(37)
乾隆丙辰	李宗潮	嘉興	與試未用	(41)等
乾隆丙辰	錢載	秀水	與試未用	(15)等
乾隆丙辰	朱稻孫	秀水	與試未用	(22)等
乾隆丙辰	陸祖錫	平湖	與試未用	(41)
乾隆丙辰	沈炳震	浙江歸安	與試未用	(21)
乾隆丙辰	沈炳謙	浙江歸安	與試未用	(21)
乾隆丙辰	張庚	秀水	與試未用	(41)

最近番禺葉氏輯印清代學者象傳，已印的一百六十九人中，有十八人，卽幾乎是一一%，是在我們的網裏的。若就已印、待印待訪的總數而論，則四百八十人中得三十三人，約七・〇%。那已印的十八人是項聖謨（32）、彭孫遹（54）、朱彝尊（22）、高士奇（37）、查昇（1）、查愼行（1）、何焯（22）、張照（37）（41）、錢陳羣（15）、王安國（59）、馮浩（29）、錢載（15）、馮應榴（29）、潘奕雋（1）、王念孫（59）、汪如洋（75）、姚文田（21）（23）（75）、王引之（59）。這也可以供我們的參證。

總結上文，我們的血緣網所已網羅的人物至少有：

復社社員	全國的二・六%	全郡的四二・一%
巍科人物	全國的六・〇%	全郡的六七・五%
鴻博人物	全國的六・五%	全省的二六・〇%
清代學者（葉氏象傳）	已印的一一・〇%	總數的七・〇%

說『所已網羅』，說『至少』，顯而易見是因這些數字是極有擴充的可能性的，隨時有新的血緣關係或姻緣關係發見，我們就隨時可以把它增加。這三四種資料裏當然有一小部分的人物是相同的。例如魏學渠列復社，也列鴻博；汪如洋列巍科，也列學者象傳；金德瑛列鴻博，也列巍科等。

二、八十四個和許多附見的望族之外，嘉興當然還有不少的世家大族。這些，我們也要約略介紹一下。不過，就府志所能告訴我們的而論，這種人家確乎是不多，尤其是假若我們堅持須滿五人的標準的話。姑且把滿五人的幾家或零星血系列表於後：

姓氏	里居	世數	人數	代表人物	附註
沈氏	嘉興	五	五	沈伯龍	以進士仕至山東按察使。
金氏	嘉興	四	五	金九成	九成詩格甚高，入府志文苑。
胡氏	嘉興	二	五	胡淪	父子五人皆精卜筮。
吳氏	嘉興	三	八	——	二世各有壽母一人，因得入志。
諸氏	秀水	五	五	諸傑	以進士仕至貴州按察副使。
吳氏	秀水	四	六	吳淞	以舉人仕至福建鹽運使同知。
鍾氏	秀水	五	八	鍾庚陽	以進士仕至刑部郎中。
沈氏	秀水	四	五	沈廷文	康熙戊辰狀元。
王氏	秀水	四	五	王[illegible]	仕至知府。
萬氏	秀水	六	六	萬邦彥	數世同居。
姚氏	秀水	四	五	姚堯允	『忠厚世家』。
葛氏	秀水	二	五	葛天麟	天麟入孝義傳，子淳進士。

嚴氏	秀水	二	六	——	賢母教五子遊庠。
支氏	嘉善	八	一三	支大綸	大綸以進士仕至御史，子如增列名復社，爲小青傳作者。
毛氏	嘉善	二	六	毛尙忠	以進士仕至工部主事。
袁氏	嘉善	一三	九	袁黃	以進士官至京察。
顧氏	嘉善	八	八	顧際明	以進士仕至太僕少卿。
顧氏	嘉善	四	五	顧向	以舉人爲循史。
孫氏	嘉善	五	五	孫在鎬	三世貢生。
孫氏	嘉善	三	六	孫鉌	順治辛丑傳臚。
朱氏	嘉善	三	七	朱張銘	以進士官行人。
李氏	嘉善	四	六	李允符	以舉人官御史。
蔣氏	嘉善	三	五	蔣閏奇	舉人。
劉氏	嘉善	四	六	劉傳彪	入府志文苑。
夏氏	嘉善	三	五	夏慥	入府志孝義。
陳氏	嘉善	三	五	陳傳均	以進士官郎中，晚主講蓮池書院。
卞氏	嘉善	六	八	卞錫	以進士官司勳。
郁氏	嘉善	五	五	郁之章	以進士仕至大理寺丞。

計氏	嘉善	三	七	計　善	兄弟六人，皆有才名，稱六計。
毛氏	嘉善	三	七	毛　蕃	家世能文。
葉氏	嘉善	五	六	葉繼美	繼美父子進士。
郁氏	嘉善	二	五	郁鼎鐘	進士、循吏、主講陽明書院。
李氏	海鹽	五	六	李景孟	以進士爲能吏。
沈氏	海鹽	五	五	沈　衡	衡以進士官刑部郎，子奎以神童召見。
董氏	海鹽	七	六	董　澐	入府志隱逸。
崔氏	海鹽	四	五	崔應榴	作品入皇清經解。
黃氏	海鹽	三	五	黃正氣	爲族立義田，入孝義傳。
陸氏	平湖	四	六	陸　琳	以舉人巡按四川。
姚氏	平湖	三	五	姚體信	以進士官參政。
曹氏	平湖	五	七	曹　光	以進士官福建運使。
劉氏	平湖	三	五	劉廷元	以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郭氏	平湖	四	五	郭紹儀	以進士官御史。
袁氏	平湖	四	五	袁　珂	以貢生仕至工部郎中。
陸氏	平湖	六	五	陸祚蕃	以進士仕至貴州糧驛參政。

倪氏	平湖	五	六	倪亮采	入府志孝義。
倪氏	平湖	五	五	倪篇元	以進士餘廉定。
胡氏	平湖	一	五	胡庭豫	兄弟五人，皆能文，稱胡氏五俊。
陸氏	平湖	三	六	陸從諭	以進士官工部郎中。
吳氏	石門	四	六	吳爾壎	進士，與史可法同殉節。
吳氏	石門	四	五	吳之振	以貢授中書，能詩。
吳氏	石門	三	六	吳涵	康熙壬戌傳臚。
許氏	石門	三	五	許用光	一世貢，二世兄弟游庠，三世兄弟同舉於鄉。
吳氏	石門	五	六	吳銳	高壽，及見玄孫。
顧氏	石門	二	六	顧朱	官行人。
吳氏	石門	三	五	吳克諧	入府志孝義，女嫁程同文。
周氏	石門	二	六	周延熙	父子六人，皆樂善好施。
范氏	石門	三	七	范光裕	以家範稱。
沈氏	石門	三	九	沈校	入府志文苑。
金氏	桐鄉	八	八	金鶴清	道光乙巳榜眼。
鍾氏	桐鄉	三	五	鍾啓明	與妻歸氏壽俱百歲。

一起也有六十個血系。它們在量上固然趕不上我們在網裏所搜羅的；在質上，一般的說，也大有差別。同時我們得記住，這個五十多家的單子也是很暫時的，只要有新材料發見，它隨時可以起兩種變化：一是一部分的血系難免不因婚姻關係而被攝取到上文的大網裏去，那（38）號的柯氏和（43）的劉氏的一部分，就是臨了被攝取去了的；二是有幾個姓氏與里居相同的血系，會因世系關係的新發見而歸併起來，例如石門有五個姓吳的血系，我相信五個中間，總有一部分實在是一族的。

其餘不足五人的血系我們目前祇好割愛。但關於它們的資料，我們是保存着的，以備將來作歸併與聯繫之用。

* * * *

三、最後我們對於世家大族所由興廢盛衰的道理，不能不有所討論。上文我們在介紹各望族之先，定下過幾條規矩，中間第四條曾經聲明，我們要注意幾種東西：一是由來，二是世數及人數，三是婚姻關係，四是關於盛衰與亡的論證。我們在下文的討論，至少一部分要根據在這四點上我們所著錄下來的種種。

世家大族所以興替盛衰的理由，自然是很多的，但不妨歸併為三類：一是『虛的，』二是『實的，』三是『可虛可實的。』或，一是玄學的，二是比較科學的，三是可以有玄學的或科學的解釋的。風水、家運、祖宗保佑、神靈呵護一類的解釋，就是比較玄虛的。這一類的解釋，我們在這番研究的資料裏，並沒有遇見多少。一起祇有三四個講到

風水的例子，一是陳氏(9)，據說陳氏的所以子孫昌盛，科第蟬聯，是因爲精通『青烏術』的緣故；和嘉興望族有婚姻關係的華亭王氏(20)(37)，據說也是如此。二是項氏(32)，項忠的後輩特別發達，人家都說是因爲『陰地甚佳。』三是沈氏(59)，清溪沈氏家乘的『軼事紀聞』裏寫着：

> 望洋公（維鏑）墓在林致字圩，本平原平埜兩公造以葬尊人次山翁（奎）者，經營既成，葬有日矣。平原公惑堪輿家言長房不利，改卜胡店橋西。懿所（民彝）寅所（民範）兩公遂覓以葬公（維鏑）。初葬，長房果不利，後科第蟬聯。地可遇而不可求，信夫！

次山翁是沈奎，望洋公是沈維鏑，試閱沈氏系圖(59)，這兩人的後輩確乎很有一些盛衰的分別。維鏑一支傳到清代末葉，還有著稱的人，沈初便是他的八世孫。沈奎一支，要不是因爲和曹氏與張氏的婚姻關係，也許就根本沒有資格加入我們的系圖。不過，張氏另有系圖見(84)；沈奎的曾孫女嫁曹遵何，即曹溶（秋岳、倦圃）所自出(22)；曹張二氏的地位安知一部分不是沈氏的婚姻所賜的呢？這一點，普通講風水的就不管了。第四例是施氏(67)，據說施鳳來出生以前，他的祖先施雷的墳上，忽然水如潮湧，『諸港澈底奔赴繞墓水高數尺』，好久方纔平復；這種風水，竟然是很實在的了，但對於鳳來之所以生與夫施氏因鳳來之生而昌盛，畢竟是一個很玄虛的解釋。和這施氏的故事相像的又有錢氏(15)，盛楓徵獻錄說：錢氏『先塋久蕪廢，一夕忽發光怪，羣鶴巢其樹巔，明年琦登科，自是貴顯相接。』但鑿鑿有據像下列一類的故事，我們在嘉興至少在我們這回研究所包括的資料裏，倒還沒有能找

到。

蘇城吳氏始祖塋，明時葬在胥門外桐涇，與七子山相對。有術者過其地曰：此吉壤也，逢壬戌當發，惟先旺女家耳。及嘉靖壬戌，申文定公時行中狀元，申爲吳壻；天啓壬戌陳文莊公仁錫中探花，陳爲吳甥；康熙壬戌彭太史寧求中探花，彭爲吳壻；乾隆壬戌陸明府桂森中進士，陸爲吳甥。嘉慶壬戌吳裔孫棣華殿撰廷琛始中會狀；道光壬辰廷琛堂姪鍾駿又中狀元。（錢泳，履園叢話，十三。）

講風水與家門鼎盛的因果關係，大約這是可以歎觀止的一例了。這例雖然出在蘇州，和我們卻也很有瓜葛，原來桐涇吳氏，因爲和查氏(1)有婚姻關係，也未嘗不是我們血緣網的一部分，吳廷琛的從曾孫女，吳鍾駿的三從孫女，就嫁給查氏；同時，最先發旺的『女家』申氏，又和譚氏(69)有婚姻關係。

風水的例子不多，是有一個理由的，就是以前讀書明理的人終究信風水的少，而信種德食報的多。項忠(32)的子孫多貴顯，別人說是因『陰地甚佳，』而在見聞雜記的作者看來，卻無疑的是忠一生種德的結果。項忠至少做過三件功德的事：一、『按高州，釋良家被掠者數百人』；二、『在陝西，不待奏報，發倉賑飢；』三、巡視京畿水災，全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見聞雜記的作者於是乎說『有功如此，食報宜矣。』這一段目的在正大衆觀聽的話是富有代表性的。以前讀書明理格物致知的人大約誰都可以贊成。

說到這裏，我們就涉及所謂可虛可實的一類解釋了。先輩中若有賢明的母親或以孝行義行或人品端方著

稱的祖宗，以前也往往被引來作爲家道所以隆盛的理由。上文有系圖的九十幾家望族裏，至少八家是開頭有過一位賢母的，張氏(2)、錢氏(17)、朱氏(23)、馮氏(29)、黃氏(31)、徐氏(35)、彭氏(54)、卜氏(55)。同時，至少又有二十五家的老祖宗是入府志的孝義傳的：張氏(3)、陳氏(6)、鄭氏(11)、錢氏(19)、朱氏(23)、朱氏(24)、屈氏(26)、范氏(28)、項氏(32)、徐氏(35)、高氏(36)、過氏(40)、陸氏(45)、陸氏(48)、馬氏(52)、包氏(53)、孫氏(57)、沈氏(59)、沈氏(60)、施氏(67)、陶氏(70)、屠氏(72)、汪氏(75)、魏氏(76)、吳氏(79)。我說至少有七家和二十五家，因爲一時候無法逐一查明，否則必不止此數。賢母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大約『治家勤儉、教子有方』八個字可以賅括，若丈夫死得早，而守過多年的節的話，當然更是難能可貴。在以前的中國社會裏，確乎有不少的人家，因爲賢母的存在，而收與絕繼滅的效果的。至於入孝義傳的男子，有的以孝行著，有的以義行稱，有的更能入孝出義。所謂義行，大之如辦許多公益事務，例如賑荒、施藥、修橋補路之類，小之如脫人於難，弟兄讓產等。也有以消極的品行端正入傳的，例如不納賄、不貪色、不拆散人家婚姻等。二十五家中，有兩家的義行是很有趣的，就是曾經合起來捐一大筆錢來建造學宮，就是平湖的陸氏(45)和沈氏(59)。

何以說這一類的解釋是可虛可實的呢？若用陰隲或果報的眼光來看，便是虛的，是玄想的。上代有賢祖母，或孝義的老祖宗，下代有好子孫。說子孫的好，卽所以『報』祖宗的賢孝，就玄虛了。報應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何以會有報應？誰管報應的事？何以常有不報的例子？『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那遲的程度究屬有無限制？

都成爲無法答覆的問題。以前的讀書人，雖不必盡信狹義的因緣果報論，但一種廣義的『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的『天道好還』論，對他們是很眞實的。方志必有孝義傳，而孝義傳中的人物總有很大的一部分是世家大族的祖宗，這便是一個解釋了。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就是做傳的人並不按時代的次序先把祖孫的孝義傳做好了，擱在一邊，徐徐的靜觀子孫中的出秀；乃是子孫出秀以後，做傳的人纔開始查看他們的上代，查看有得纔着手在孝義傳裏多添上一兩個小傳。這種方法，在略知科學方法的人，也認爲是有些玄虛的。

但好祖宗的存在，也很可以引來做一個很實在的解釋。祖宗，尤其是中國的祖宗，代表兩種力量：一是遺傳，二是教育。祖宗賢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他自己就有一個比較健全的生理與心理組織，這種組織是他的遺傳的一部分，很可以往下代傳遞的。他這種種長處也往往給子孫以一些很好的榜樣，一些力圖上進的刺激。辱沒先人，在中國讀書人看來，是最大的一個道德的罪過；所以在中國，祖宗之所以爲一種教育的力量，似乎比西洋爲大。這樣說來，好祖宗就直接成爲好子孫所由產生的一個理由，直接成爲世家大族所由興起與所以維持的一種動力，不必假手於第三者的因緣果報之說了。（說詳拙著人文史觀與人治法治的調和論一稿，現入人文史觀一書中。）

因緣果報之說或積德食報之說的最大困難在有『驗』有『不驗』。就本篇的資料而言，『驗』的固然不少，『不驗』的卻也很多。最著的例子殆莫過於陸當湖與張楊園。陸楊兩位都是一代大儒，品德之盛，一時幾乎沒有人可以和他們媲美。揆諸積德食報之理，他們的子孫雖不必像世俗所羨慕的那般隆盛，至少也應當在耕讀生

涯裏維持相當的繁榮。但事實並不如此。當湖的後輩很不振，二子，定徵早死無後；宸徵多病、口吃、重聽，精神上也似乎不很健全。當湖歿後，不過七八十年，他的墳墓便幾乎到一個沒有人照管的地步。楊園的情形更不好。他並不在我們的血緣網裏，也不在其它單另的血系中間。這一點當然不是爲楊園詬病。但他根本上就沒有能留後輩。楊園年譜裏說，『先生長子維恭，早亡，次子與敬，未娶而殀，繼孫聖聞亦殀，繼曾孫名文相，其後未考；今則無主後者，甚可悲也。』更可以傷感的是嫁給尤氏的長女竟至被丈夫鴆殺，而兇手還是楊園自己的門徒。積德如彼，而食報如此，眞是太教人失望了。不過我們也知道，平日極言積德食報的人，遇到這種例子，便略過不提，最多也不過說一聲天道難知。

最後說到我們所認爲是實在的一些解釋。屬於這一類的解釋至少有三個：一是移徙，二是婚姻，三是夭壽。血緣網裏九十多個血系裏，至少有四十四個我們知道是從府境以外移來的。列表如下：

號數	姓氏	祖籍	新籍	移徙年代
(1)	查氏	婺源→海寧	府境各縣	元至正
(2)	張氏	錢塘	海鹽	明洪武初
(9)	陳氏	汴→臨安→海寧	海鹽	明永樂以後
(12)	鄭氏	浙東	秀水	不詳

(13)	戚氏	德清	嘉興	清初
(16)	錢氏	杭州	嘉善	元至正
(20)	金氏	休寧↓仁和	秀水	清雍正？
(22)	朱氏	吳江	秀水	明景泰四年
(23)	朱氏	休寧	桐鄉↓平湖	清康熙中
(24)	朱氏	松江	嘉善	清初？
(31)	黃氏	新淦	秀水	明洪武中
(32)	項氏	洛陽	嘉興、秀水	南宋初
(33)	徐氏	不詳	海鹽↓嘉、秀	南宋末
(36)	高氏	汴↓溫州↓徐州	嘉興	明初
(37)	高氏	錢塘	平湖	清康熙
(39)	孔氏	曲阜	桐鄉	南宋初
(41)	李氏	江陰	秀水	明洪武初
(42)	李氏	洛州	嘉興	南宋初
(43)	劉氏	陳留	海鹽	元至正中
(46)	陸氏	金谿	海鹽	宋理宗時

(49)	陸氏	松江	桐鄉	不詳
(51)	呂氏	開封	秀水	南宋初
(54)	彭氏	安福→全椒	海鹽	明永樂初
(55)	卜氏	獲嘉	秀水	元至正
(56)	孫氏	華亭	平湖	明初
(59)	沈氏	吳興	平湖	元末
(61)	沈氏	沈邱→山陰	秀水	明嘉靖
(62)	沈氏	河南→江都	嘉縣、秀水	元末
(63)	沈氏	松江	秀水	不詳
(65)	盛氏	餘杭	秀水	元代
(67)	施氏	吳興	平湖	不詳
(69)	譚氏	山陰	嘉興	明初
(71)	丁氏	河南？	嘉善	南宋初
(72)	屠氏	陳留	海鹽→平湖→秀水	南宋初
(75)	汪氏	休寧	桐鄉→秀水	明末
(77)	吳氏	天台	海鹽	明洪武初

(78)	吳氏	徽州→錢塘	平湖	清初
(81)	嚴氏	桐廬→杭州	桐鄉	明以後
(83)	吳氏	杭州	海鹽	明天順前
(85)	朱氏(補)	婺源	海鹽	元代
(87)	賀氏(補)	寧陽	嘉興	元末
(89)	許氏(補)	海寧	海鹽	明末
(90)	吳氏(補)	海寧	秀水	明初
(91)	俞氏(補)	汴→錢塘	桐鄉	清康熙初

這四十多個移殖的例子裏，除了(32)項氏與(39)孔氏以外，其餘都有資料可查。祖籍的分配，自然是以府境以外的浙西爲最多，表中提到的有十五六次；其次應該是浙東，但祇有四次；再其次是江南各省區，提到的計江蘇八次，安徽七次，江西三次；最後是江北的省區，計河南十次，山東二次，河北一次。河南的所以特別多，是因爲南宋初年避亂的關係；許多江浙人家的譜錄裏大都有此記載，但他們十九不說『避亂』而說『扈蹕』，就是跟了皇帝同來的意思。安徽人也似乎特別多些，明中葉以後，徽州人到江浙經商的很多，最初總著商籍，後來也就正式入籍了。至於遷移的原因，除了避亂、經商以外，還有避戍、就婚、作官等等，我們不細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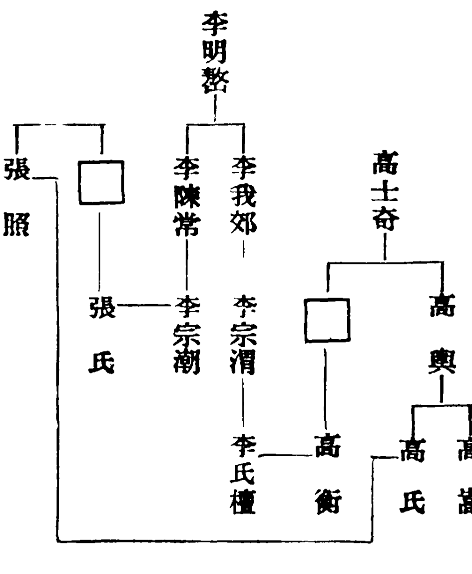
移民何以與世家大族的形成有關？這問題不是片言可以答覆的。大體說來，人口分子中間，流浪性太大的固

然不能成就甚麼事業而安土重遷的又大都故步自封，惟有在相當的戟刺之下能自動的選擇新環境的人，纔眞正能有爲有守，一樣成家立業，也唯有這種人纔最能維持久遠；時和景泰，他可以進而博取功名利祿；時難年荒，他可以退而株守田園，韜光養晦。在以家族制度爲重心的中國社會裏，這種人似乎特別佔便宜，因爲無論社會秩序如何的不安定，他總有一個可以退守的老巢。『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而在我們血緣網裏的許多的血系平均所傳便不止五世而是八九世；上文云云，至少是一部分的解釋了。（移民與人才選擇的關係，說詳拙譯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現入民族特性與民族衞生一書中。）

其次是婚姻。這是我們在搜羅本篇的資料時最注意的一點。我們在上文的八十幾個系圖裏，至少可以找到五百六十根紅線，因爲嫁娶兩見的緣故，這許多紅線至少代表二百八十多次的婚姻關係。這許多次的婚姻關係又有甚麼意義呢？以前中國有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的說法，近代生物學家也告訴我們物類相聚的道理，最近優生學者更發見所謂類聚匹配的原則。其實在有人發見這原則以前，我們早就有這種經驗，整個的生物界早就有這種經驗，不過因爲歸納式的思考還沒有成爲習慣的一部分，所以沒有能簡單的把它陳述出來罷了。左傳上齊大非偶的一句話，就足以證明這種經驗的存在。後世家族制度日益發達，門第觀念日益牢不可破，於是此種經驗更成爲日常生活裏的一部分。

婚姻既有類聚的道理，它對我們這篇研究的意義就很顯然了。假若小人結黨、君子成羣是一種自然的傾向，

優秀的人和優秀的人通婚，愚拙的人和愚拙的人配合，也就成爲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此種類聚的趨勢可以走得很遠，舉凡體格的強弱，智力的高下，興趣才能的各別，都可以因類相聚而成爲婚姻的張本。我們對於八十多個系圖裏的大小血系，暫時不能有進一步的分析，否則我們不難發見血系與血系之間，體力的強弱與智力的高下雖大都在同一水平線上，而興趣才能則往往有一些顯著的分別；而凡屬興趣才能相近似的血系更容易彼此締結姻好。例如，李宗潮娶張照的女兒(41)，張照則娶高輿的女兒(37)，而高輿的從子高衡娶的是李宗潮的堂姪女李宗渭的女兒叫李檀(41)。這三家的才能興趣都側重在文藝一方面，男的不必說，女的至少有李檀入府志才媛。張照之後，有好幾位女子入畫史；婚姻以品類相聚，可見是極自然的一種趨勢。高、張、李三家的婚姻關係如下圖：



張照與妻高氏相差至兩輩，從年歲上和中國婚姻習慣上看去，似乎有些困難。但張高婚姻關係見府志平湖文苑（高嵩傳），高李關係見府志平湖才媛（李檀傳），李張關係見李富孫鶴徵後錄卷七（李宗潮傳），想來不會有很大的錯誤，至少三家有循迴的姻好關係總是一個事實。

再如明末嘉興以忠節著稱的人很多，而郡城的徐氏（徐世淳）(33)，海鹽的吳氏（吳麟徵）(77)、徐氏（徐從治）(34)、彭氏（彭期生）(54)，尤爲傑出。郡城徐氏一門死十八人，見府志嘉興列傳。吳氏守城（卽北平西直門）和殉難的事蹟，詳朱朝瑛所作的行狀；彭氏死事的經過，見彭孫貽的太僕行略；徐氏的則詳盛楓的嘉禾徵獻錄。如今我們知道這四家也有婚姻關係。彭期生的女兒嫁給徐世淳的姪子，姪女則嫁給徐從治的兒子復貞；而世淳的孫女便是吳麟徵的姪孫媳。如下圖：

吳麟徵
吳麟瑞——吳謙牧——吳晞淵
徐世淳——徐善——徐氏
徐世溶——徐格
彭期生——彭氏
彭原廣——彭氏
徐從治——徐復曾

在以前科舉時代，科甲中人通婚尤其是數見不鮮的事。產生上文所謂巍科人物的望族，彼此之間，自更有結朱陳之好的傾向。試看下列的三四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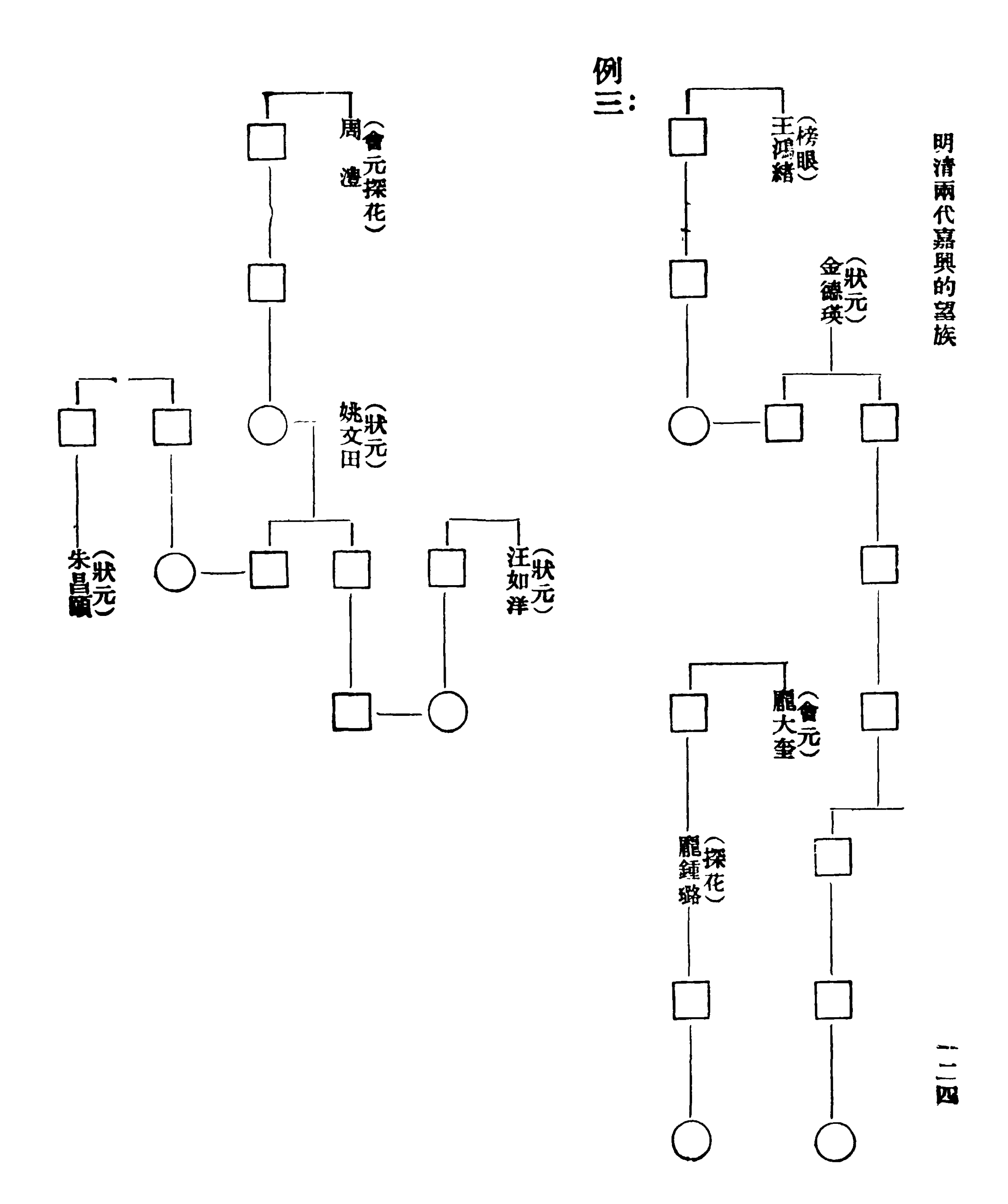
例一：

(狀元)申時行
(探花)徐階
(傳臚)譚貞良
(狀元)朱國祚
(狀元)唐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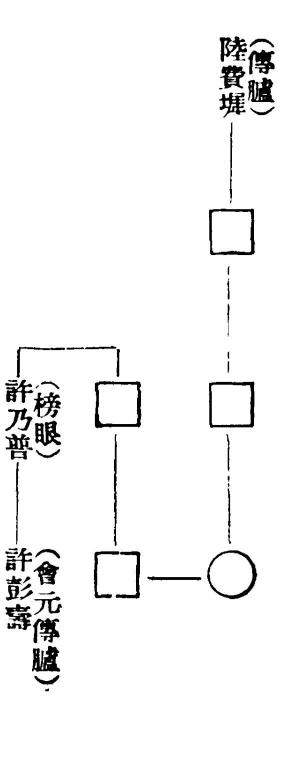
例二：

(榜眼)錢福昌

例三：



例四



在同類之中尋找配偶，原是最不費力的事。但若同類的分子不多，或不在近處，而不得不於表面上不像同類而實際上卻是同類的分子中去尋找，這就得費力了。換一種說法，就是以前的人也往往極看重婚姻的選擇，不過選擇之權，不操諸當事人而操諸父母罷了。清溪沈氏(59)的家世裏便有過三椿擇壻的故事，姑且引來做例子：

一、石窗公（沈琮）擇壻，鮮當意者；一日，抵郡，偶於竹馬戲得包池州（包鼎）(53)，欲以女妻之；詢其師，邀爲媒妁。時池州父布賈也，自以齊大非偶，遜謝不敢。公曰『毋固辭，吾意已決，異日昌而門者，必此子也。』歸語盛安人曰『吾在郡中得一佳壻包姓，鼎其名；他時名位爵祿，悉與吾似。』遂字焉。已而公仕至廣州府，包仕至池州府，前言若符券然。

二、憲副屠垚，父名熙(72)，以孝廉起家，仕府同知，大有清聲；歸林下，四壁蕭然，至待紡織舉火。憲副方髫年，以貿布附吾匏公（沈棨）舟，公覩其豐容峻整，詢所學，卓爾不凡，再詢父祖，[知]爲同知公子。明日往謁，遂贅

甥館，延師訓迪，卒成進士。

三、孝廉馬汝賢〔(59)附〕參議倪壯猷（按平湖倪氏，亦鉅族，府志人物傳中所列甚多，惜姻緣與血緣關係所知太少，沒有能歸入我們的血緣網；惟上文所舉的單另的血系中，尙列於兩個倪氏）皆震躬公（沈維錡）受業門下士也。公精人倫鑒，開館聚徒，從遊者歲二三十人；每朔望，輒更其品題；生徒雖衆，未有先馬倪二公者，卒用爲壻。丁卯、庚午〔二公〕聯登賢書，生徒始推公知人云。（以上三事，皆見淸溪家乘，卷十八，軼事紀聞。）

這三個擇壻的故事中間，一二兩個比較更有意義，尤其是第一個。沈琮和沈棨都能穀在表面上不屬於一類的人中間覓取實際上屬於一類的人。包鼎是賣布客人的兒子，而後來和他的妻父同以進士仕至知府；屠垚至少做過短期的賣布客人，而後來的造詣和妻父也很相像，沈棨以進士仕至貴州參政，而垚則以進士官雲南道御史，巡按廣西。都不能不算是很屬於一類的人了。沈琮能預料到令坦前途的『名位爵祿，悉與吾似』尤其驚人！盛楓嘉禾徵樂錄也說，『包鼎與呂憲(51)，同爲知府沈琮壻，器識相埒；』由此可知審愼選擇的結果，不但翁壻相似，僚壻也往往相類。其實說穿了，這還不是婚姻類聚之理的一個比較強有力的例子而已麼？

因爲婚姻有類聚之理，所以配偶的選擇往往不受階級與地域的限制。同階級與同地域以內若有同類的人，固屬最好；否則，便不惜多費一點心力，求諸於同級與同里之外。關於不受階級或身分的限制一點，上文所引淸溪

沈氏的故事裏，一二兩個便是很好的例子，尤其是第一個。但可惜這種資料不多，我們不能多所徵引。至於不受地域的限制一點資料就比較的多；在九十多家血系中間，至少下列的二十五家是有境外的婚姻可查的：

(1)查氏——海寧陳氏、仁和沈氏、鄞縣萬氏、吳縣潘氏、吳縣吳氏、武進劉氏、休寧汪氏、南豐趙氏。

(2)張氏——海寧楊氏、仁和許氏。

(7)陳氏——太倉王氏。

(20)金氏——華亭王氏、常熟龐氏、德州盧氏。

(21)周氏——歸安姚氏。

(22)朱氏——錢塘王氏、華亭徐氏、華亭唐氏、吳江周氏、長洲何氏。

(23)朱氏——仁和許氏、吳縣潘氏、桐城張氏。

(23)胡氏(附)——歸安姚氏。

(32)項氏——吳江周氏。

(37)高氏——華亭王氏、華亭張氏。

(50)陸費氏——仁和許氏。

(56)孫氏——吳江周氏。

(59)沈氏——錢塘陸氏、高郵王氏。
(60)沈氏——嘉定徐氏、崑山李氏、寶應朱氏。
(61)沈氏——崑山李氏、吳縣潘氏。
(62)沈氏——華亭徐氏。
(69)譚氏——杭縣孫氏、吳縣申氏。
(71)丁氏——崑山顧氏。
(75)汪氏——歸安姚氏。
(78)吳氏——崑山李氏。
(81)嚴氏——歸安沈氏。
(85)朱氏(補)——歸安姚氏。
(89)許氏(補)——海寧吳氏。
(90)吳氏(補)——分宜嚴氏。
(91)俞氏(補)——金山戴氏。

婚姻能講類聚之理，能嚴選擇之法，望族的形成，以至於望族的血緣網的形成，便是極自然的結果。因爲所聚

與所選的，大處看去是人，小處看去，還不是許許多多遺傳與環境所造成的優良品性麼?這種類聚與選擇的手續越持久，即所歷的世代越多，則優良品性的增加，集中，累積，從淡薄變做醇厚，從駁雜變做純一，從參差不齊的狀態進到比較標準化的狀態，從紛亂、衝突、矛盾的局面進到調整、和諧的局面——也就越進一步，而一個氏族出生人才的能力與夫成爲一鄉一國之望的機會也就越不可限量。

這次搜討各望族的婚姻，有一節沒有來得及加以推究，就是我們能不能從子女的才品上推測妻與妾有甚麼分別。根據上文所以討論的，可知妻的選擇比較容易，因爲門望多少是品質的一個間接的保障，只要門當戶對，發生大毛病的機會到底不多。但妾就不然，他的來歷十九無法查考，來自荒年的遠方的，更無從追究，古人買妾，不往往有連姓都得靠占卜纔知道的麼?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面貌一端尚容許作相當的選擇以外，其餘的品性全得靠『摧』，摧得巧是這家人家的幸運，不巧就合着古人的一句話，叫『殃禍之變，未知所移，』因爲誰都不知道新來的如夫人會替這家人家的血統上，像接樹似的，接上一支怎樣不健全的血脈。要知面貌一端雖和其它的品性有些正面的關聯，但終究不能做一切品性的代表而引爲唯一的選擇標準。在以前妾制流行的時候，實際的情形還有比『摧』更不好的，就是往往有『反選擇』的傾向。例如，一個同情心特別發達的人納妾，他的主意不在挑選一個品貌很好的女子，而在解救一家人家的窮愁潦倒，而其所以窮愁潦倒之故，並不因時運不濟，而因人謀不臧，例如揮霍、惡癖、無能等等。又如一個很講究名分的人納妾，進門之後，忽然發見她是一個讀書人的女兒，也有

清白的家世，因爲窮苦或因爲要渡過甚麼家庭的急難，纔降格相從，願爲婢妾；他便幡然變計，一面把這女子送還，一面也許把那一份茶禮很慷慨的放棄了。這種人以前倒也不少，在方志孝義傳裏時常可以遇見。這種很尊重別人人格的人固然應當入孝義傳，但是用這種眼光來納妾，很有希望納上一個根本不能生育『讀書種子』，甚至於家也根本不清白的女子，那就很危險了。

不過話要分兩頭說。妾也有很好的，經過一番挑剔的，固然好些，就是拙上的，間或也有很上等的人品。庶出的子女，長大後成爲人才的，時常可以遇到，這大約也是一部分的解釋了。有時候，一個舊家已經到一個很凋零破落的地步，忽然因爲娶上一個特別有能力的女子做妾，因而復興的，以前也是數見不鮮的事。這種舊家，都市裏住慣了，習於宴安怠惰的生活，一代比一代的衰敗下去，其它親戚故舊的人家，自身既在類似的情形之下，也就不能因婚姻關係幫它甚麼忙；在這時候，若有一個勤儉耐勞、生活單純的鄉間女子能加入它的血統，眞會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神效。

上文種種祇好算是一些印象之論，並沒有具體的事實做根據。在我們的資料裏，這種事實多少有一點，但一時頗不易鉤取，只好留待將來再想法補充了。記得十年以前有一位在美國研究心理學的朋友就有一個擬議，準備回國後對於嫡出與庶出的子女，做一個專門研究，當時似乎還有美國人肯出一點研究費。但不知如何，此事終沒有能實現，否則我們這一節的討論也許可以不必有；或至少可以說得更切實一些。

移殖與婚姻之外，還有一個前人曾經提到而不甚了解的實在的理由，就是壽考。中國人的生活理想之一是壽。壽是一個最值得做文章的題目。高壽的人是人中之瑞，是儒家所稱三達尊之一。何以壽值得如此歌頌呢？以前的人也明白壽是活力充盈的表示，活力充盈是值得歌頌的。近世自遺傳學發達，我們更知道活力充盈不止是一個個體的健康的特徵，更是一個血系的健康的標識，並且是最可靠的標識。以前的人對於壽考的人物，也有過不少的記載，並且還有過專書，例如孔尙任的人瑞錄與洪梧的歷代壽考名臣錄；家譜與方志之書，有時候也特闢一門，專記耆壽，例如南海九江朱氏家譜與韶州府志。近代的人更進一步而搜集關於高壽的家世資料，而發見壽命短長也不失爲遺傳品性之一；協和醫學院的袁貽瑾氏曾就廣東中山某大族的家譜做過一些統計的研究，題目就是遺傳對於人壽的影響（美國人文生物學季報，一九三二年，第四卷第一期）。

嘉興府志並沒有列耆壽一門，但列女門下卻有專敍『壽母』的一部分，而其它傳記的筆墨裏也偶然提到一些高壽的事實。從這些裏面，我們發見在九十多個大一些的血系裏面，至少十六個是有過特別長壽的祖宗的：張氏（2）、陳氏（8）、錢氏（15）、程氏（22）（附）、朱氏（23）、黃氏（31）、柯氏（38）、李氏（41）、陸費氏（50）、呂氏（51）、馬氏（52）、彭氏（54）、孫氏（57）、丁氏（71）、屠氏（72）、吳氏（79）。這十四例中間，有四例值得分別提出：

（22）附　程志道
　　　　　　　　——程宏遠（八二）——程世（『七十餘如少壯』）
　　　　懷氏（一〇〇）

(53) 馬煊曾（九〇）——馬邃堂（九〇）

(57) 孫　奎（九三）——孫嵐（一〇〇）

(71) 丁　賓（九一）——丁　鑛（八七）——丁穎詮（九〇）

高壽固然是活力充盈的最可靠的特徵，但並不是唯一的特徵。舉凡堅強的意志、剛勁的毅力、百折不撓的精神，義之所在、有死無貳的操守，都是積極的活力充盈的表現。明末殉難的許多人物與此種人物所代表的血系，都可以說是活力極大的，如上文所敍的徐氏(33)、徐氏(34)、彭氏(54)、吳氏(77)，一面儘管有人爲國難而死，一面還是代有達人，能始終維持他們的望族的地位。兩家徐氏的由來不詳，吳氏以農起家，彭氏由武入文，無論世業上有何變換，活力的表示卻是始終如一。它如包氏(53)以布業起家，而包鼎卽以布商之子力學成進士於前，他的孫曾更有『父後子登』的一段佳話於後。魏科姓氏錄說包汴舉進士比他的兒子包檉芳反而遲一科，論者有『父子同登，遇固奇矣，父後子登，父之志亦壯矣哉！』的話。這裏所稱壯志便是活力的一大表示。兒子中了進士，試問普通做父親的那一個不想享受一些封君的庸福；不圖包汴竟不是這樣一個人！當初沈琮的眼力果眞不錯，他有意之中看準了包鼎的個人，無意之中挑上了包家的血系。

假若望族的興起與保大可以用向心的移殖、有選擇的婚姻，與活力的長久維持，如壽考等來解釋；那末，離心的移殖、反選擇的婚姻或根本不事嫁娶，以及活力的衰退如夭殤等，便可以作望族所由衰敗的解釋了。這種反面

的資料，自然是不多的。方志有流寓一門，故對於向心的移殖，尚可考見一部分；至離心的移殖，就根本爲注意力所不及。（按：康熙庚子吳永芳輯的嘉興府志，居然特立『舊籍』一門，專載以本貫寄籍它省的人，但實際上著錄的例子極少，並且祇限於嘉興一縣，後來道光庚子于尚齡重輯的時候，便將此門删去，所有的例子，仍歸普通的人物列傳。）反選擇的婚姻和夭殤一類的記載更不必說了。家譜中這一類的資料略微多些，但周遍與翔實的程度也往往大有問題。茲就清溪沈氏(59)一家的記錄列表如下，藉見一斑，這些事實究有幾分解釋的價值，也得讓讀者自己估量了：

世數	諸中原世數	大約年代	各代男子 實數	各代男子 百分數	損失 殤	損失 不娶	損失 爲僧	損失 無嗣
第一世	七	景泰到嘉靖	二四	一〇〇				四
第二世	八	成化到萬曆	五一	一〇〇	二			九
第三世	九	宏治到崇禎	八六	一〇〇		二		二三
第四世	十	嘉靖到康熙	一三五	一〇〇	二		一	三二
第五世	十一	嘉靖到雍正	一九四	一〇〇	六	一	一	五三
第六世	十二	萬曆到康熙	二六四	一〇〇	一七	九	二	六六
第七世	十三	萬曆到乾隆	三三五	一〇〇	二一		五	一三〇
第八世	十四	崇禎到乾隆	三八一	一〇〇	二〇	三	一〇	一二四
第九世	十五	雍正到道光	四六〇	一〇〇	三六	七	六	一六三
第十世	十六	康熙到道光	五〇三	一〇〇	四三	二二	九	一二三
第十一世	十七	乾隆到咸豐	六〇二	一〇〇	八三	八六	五	一三三

方式					總共損失男子		相對的增減
遷居	外出無考	失蹤或被擄	出繼它姓	做道士	實數	百分數	
	一				五	二〇·八	
	一			一	一三	二六·〇	減五·二
					二五	二九·〇	減三·〇
四		一		一	四一	三〇·四	減一·四
二				二	六五	三三·五	減三·一
三	三		三		一〇三	三九·〇	減五·五
二	四		一		一六三	四八·七	減九·七
	六		一	一	一六五	四三·四	加五·三
二	七		六	一	二二八	四九·六	減六·二
三	六		二		二〇八	四一·四	加八·二
	六	一	八		三二二	五三·五	減一二·一

清溪沈氏是我們資料最多的一家，所以特別把它提出來，做一個參考。表中共列十一世，卽譜中原有的第七世到第十七世；第七世以前，因爲世遠年湮，記載太嫌殘闕；第十七世以後，因爲時代太近，許多人的婚姻生育還沒有能結束，所以都節去未用。表中祇提男子，因爲祇是男子有記載。所謂損失的方式也可以說是丁口凋零或活力減少的方式。八九個方式之中，遷居、外出無考、與失蹤被擄都可以看作離心的移殖或移徙。出繼它姓與做道士以後雖依舊有婚姻生育的行爲，但名義上從此便不再是這一姓的人，不登家譜，所以也可以看作損失。不娶與做和尙是婚姻的反面，是活力減少的一種間接的表示。殤與娶而乏嗣更是活力減少的兩個直接的表示。絕對的說，沈氏在這十一代中，每代的丁口都有增加，但增加的速率是越來越慢。相對的說，每代虛耗或損失的丁口，有越來越

多的趨勢，從百分之二〇・八起始的，最後竟達到了百分之五三・五，即在半數以上。把這層和丁口增加率的遞慢合併了看，可知沈氏的活力實有逐代遞降的趨勢，而它的望族的地位也就不免日即於動搖了。沈氏如此，別的望族也可以有同樣的情形。

至於活力所以遞降之故，設作更進一步的推究，亦自有它的內因與外緣。離心的移殖，表面上所損失的是人，實際上所損失的往往是一些良好的遺傳品性。不婚的傾向本身未必定是一種損失，因爲不良的品性可以借此不再向下代傳遞，反而成爲一種利益，也時或有之。但若不婚的狀態是太半由於時難年荒的環境逼迫而成，從而使良好的品性也不能往下代傳播，那卻還是一種損失，其害與反選擇的婚姻等。婚姻而不生子女或生而夭殤也可以有這兩種看法但若上代無反選擇的婚姻，則下表這一類不幸的經驗也就可以減少，因爲多生子女與生而易於長成都不失爲遺傳良好的表示。這都是關於內因的話；這內因的最簡單的說法就是遺傳活力的遞降是由於遺傳本質因選擇失當而日就退化。至於外緣，上文所提的時難年荒的環境就是最普通的一種，年荒大都由於天災，時難大都由於人禍，二者也自然是相爲表裏的。在這種環境之下，反選擇的死亡與婚姻是無法避免的事。優秀分子橫遭殺戮是反選擇的死亡；同等分子的不能有室家之好而至於隱遁，至於逃禪，可以看做反選擇的婚姻。有不少的望族便是如此一蹶不振的。清溪沈氏雖曾經倭寇、明末鼎革以及洪楊之亂的三次『時難』，而它的家世盛衰的大勢上似乎並沒有起很大的波動，還算是幸運的。若在它族，則遭遇也許和下文嘉善曹氏(83)的大同

小異。曹葆宸作曹氏惇敍錄，在序文裏便很感慨的說：

> 嗚呼，我宗竟一衰至此耶！溯自……乾隆之際，瘦山秋漁兩公（曹煥、曹焜）先後卒，門祚漸衰；道光以降，橫遭兵革，日益零替。……今所存者……自斑白以至孩提甫逾十人耳。……城中有地名網埭，夙聞里人云，上中下三埭，屋廬櫛比，泰半爲我曹氏居，今則荒蕪彌望無人迹。當時居者雖不能一一實其人，而百數十年來死於貧餓、死於兵革、展轉淪落於不可問者，實不知凡幾。

我們的九十幾個較大的血系中間，經歷到像曹氏所經歷的一定還有，並且決不在少數，可惜我們不能每一個像曹氏一般的徵引出來。朱彝尊目覩項氏（32）的自盛而衰，作懷鄉口號詩說：『墨林遺宅道南存，詞客留題尙在門，天籟圖書今已盡，紫茄白莧種諸孫；』能種紫茄白莧，能退守田園，比較一任貧餓兵革所驅遣的人家，已經不能不算善於自處的了。

望族的盛衰興亡，有內因，有外緣，既具如上述；望族的產生與維持問題，事實上就成爲此種內因外緣的認識與控制的問題。就以前的情形而論，世家大族，對內因，是在一個可以控制的地位，但並不認識，既不認識，也就不知如何控制，對外緣，是認識的，但根本不在一個控制的地位。結果，族望的興廢便幾乎一任自然的擺布，時和景泰，類聚配偶一類自然的道理能行使而無阻礙，大族便應運而生，否則便和典章人物一樣，都化做刼灰的一部分。江浙大族之多，實際上還是因爲這一帶在歷史期內太平的日子比較多些，而並不因爲大族中的人物有過甚麽特別

的自覺的努力。

我們討論到此，似乎可以有這樣一句結束的話，要維持望族，今而後總得靠自覺的努力。而此種努力包含環境與遺傳的控制。自然不足恃，可恃的惟有自覺的努力，在近代生活之下，家庭制度自身根本已有動搖之勢，此種自覺的努力便得更進一步，纔能收效。在人事萬千變化的今日，一人所全神貫注的，不是個人一己的成功，便是社會全盤的樂利，狡黠者又正借社會樂利之名，謀個人成功之實，家庭是介乎這兩大之間的一個制度，要倖免於分崩離析，事勢上幾乎不可能。家庭既成問題，又遑論根本建築在這制度之上的望族。

參看作品

一、地方人物或族望——十二種

陳作霖，金陵通傳。

朱福清，鴛湖求舊錄。

全祖望，甬上族望表。

費著，成都氏族譜。（適園叢書）

許同莘，河朔氏族譜略。

許瑤光，嘉興府志。

盧熊，吳中氏族志。（即洪武蘇州府志氏族門）

路鴻休，明代帝里人文略。

盛楓，嘉禾徵獻錄。（檇李叢書）

曹嗣軒，休寧名族志。

王謇，吳中氏族志考補。

吳汝綸，深州風土記。

二、譜牒及其它家族文獻——二十種

查克敏，海昌龍山查氏宗譜。

張惟赤等，海鹽張氏涉園叢刊。

金兆蕃，甌山金氏如心堂譜。

朱之榛，朱氏重修遷浙支譜。

朱之榛，新安先集。

朱守葆，秀水朱氏家譜。

許德元，靈泉許氏家譜。

陸濬原，陸氏世史鈔。

彭孫貽，彭氏舊聞錄。

沈炳垣，柞溪沈氏家譜。（稿本殘）

譚新嘉，嘉興譚氏家譜。

譚新嘉，嘉興譚氏遺書。

曹葆宸、曹秉章，嘉善曹氏惇敍錄。

王曰極，嘉興新篁王氏宗譜。

吳德溥，嘉興鳳谿吳氏宗譜。

吳本佺，海鹽吳氏傳狀合鈔。

吳艾生，桐涇吳氏支譜。

俞長纓，俞氏家譜。

——，清溪沈氏家乘。

——，吳興姚氏宏遠堂支譜。

三、個人傳記——十二種

陳敬璋，查他山先生年譜。

錢志琛，錢文端公年譜。

錢應溥，警石府君年譜。

徐士燕，壽臧府君年譜。

許仁沐，景陸粹編。

羅繼祖，李蜃園先生年譜。

彭孫貽，太僕行略。

蘇惇元，張楊園先生年譜。

沈宗濟、沈宗涵，鼎甫府君年譜。

吳光酉，陸清獻公年譜。

楊謙，朱竹垞先生年譜。

俞大謨，檢討公年譜。

四、科舉試卷——十七種

查燕緒，光緒乙酉科浙江鄉試卷。

陳家鏞，道光甲辰恩科順天鄉試卷。

鄭光同，咸豐壬子科浙江鄉試卷。

錢鴻文，光緒己丑科會試卷。

錢榮增，同治壬戌恩科順天鄉試卷。

徐奎藻，同治癸酉科浙江鄉試卷。
高寶鑾，光緒壬辰科會試卷。
陸沅，嘉慶庚辰科會試卷。
孫興壽，同治癸酉科浙江鄉試卷。
沈曾桐，光緒丙戌科會試卷。
沈鈞儒，光緒癸卯科順天鄉試卷。
曹咸熙，同治癸酉科浙江鄉試卷。
王藻墀，同治癸酉科浙江鄉試卷。
汪玉海，嘉慶丁卯科順天鄉試卷。
袁雲楣，咸豐辛亥恩科浙江鄉試卷。
嚴辰，咸豐己未科會試卷。
郁保章，光緒己丑科會試卷。

五、人物彙傳與題名錄——十八種

張惟驤，明清巍科姓氏錄。

錢儀吉，碑傳集。
秦瀛，己未詞科錄。
黃安綬，國朝兩浙科名錄。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
葛嗣浵，平湖采芹錄。
李集、李富孫，鶴徵錄。
李富孫，鶴徵後錄。
劉若愚，酌中志餘。
繆荃孫，續碑傳集。
閔爾昌，碑傳集補。
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
吳翽，復社姓氏錄。
吳山，復社姓氏傳略。
嚴懋功，清代館選分韻類編。

——光緒壬辰科會試同年齒錄。

——光緒癸巳恩科浙江鄉試同年齒錄。

——善邑設縣歷科釁案全錄。

六、譜論與人物論——八種

潘光旦，中國家譜學略史。

潘光旦，章實齋之家譜學論。

潘光旦，江蘇通志增闢族望志議。

潘光旦，通譜新解。

潘光旦，人文選擇與中華民族。（人文史觀末章）

潘光旦，近代蘇州的人才。

潘光旦，中國近代伶人血緣的研究。

袁貽瑾，遺傳對於人壽的影響。（美國人文生物學季報，第四卷，第一期。）

七、其他——八種

張履祥，楊園未刻稿。（檇李遺書）

張澍，姓氏尋源。

章宗元，隋經籍志考證。

錢泳，履園叢話。

顧廣譽，悔過齋文集。

盛百二，柚堂續筆談。（檇李遺書）

閻湘蕙，明鼎甲徵信錄。

閻湘蕙，國朝鼎甲徵信錄。